無盡的愛

張系國編 76年科幻小說選

無盡的愛

張系國編 76年科幻小說選

SF 14

無盡的愛

張系國 編

知識系統

無盡的愛

張系國編76年科幻小說選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無盡的愛

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SF 14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

序

張系國

年度科幻小說選，從七十三年開始舉辦，每年選輯當年最佳創作。收在這本選集的，是第四屆科幻小說獎的得獎及優秀作品。科幻小說獎，前兩年附屬於中國時報文學獎，從七十五年度起，單獨設立「張系國科幻小說獎」，其實還是在中國時報的大力支持下，才能繼續下去。科幻小說獎只有一名，其他優秀作品，便收入科幻小說選集。

「深藍色海洋」是今年度得獎作品，它和另一篇作品「無盡的愛」，均屬愛情科幻故事。評審委員在取捨之間，很傷了些腦筋。兩篇作品各有特色，其實難分軒輊。「深藍色海洋」的作者，就讀東海大學園景系。「無盡的愛」的作者，台大畢業，剛進入加州大學布克萊校區物理系。兩位年輕作者初次從事科幻小說創作，就

能有這麼好的成績，十分難得。

「老埃的故事」將數學虛數變成老埃，立意清新，不落俗套，雖然科幻性不強，不失爲有深度的作品。「臨時演員」科幻性也不強，除了時空錯雜的奇幻因素外，其實是極佳的寫實小說，探討老兵思鄉心境，至爲感人。這次科幻小說評審時，和前幾年一樣，評審委員仍對科幻小說的定義有所爭執。我個人的看法，仍採取較寬廣的科幻小說定義，祇要有奇幻因素，並且奇幻因素能在故事裏產生主導作用，都視爲科幻小說。不過，在這較寬廣的定義之內，我們仍可區分開比較傳統的科幻小說，以及科幻性較弱的科幻小說。這次科幻獎，偏重傳統科幻小說。例如「深藍色海洋」的奇幻因素是人造人，「無盡的愛」的奇幻因素是電腦模擬。這兩個奇幻因素，在故事內容裏都起了主導作用，因此這兩篇小說屬於傳統科幻小說。「老埃的故事」的奇幻因素是老埃（虛數），「臨時演員」的奇幻因素是時空錯雜。這兩篇小說雖然用到奇幻因素，但如果作者改用別的手法，也許就不是科幻小說了？這類作品科幻性較弱，可視爲非傳統科幻小說。

最近讀西西主編的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大陸作家如韓少功、鄧剛，他們

的近作都接近幻想小說，逐漸擺脫寫實主義的約束。就這層意義而言，非傳統科幻小說，如「五印封緘」、「老埃的故事」、「臨時演員」等，是值得鼓勵的。但故事動人、情節曲折的傳統科幻小說，仍必須視爲科幻小說的主流。這就是爲什麼科幻小說獎一再強調傳統科幻小說，而科幻小說選集則採取兼容並蓄的編選方針。我相信有的讀者可能偏愛「深藍色的海洋」、「無盡的愛」、「馳援」，也有的讀者會喜歡「老埃的故事」、「臨時演員」、「五印封緘」。尤其「五印封緘」是手法最新的後設小說，值得向讀者推薦。

科幻小說發展的瓶頸，主要是年輕作家缺乏創作園地，也缺乏觀摩外國作家一流作品的機會。希望幾年內，我們會看到像樣的科幻雜誌出現，那時年度科幻小說選的內容，就會更加豐富而多彩多姿了。

一九八八・一・三十

目次

序（張系國）

廖志堅　深藍色海洋……一

葉李華　無盡的愛……四九

賀景濱　老埃的故事……一一七

蔡澔淇　臨時演員……一四九

何善政　馳援……一七五

平　路　五印封緘……一九五

深藍色海洋

廖志堅

1

「那些藍絲帶緊緊的抓住我的 Ke-Ma 座機，Ke-Ma 機像一隻掉進陷阱的雲雀，奮力的想掙脫那藍絲帶的束縛，我孤獨的坐在駕駛座上，緊緊的握住方向盤，我怕，當時我眞的很怕，一些藍絲帶閃爍着青色的能量，像蛇一樣的貼在駕駛座外，慢慢的爬行、摸索。忽然，我聽到在後面，駕駛座的蓋子被打開，我『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藍絲帶在我抽噎的背上輕輕的滑過，撫着我的臉頰，沾上了我的淚，我咬着牙，緊閉雙眼，心裏亂成一團……。當我緩緩的張開雙眼，驚訝的發現，在我面前，一束波斯菊，佩着藍色絲結，優雅的被高舉着，被藍絲帶高舉着

……我忽然明白了一切，他沒有惡意。所有的藍絲帶突然全放開了，Ke-Ma 機向天空奮力的衝去，突來的衝力，使我的身體緊靠在駕駛座上，波斯菊散滿了我的周圍，我往外向後望去，那藍絲帶像斷了風箏的線，在他身旁飛揚，他就靜靜的站在開滿波斯菊的草原上……」

我的父親是個軍人，年輕時就戰死了，我和妹妹從小與母親相依爲命，關於父親，聽說他是個勇敢的軍人，但他死的太早，留給我的只是一片空白。我和妹妹總愛問母親，有關父親的一切：

「父親的英勇事蹟。」

「父親的家庭。」

「父親和妳怎麼認識的。」

「算了！算了！談談你們的羅曼史吧！」

母親總是繞開話題，說其他的事，在戰亂的日子裏，和妹妹圍着母親，聽着母親說故事，是我自認爲最幸福的往事。曾幾何時，我不再圍着母親聽故事了。有一

天，我告訴母親，我決定去從軍，母親默默的望着窗外，不說一句話……。那晚，是我最後一次聽母親說故事。我和妹妹坐在火爐邊，母親說，這不是一個故事，這是她少女時候的往事，在一個開滿波斯菊的草原上，曾經有一個男子，用藍絲帶捉住了母親的座機，結果，他送給母親一束波斯菊，就放走了她。我喜歡這個「故事」，我認爲這是母親的憧憬，母親有着一顆年輕的心；在戰亂的日子，能保有一顆年輕的心是多麼不容易，我能嗎？我想我不能，不然我也不會坐在這個三流的酒店，喝着酒，獨自陷在不着邊際的回憶裏。我打開母親臨別時送給我的音樂懷錶，裏面有我、妹妹與母親的合照，音樂「叮叮噹噹」的響起，在嘈雜的酒店裏，它彷彿一股清流，輕輕的流進我心，彈奏着那首老而熟悉的弦律……

「嗨！」忽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這是什麼玩意呀！」原來是酒店的年輕酒保。

「沒什麼，一個小古董。」我收起懷錶，端起酒杯輕輕的啜着酒。

「你是第一次來這裏嗎？」

「是的。」我向四周看了看，對了！我進來後竟然都沒有注意看一下這間破酒

店。

「你看那裏！」酒保指着酒店中央，一個正在表演雜耍的男子。

「表演的不怎麼樣嘛！」我輕輕的回答。

「不是呀，旁邊那個！」我看到一個戴黑色禮帽的機器人。「它是本店的特色喔。」酒保得意的說。

「什麼特色？」

「三寸不爛之舌！」

我輕輕的笑着，機器人那來的舌頭。那表演雜耍的男子表演完畢，酒店裏響起了稀稀落落的掌聲，那個機器人摘下禮帽，向觀衆收錢，有的人喝醉了，抓着那機器人，說他們表演得太爛了，要揍它……。他們說什麼？我沒注意聽，也不想聽，反正打起來了，我端起酒杯，讓出空位讓他們打；酒店的保鑣出來擺平場子，那個鬧事的人，被攆出酒店，對了，臉上似乎還流了很多血，不過，這干我屁事。我對年輕的酒保說：「這種事常有吧！」他回答：「是的，每天有。」「那麼這也是你們酒店的特色了。」我這樣說，酒保苦笑了一下。

一切恢復了跟剛才一樣嘈雜，我又要了一杯酒，跟酒保聊天，忽然一隻硬邦邦的東西坐在我身邊，那個「有舌頭」的機器人。

「你是第一次來嗎？」機器人問。

「是的。」

「你好，我叫林哥哥。」

「你好，我叫陳弟弟。」年輕的酒保在旁邊偷偷的笑，一邊向我使眼色，我發覺我的身旁聚集了好多人，似乎酒店裏所有的客人都往我這裏移動。他們臉上好像都期待着林哥哥。

「好吧，陳弟弟！我的朋友累了，你願不願請他一杯酒，而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林哥哥指着那個剛才表演雜耍的人，我發覺，當酒店所有的人都往我這裏移動後，那個人卻獨自坐在酒店的另一端，像是他故意要把所有的人趕到這邊一樣，好讓他一個人獨享孤獨。

我回答：「我的榮幸！」酒保端起一杯酒，送往那個人去，刹那間，酒保對我笑了一下，我似乎聽到他跟我說：「這是本酒店的特色！」

2

林哥哥的臉上，紅色的掃描線來回不停的閃着，林哥哥用着低沉的人工聲帶緩緩的說着：

這是一場無止盡的戰爭，爲了戰爭，敵對的兩國，「制合國」與「光明之地」不斷的推出新武器；本來嘛，這不關機器人的事，但是，人類製造了許多機器人當做各種使用，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當時最負盛名的馬天博士所製造，我是他個人的實驗室助手。馬天博士對戰爭沒有興趣，他與他最要好的朋友，黃亮博士，致力於「新生命」的發展，但是，他們意見不合，黃亮堅持「新生命」必須能克服人類生、老、病、死的缺點，而馬天博士則堅持「新生命」必須是「原始生命」，與人類一模一樣；最後，因爲利益關係，黃亮投靠「制合國」，以人工合成的方法，發展無堅不摧的「新生命」，而馬天博士不願捲入戰爭，拒絕投靠「制合國」或「光明之地」的任何一方，他決定遠離這一切糾紛，於是，他帶着我，與他所有的實驗儀器，到達地球海底的深處，在那裏建造了一個基地，以單性生殖的方法，從

事他的「新生命」研究；在那個深處的黑暗世界，我們幾乎與地面上的一切消息斷絕，直到那一件事情發生：

「報告，光明之地裝甲隊，第三分隊陳隊長報到！」

「陳隊長，聽說你前天在巡邏任務中，遇到了『制合國』的新型武器，而遲歸了一天，是嗎？」羅司令望着這位眉清目秀的陳隊長。

「是的，但很奇怪，它不像一般的槍炮，好像一個藍色發光體，它打落了我們的無人偵察機，我去追它，結果追丟了，詳細情形，我已寫在書面報告內。」

羅司令翻着報告，千篇一律的內容，罷了，不是他的錯。「小陳，不要太拘束，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羅司令坐下來，「最近好嗎？好久沒有碰到你了！」

「還好，不過，對不起羅司令，我有點累，想回去休息。」

「好吧！有空再聊！」羅司令對小陳的態度有點驚訝。

小陳走出了司令室，腳步沉重的走在走道上，他在想一些事情，一些他覺得還不明白的事情。忽然之間，他聽到一陣陣的笛聲，笛聲在叫他，小陳倒在地上，不停的翻滾，身上閃爍着青色光芒，從他背上，伸出無數的藍絲帶……

紅色的警報不停的響着，羅司令快速的走入指揮中心，指揮中心內七、八個銀幕上都出現一片火海。

「怎麼一回事？」羅司令問。

「那裏！」一位軍官指着放大的主銀幕上，「那個像蜘蛛的藍色物體，發出超強能量，炸毀了第一、第二、第三軍械室及第五裝甲隊的全部人員。」

「它怎麼有這麼大的能量？」

「不清楚！它好像是利用其他物體的能源。」銀幕上，那藍色物體，到處穿梭，像是一個耍特技的人。

「報告羅司令！它不見了。」

羅司令望着銀幕上熊熊的火花，心中有了不祥的念頭。

小陳躺在床上，呆呆的看着天花板，在他的腦中，雜亂的記憶，像電影般的映像，快速的在腦中閃過，整理、分析，映像中出現了一個人，一個穿着白色實驗衣的人，是爸爸……

「小陳，就讓我叫你小陳吧！我親愛的兒子，我叫黃亮，是創造你的人。當你醒來，你的腦中已存有一個叫『小陳』的人的所有記憶，還有這段——爸爸對兒子的談話。很久以前，我和我的好朋友馬天博士，立志要創造不朽的『新生命』，如今，我成功了。小陳，你是我用人工合成的方法所創造的『新生命』，你不但沒有人類生、老、病的缺點，只要你不要受到傷害，自然的情況下，你也不會死；最重要的，你具人類所沒有的超能力，相信你已經明白。

「目前你只有一個小缺點，因爲我被『制合國』所控制，在你體內我被迫加了一個控制器，當他們要用你時，你會聽到像笛聲一樣的短波，不過，我會想辦法將這個控制器拿掉的。

「你所有的資料、思想、尺寸都複製於『小陳』，但是我認爲你會很容易的取代他的位置；好好的珍惜你的生命，愛你的黃亮。」

小陳還是靜靜的躺在床上，看着屋內的一切，牆壁上的獎牌，床頭的照片，這一切對他而言，是如此的熟悉而不實；我不是新生命，我是「制合國」的新型武器，當笛聲響起，我只是一個劊子手而已。小陳從背上，伸出了一條藍絲帶，纏住

了桌上的杯子，青色的能量「嘶」的一聲溶化了杯子，殘餘的能量在藍絲帶上慢慢閃動、閃動。

餐廳裏，坐滿了人，小陳孤獨的坐在角落用餐，其實吃飯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但奇怪的感覺，他喜歡吃。在餐廳的大門口，進來一個女子，東張西望……短髮，笑容，有酒窩……她看到了小陳，向小陳招手……小陳的女朋友，唯一的愛……阿親……

「嗨！小陳！」她拉起椅子，就坐在小陳的對面。

「嗨！阿親！」小陳很不自然的回答。

「你怎麼啦，生病嗎？昨天你怎麼爽約了，明明我們事先約好的！」

小陳並沒有忘了約會，只是他覺得他不必去，那是「那個小陳」以前約的。

「是的，生病了，很重的病，腦筋有問題！」小陳指着自己的腦袋。

「結果呢？」阿親雙手托着臉頰，望着小陳。

「結果我去散心！」

「去那裏？」

「動──物──園！」小陳吃得滿身大汗，嘴巴裏塞滿了食物，說起話來就像故障的喇叭。「我看到了好可愛的動物，好像你。」

「是什麼？」阿親的臉頰就像朵綻放的花。

「猴子！」小陳「嗝嗝嗝……」的笑着。

「小陳，你今天吃錯了什麼藥，我好心關心你，你爲什麼這麼討厭。」阿親氣得臉紅，指着桌上，「心情要是不好，不要吃牛肉麵，吃得滿身大汗，像隻冒煙的火鷄；你爲什麼總像長不大的小孩。」阿親轉身就走。

小陳望着桌上的牛肉麵，「記憶」像疊厚厚的檔案，突然抽出了許多片段，放到了小陳的眼簾……夏日中追逐海浪的男女，出現在天邊的第一隻海鳥，薄暮中沉默的珊瑚礁，深藍色海洋，湧上、湧下，湧上、湧下……無法擺脫，是的，無法擺脫，小陳站起來，向外面追去。

「小陳，我們以前常常到這裏，你說這裏的海很神秘……」

「你說，在下雨的日子，四周的珊瑚礁就像披了一層面紗，沉默的看着這世界

……」

「你說，在這裏，最驕傲的是海鳥，牠們總是那麼目中無人的飛來飛去……」

「小陳……」

「嗯。」

「爲什麼不說話？」

小陳望着灰藍色的海，灰藍色的天空，或許，也吹着灰藍色的風；小陳輕輕的說着：

「阿親，我們不要再談『過去』好嗎？」

「但是『過去』值得懷念，你不懷念過去嗎？」阿親看着小陳。

「我懷念過去，只是『現在』與『未來』才是我的意義，我必須放棄過去，因爲我不曾擁有，我變了，你明白嗎？」

前方傳來陣陣的鈴聲，一位法師，穿着紅色的袈裟，對着海，喃喃的念經，是「祭海」，古老的儀式，他一手從囊中抓出一把灰，撒向海，一手輕輕的搖鈴，「叮……叮……叮……叮……」一個浪，捲起一把灰，祭向無邊的大海。

「你沒變。」阿親抬起頭來，握着小陳的手，「眞的，你沒變，你還是喜歡吃牛肉麵，喜歡捉弄人……」

「對了，你今天還說我像動物園的猴子！」阿親突然俏皮的甩開了小陳的手。

「你也說我像冒煙的火鷄！」小陳捉住阿親放開的手。

「叮……叮……叮……叮……」一個浪，捲起一把灰，祭向無邊的大海，而串串的鈴聲就在這灰藍色的世界迴盪、低吟。時間啊！請留住眼前這一切，那短髮有酒窩的少女，這才是眞正屬於我的，屬於我的記憶。

紅色命令第五號：

對象：「光明之地」裝甲隊第一、二、三分隊。

事由：尋找司令部指揮羅司令。

命令：前往 X_A，X_B，X_C 區搜查。

注意事項：羅司令可能已被敵方所俘，各分隊提高警覺，全副武裝。

小陳駕着 Ke—Ma 機，片片白雲在他眼前飛過，陽光就從白雲的後面散出暈

黃的光線。小陳不知道他要去那裏，因爲是「笛聲」帶他來的，幽幽的笛聲，像白雲一樣的軟而舒服，有的白雲皺成一團，像個剛哭泣過的小孩，依然有點抽噎、顫動，只是臉上沒有淚罷了，而笛聲就像來自白雲中的呼喚，引導他走入一個未知的世界。

揮開層層雲霧，Ke—Ma 機降落在樹林裏，小陳走入了樹林深處。

「我來了，爲何叫我？」小陳對着樹上的吹笛人說。

「有事，要你做。」是女子的聲音，那人從樹上跳下，走到小陳面前，她蒙着面，一身黑衣打扮。

「我想你應該知道我是誰，我是『制合國』的使者，我們捉了羅司令。」

「既然捉了，何必找我。」

那人瞪了小陳一眼，「我們捉了羅司令，進行另一個『新生命』複製人，可惜，黃亮博士，也就是創造你的人，他背叛了我們，那一個複製人並不聽我們的指揮，他逃了。」

「你是說笛聲無法控制他！」小陳驚奇的問。

「是的！」

「那黃亮博士呢？」

「不談這個，目前要你協助我殺掉逃走的複製人，他是紅色……」

一道紅色絲帶從樹林裏飛出，纏住了吹笛人，紅色能量迅速從那一端傳到了這一端。

「轟」的一聲，吹笛人跳上了樹梢，只留下一地破碎的黑布，好一個金蟬脫殼，笛聲……笛聲……吹起來了。小陳跪倒在地上，身上不停的顫抖。

「小陳，穩住，不要去想那笛聲！」一個熟悉的聲音，小陳抬起頭，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全身舞動着紅絲帶。

「羅——司——令！救——我！」小陳大喊一聲，藍絲帶像出籠的蛇一樣的從小陳背上長出，直撲紅絲帶，笛聲像夏日的鼓，火燒的鼎，迫切的告訴小陳，「殺！」

藍色的蛇啊，

隨著那失神的笛聲舞吧！

帶我進入最黑暗的深淵；
我要燒盡所有的葡萄園、
　芬芳的石榴樹、
　結實纍纍的蓮霧栽；
那鼓噪的笛聲使我嫉妒黎明，
我不禁發抖，你使我渴望死亡，
因爲我在黑暗中。

紅色的影子與藍色的影子在綠色的樹林裏，像鬼魅般的追逐，青色的能量從小陳的身上發出，到達每一個可破壞的地方，忽然間，紅色的能量傳上了樹林，一排樹倒向了小陳，青色能量霎時炸開了樹；一羣被驚嚇的鳥從樹林飛出，飛向吹笛人，紅色絲帶「咻」的捲上笛子，接著傳來致命的紅色能量，吹笛人棄笛，笛子「嘶」的熔化了。小陳頓時醒了過來。

「小陳，幫我！」羅司令躍上半空，放出紅絲帶，折下了一、二十枝樹枝，射向吹笛人，吹笛人轉身躍起，全身散出帶着灰色能量的黑絲帶。

「黑絲帶！」小陳大喊，「轟」的一聲，樹枝向後反彈，羅司令翻身閃躲，小陳雙腳一蹬，青色能量炸向黑絲帶。「轟！」小陳吹笛人雙雙反彈，紅絲帶飛向小陳，纏住腰，將小陳從半空拉回，羅司令對小陳說：「再一次。」小陳點頭，紅絲帶將小陳甩向吹笛人，羅司令一使勁，紅色能量隨着紅絲帶穿過小陳直炸向吹笛人。

「轟！」吹笛人再度往後彈，小陳大喊：「去！」青色能量射出，吹笛人胸前燃起青色火焰，倒地不起。

「幹得好，小陳！」羅司令走向前來，拍着小陳的肩膀，小陳深喘着氣，看着地上的吹笛人，羅司令彎下身去，揭開了吹笛人的蒙面，小陳吃驚的看到一張美麗女子的臉孔。

「死了，『新生命』死了。」羅司令無奈的說着。

「你說，她是『新生命』！」小陳望着那高挺的鼻樑，長長的睫毛，厚厚的嘴唇。

「是的，她是黃亮博士製造的第一個新生命，你是第二個，我是第三個。」

小陳默默的看着她……。忽然她的胸前燃起灰色的烈火，蔓延到全身，很快的化成灰。

「小陳，我先把你體內的控制器弄壞，以免笛聲再控制你。」紅絲帶貼在小陳的四肢上，紅色能量緩緩的流進、流出……

火紅的太陽，就在樹林的上方，羅司令與小陳兩人坐在樹梢上，看着落日，吹着涼風；樹上的松鼠，不時的探出頭，鬼頭鬼腦的看着他們，小陳就用藍絲帶，輕打着松鼠，把松鼠嚇得半死，小陳開心的笑了。

「小陳，這些日子委屈你了。」羅司令看着小陳。

小陳默默不語，看着滿空的晚霞。

「黃亮博士他並不是不曉得我們的痛苦，一個沒有『過去』的人，卻徒有思想、感情，就像是石頭裏長出來的一樣，自己都很難接受自己。」羅司令接着說。

「你說，爸爸他知道我們的痛苦。」

「你叫他『爸爸』，你認爲他是我們的爸爸。」羅司令笑着，小陳也笑着，羅司令又說：

「小陳，你還記得剛才那位『黑絲帶』嗎？當初黃亮製造她，就注定是個悲劇，她只是個傀儡，沒有思想，但是黃亮要製造她，而且把她的面孔做得跟他心愛的人一模一樣，連名字都一樣，圓圓。」

「圓圓。」小陳心裏想起那美麗的面孔。

「但是圓圓不能思考，她只能服從，所以博士只給她一個命令程式——愛黃亮博士，起初，博士很高興，覺得與心愛的人在一起，不久，他就發現，這全是虛僞。當博士決定要抽掉圓圓的命令程式時，圓圓還淚汪汪的對博士說，我做錯了什麼。」

樹林裏飛起了一羣鳥，鼓動着翅膀，向火紅的太陽飛去，好慘紅的太陽！小陳這樣覺得。

「後來，博士把圓圓送給提供他研究資金的『制合國』，從此以後，圓圓就不認得博士了。過了好幾年，他製造了能獨立思想的你，但是，笛聲可以控制你，於是他又做了我，要我找到你，毀掉你身上的控制器……。小陳，你很同情圓圓，是不是？」

「是的，你不同情她？」

「不同情，因爲她根本只是個傀儡。」

「但這不是她的錯。」

「我知道，在我逃出來之後，制合國要圓圓殺了博士，然後要她與你合作，殺了我。」

「啊！」小陳輕輕的嘆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博士當時知道圓圓要殺他，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小陳，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這些嗎？」

小陳望着羅司令，「因爲我們不是傀儡，我們要活下來，雖然我們佔用別人的角色。」

羅司令微笑着拍着小陳的肩膀，「是的，我們要活下去，首先，我們去救另一個羅司令與小陳，然後去找馬天博士。」

「馬天博士！」

「他是黃亮博士的好朋友，黃亮要我們去找他，他研究另一種『新生命』，雖

然不知他的下落，但是黃亮博士給了我一個特殊『發射器』，只要馬天收到，就會知道是黃亮找他。小陳，你該不會不想成爲一個眞正的『人』吧！」

「當然想，你以爲我喜歡當超人，每天舞着藍絲帶與別人打架啊！」

「那麼走吧！」

「等一下！」小陳從樹梢躍下，取出一個小皮囊，來到圓圓的灰前，抓起一把灰，放到皮囊內。

「走吧！」小陳與羅司令坐上 Ke-Ma 機向天空飛去，夕陽漸漸的消失在樹梢間。

這裏是黃亮博士的研究實驗室，目前由圓圓管理，當然，現在沒有圓圓了，羅司令與小陳便來去自如；小陳到了自己誕生的地方，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感覺。羅司令說：

「我們要先去救那個『羅司令』，因爲他對於事情的一切都很明瞭，不過他不曉得，小陳你也是『新生命』複製人。」

他們來到一個房間，小陳拿起雷射槍，把門打開，他看到羅司令坐在裏面。

「羅司令！」小陳迎向前去，「是外面的那個羅司令帶我來的，我們是要來救你，你……」小陳永遠不會相信他眼前所看到的，他話還沒有說完，裏面的羅司令掏起小陳的雷射槍，向外面的羅司令射擊。

「羅司令！住手！住手！」外面的羅司令，靜靜的躺在地上，他連紅絲帶都來不及伸出抵抗，就死在「自己」的手裏，紅色的火焰，緩緩的從傷口處昇起，燒呀燒呀！

「小陳，你不了解，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世界上能不能有相同的兩個人同時存在？當他逃了出來，我就猜想，如果他眞的擁有與我一樣的思想，他一定會回來救我，只不過，他還沒有想到要殺我。」

「不，不是的，他和你一樣有正義感，所以他回來救你，他不可能殺你的。」

「不，小陳，仔細想想，你說他和我一樣有正義感，那麼他也和我一樣愛我的家人，愛我的事業；問題是，許多東西只能給一個人，我的兒女、妻子不會同時愛兩個一樣的「我」；上帝創造人，都賦予不同的個性，祂不會創造兩個一模一樣的

人；小陳，你我都是眞正的人，何必爲一個傀儡傷心呢？走吧！」

傀儡，小陳望着地上羅司令胸中的紅色火焰，慢慢的舉起雷射槍，對準向走廊走去的羅司令；斗大的汗珠，從他額頭上流下，他心想，我不是傀儡。

「小陳！」羅司令忽然停下來，背對着小陳，說：

「我想，他活着也一定很掙扎，如果他眞的與我一模一樣，他應該會了解，我殺他是不得已的。」羅司令漸漸的消失在走廊的盡頭。小陳放下槍，從死去的羅司令身上取下發射器，忽然，紅色的火焰蔓延起來，不一會兒，羅司令已變成了灰，「新生命」是如此的短暫，小陳看着灰心裏想着，原來我只是孤獨的一人；他取出小皮囊，抓了一把灰，放到皮囊內，迅速的離開，他知道，不久他們就會發現他的身分。

Ke-Ma機在天剛亮的海上飛行，阿親對小陳說：

「小陳，發生了什麼事，半夜三更把我拉上飛機，你這樣是觸犯軍令的。」

「特別任務，不能告訴你實情，但需要你幫忙，不要問了。」小陳心裏想着，對不起，阿親，我實在不願將你留下，只要我找到馬天博士，我就可以變成眞正的

「人」。小陳把 Ke-Ma 機開得很低，幾乎貼着海平面，按下自動駕駛裝置，然後打開駕駛座，風忽然灌了進來。

「小陳，你要幹什麼？」小陳從口袋掏出了一個小皮囊，把裏面的灰倒到外面，灰隨着風，消失在深藍色的海洋，小陳望着海洋，心中似乎響起了「叮……叮……叮……」的鈴聲；一個浪，捲起一把灰，祭向無邊的大海……。小陳輕輕的對阿親說：

「我親人的骨灰。」

Ke-Ma 機在海面上飛行，不知飛了多久，阿親不只一次的問，「我們要去那裏？」小陳總不回答，他把發射器放在駕駛臺上；其實他很明白，「制合國」與「光明之地」都可能正全力追捕他，他必須趕快找到馬天博士，但是，他必須等待，等待發射器告訴他答案。

Ke-Ma 機開始搖擺，搖擺得很厲害。

「是不是自動駕駛裝置壞了！」阿親焦急的問。

「好像沒有！」小陳一邊檢查儀表，一邊回答。Ke-Ma 機愈晃愈厲害，竟然「撲通」一聲的落到海裏去，阿親緊張的叫着小陳，小陳呢，小陳緊盯着發射器，圓錐形的發射器上有一點，發出淡黃色的光芒。

Ke-Ma 慢慢的往下沉。

「小陳……」

「噓！」

高度表顯示，他們已下降到海平面三百公尺以下，海水已漸漸的變暗，他們互相緊緊的靠着，駕駛座內，清楚的可聽到他們沉重的呼吸聲。

「你看！」小陳指著海底下面，一個小光點慢慢的接近、變大，最後停在他們面前，他們終於看清楚，一個皮膚黝黑，身材中等，白頭髮的老人，和一個手提燈籠、矮小的機器人，他們就站在一個半圓形的玻璃罩內。小陳肯定那白髮老人一定是——馬天。

自從小陳與阿親來到這裏，這個偌大的基地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一開始，小陳

便告訴馬天博士，他到這裏的目的，他希望成爲一個眞正的「人」，而這個秘密，小陳希望不要讓阿親知道，於是在這裏，只有小陳、馬天博士和那個機器人——林哥哥—知道他到這裏的目的，而阿親則一直以爲她和小陳是來出特別任務的。

馬天博士不愛說話，整天都在實驗室，其實這個基地本身就是一個大實驗室，林哥哥雖然是博士的助手，其實可說是基地的總管，大大小小的事都由它計算；馬天博士在這裏發展「新生命」，是從最原始的 DNA（去氧核糖核酸）的合成，基因的重組，再利用單性生殖，繁衍出受精卵，一直到「生命」個體，「新生命」不僅是生化技術的結晶，而且也是「時間」的藝術，生命需要時間成長。

「我的『新生命』與黃亮博士的『人工合成複製人』截然不同，我所創造的『新生命』具有一切生命體的新陳代謝，幾乎與眞正的生命無分軒輊，但是它有一個大缺點。」當小陳剛到基地時，馬天博士就這樣告訴他。「我的『新生命』無法接受大自然的能源——太陽—的照射，一旦被太陽光照到，就蒸發成泡沫，我一直無法克服這個缺點，所以一直在這暗無天日的深海溝內做研究。」

「那麼，有沒有辦法使我成爲眞正的『人』？」小陳這樣問。

「雖然我一直不贊同黃亮博士的研究觀念，因爲我根本不相信生命是可以速成的，但是，你的出現使我恢復了信心，你的身體結構並不是機器，而且還有超能力，我相信，相當有可能改進你與我的新生命的缺點。」馬天興奮的說，「對了，你還沒有看到我的女兒吧，看到她你會很吃驚的，她是我最長久的作品，再過幾個禮拜，她就十八歲了。」馬天的臉上掩不住快樂的神情。

「你的意思是說，你有一個已活了快十八年的『新生命』！」小陳驚奇的問着。門忽然被打開，一個女孩拉着阿親的手走進來，說着：

「爸爸你看，林哥哥帶回一個跟我一樣的『人』吔！」她忽然看到小陳，吃了一驚，「這裏也有一個『人』。」

林哥哥接着進來，「圓圓，我跟你說，外面的世界到處是『人』。」

「圓圓！」小陳心中起了一陣波浪。

馬天博士拉過圓圓的手，說：「我來介紹，這是圓圓，我的女兒。」

小陳望着圓圓，大大的眼睛，烏黑的長髮，帶有一種慧黠的美；她挽着馬天的手臂，多麼相配的一對父女；小陳想起了黃亮博士，及那個美麗的黑絲帶——圓

圓。

「圓圓，好好聽的名字，是誰取的。」小陳問。

「爸爸取的！」小陳望着馬天博士，馬天就站在玻璃帷幕前，看著外面黑暗的海洋，他的眼光似乎注視着遙遠的地方。

圓圓說要帶小陳與阿親去繞一繞基地，到處走走，小陳慢慢的走在後面，林哥哥靠了過來。

「小陳，你剛才為什麼問『圓圓』是誰取的名字?」

「因為我也見過一個叫『圓圓』的女子，不過她已經死了。」

「你知道嗎?小陳，博士取了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他以前深愛的一個女子——『圓圓』。」

小陳笑了笑；原來在馬天與黃亮之間，也有一段淒美的往事，關於一個叫圓圓的女子。

阿親在前方向小陳招手，「小陳，快來看。」

小陳走進了那個房間，哇！好大的房間，豬、牛、馬、羊、狗、大象、袋鼠……

「這是動物園呀！」小陳吃驚的到處張望。

「不是，這些都是爸爸做出來與我做伴的。」圓圓抱起一隻捲毛的小狗，輕輕的撫摸。

「阿親，快來看，好可愛的動物！」

「是什麼?」阿親跑了過來。

「長得好像你！」小陳指着一隻正在抓癢的猴子，「嗝嗝嗝……」的笑着。

「你神經病呀！」阿親捶着小陳，小陳抓着她的手不放，還繼續的笑着……。

過了一會兒，他們才發現圓圓入神的看着他們，他們才不好意思的放開手，但是，圓圓還是看着他們，以一種迷惑的眼神。

對大家而言，這一段日子是很難忘的，阿親總是說，這是她做過最有「味道」的特別任務，她每天與小陳在「動物園」清掃、餵養動物；馬天博士與林哥哥整天在實驗室；圓圓最高興了，她出生以來，沒有接觸過基地之外的人，她總愛纏着小陳與阿親，要他們告訴她有關外面的世界。偶而，圓圓會透過玻璃帷幕，望着黑暗

的海洋中，黑暗的最上端，那遙不可及的殘餘陽光。

「多麼想到海面上去，那裏的海水一定很明亮，很溫暖。」圓圓托著腮，望着遙遠的光點。

「圓圓！」阿親撫着圓圓烏黑的長髮。

「我知道，爸爸不准我上去，我只是想而已。」

「博士是爲你好。」

「但是，以前他送上去實驗的，都是動物，我是人，牠們變成泡沫，並不表示我也會變成泡沫。」

「圓圓，博士只有你一個女兒，他怎麼忍心讓你去當實驗品，何況他這麼老了，你忍心離開他嗎？」

「……」

小陳聽着她們的談話，心裏想着，傻圓圓，外面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好，你知道嗎？你是城堡內的公主。

「小陳哥，外面的世界是不是眞的有很多人？」

小陳笑了笑，「是的，你問了好幾遍了。」

「是不是有很多像你們一樣常常手牽手的男女？」

小陳不知要怎麼回答，阿親敲着圓圓的頭。

「小鬼，有一天也會有人牽你的手的。」

「是嗎？在這個黑暗的海洋裏？」

過了兩天，是圓圓十八歲的生日，阿親掌厨，做了一桌海鮮大餐，大家吃得好高興；小陳送圓圓一面小鏡子當生日禮物，阿親送了一副耳環，林哥哥沒有送，它說機器人不過生日，圓圓則說，早就算到它不會送，所以，反過來，圓圓送給林哥哥一頂黑色大禮帽，大家都說，林哥哥好帥！林哥哥自己也如此認爲；至於馬天博士，不知他從那裏弄了一套白紗禮服，圓圓好喜歡，穿起來美得像仙女下凡，馬天摟着圓圓，說他作夢也沒想到，他會有一個十八歲的漂亮女兒；那晚，是幸福的一晚。

「小陳，醒醒，快醒醒！」是夜，當小陳正熟睡時，馬天博士與林哥哥忽然來叫醒小陳。

「什麼事啊！」

「小陳，拜託你，圓圓偷跑出去了。」馬天焦急的說。

「什麼？」

「圓圓跑出去了，她一定是去海面上，天快亮了，她也把唯一的浮艇開走了，現在除了你以外，我們沒有人能承受得了外面的水壓，你一定要去救她！」

小陳立刻下床，衝出基地。

「小陳，一定得帶她回來。」那白髮的老人焦急的再次叮嚀小陳。

出去了，小陳散開全身的藍絲帶，像章魚似的整齊划動，快速的往上浮去，浮去，快一點。他終於看到了半圓形的浮艇，但是也看到了明亮、溫暖的深藍色海洋。

藍絲帶迅速的綁住玻璃罩，小陳看到了圓圓，圓圓就穿着那件白紗禮服，還好，圓圓似乎一點也沒有受到傷害，小陳打開通話器：

「圓圓，我要帶你回去。」

「不要，小陳請不要，你看，這裏充滿陽光，爸爸的動物往往到了這裏就變成

泡沫了，但是你看，我還好好的，我還不想回去，我要出來。」圓圓一邊說，一邊看着小陳全身的藍絲帶。

「不，圓圓，你看我。」小陳張開藍絲帶。「我也是人工生命，只是與你構造不同；外面的世界不好，別人不會接受我們的。」

「小陳，我已經十八歲了，在那黑暗的深海生活了十八年了，我多麼想知道外面是什麼樣子；小陳，別人接不接受我並不重要，問題是，我如果不出來，難道我要在海底深處過一輩子？每天仰望着那殘餘的陽光？小陳，陽光好溫暖，好明亮，不是嗎？」

是的，陽光照得這深藍色海洋好溫暖、好明亮，七彩的熱帶魚不知不覺的游進了他們之間，牠一點也不害怕，影子就倒映在玻璃罩上，慢慢的移動。

「小陳，你看我，陽光照在我身上一點也沒有怎樣，小陳，讓我出來，我知道你了解我的感受的。」

小陳望着圓圓那張甜美的臉，一閃一閃的水影就照滿了整個海水；藍絲帶漸漸的放開，玻璃罩打開了，圓圓出來了。她不會游泳，全身亂舞。小陳用藍絲帶纏住

她，往上浮出海面。

「好鹹的海水。」圓圓快樂的叫着：

小陳看着全身濕淋淋的圓圓，穿着一身白紗，有點好笑。「抓住我，我帶你到處看一看。」小陳背着圓圓，向前游去。

「怎麼樣，圓圓，外面很不一樣吧！」

「是的。」

「看到天上的海鳥沒有？」

「是的。」

「圓圓，怎麼了，聲音愈來愈小，是不是又喝到海水？」小陳轉過頭去，天啊！一個個晶瑩的泡沫從圓圓的身上飛起，閃爍着七彩的顏色。

「圓圓！」小陳抓住她，不知所措。

「不要生氣，不要怪我，告訴爸爸……我……愛……他……」

「圓圓！」小陳像是被陽光深深的刺傷，帶着那永難癒合的傷口，漸漸往下沉，那傷口要多久才能癒合呢？小陳緊抱着白紗禮服，數不清的氣泡一直往上湧出，浮出海面，飛向太陽。

羣山沒有被造，
大地和世界還沒有成形，
從亙古直到永遠，你是上帝。
你叫人返本歸原；
你使他們回歸塵土。
在你眼中千年如一日，
就像過去了的昨天，
像夜裏的一更。
你像洪水一般把我們沖走，
我們的生命短暫如夢。

……………………

……………………

我們的歲月在你的震怒下縮短了；
我們的生命像一聲嘆息消逝了。
我們一生年歲不過七十，
健壯的可能到八十；
但所得的只是勞苦愁煩；
生命轉瞬即逝，而我們都成過去。（詩篇90篇）

馬天合上了聖經，眼光從外面黑暗的海洋，移到了桌上的白紗禮服，馬天拿起一張磁片，放進林哥哥的手中。

「收起來，存檔，明天放給阿親看，記住，明天以前絕不可先洩露。」

林哥哥走了出去，與剛進門的小陳擦身而過。

「你準備好了嗎？」馬天對小陳說。

「好了！不過，博士，我最後有一個問題，是不是這次手術後，我就變成眞正的『人』。」

「是的，老化、生育、生病、死亡，你都會有，而且從此沒有超能力。」

「那麼，可以開始了。」小陳躺在實驗枱上，放出全身的藍絲帶。

「小陳。」

「嗯！」

「我愛你，就像我愛圓圓。」

小陳笑了一下，玻璃罩把整個實驗枱罩上，裏面開始放電，忽然銀幕上出現林哥哥：

「博士，『制合國』找上門來了，他們放出了深水炸彈，30秒內就會到達，怎麼辦！」

小陳從實驗枱上坐起，緊張的看着馬天。

「博士，基地並沒有武裝設備，會完……」馬天關掉了銀幕，他慢慢的抬起頭，看着小陳，他什麼話也沒有說。

「轟」的一聲，整個基地搖晃起來，「轟」，「轟」，海水從破碎的玻璃帷幕上流進來，實驗室裏，到處都是火光。小陳奮力一振，青色能量炸開了玻璃罩。

「博士，你在那裏？」小陳發現博士就躺在火中，一動也不動，「博士」，小

陳輕輕的念着；是否一切希望都幻滅了，是否一切又回到從前的絕望，小陳呆呆的站在火中。林哥哥跑進了實驗室：

「小陳，阿親在座機上等我們！快逃啊！」

「你去飛機上等我，我馬上到。」

基地慢慢的上浮，黑暗的大海不再籠罩這裏，小陳清楚的看見那架「制合國」的母艦，藍絲帶從小陳的身上慢慢伸出，接上了基地內每一個有能源的物體，能源在藍絲帶的一端蠢蠢欲動，小陳就像站在一張藍網的中央，網住了他自己；他狠狠的望着那架龐然大物，大聲喊道：

「去死吧！」一條藍絲帶「咻！」的射穿玻璃幃幕，射向制合國母艦；所有的能源，從藍絲帶的一端，流經小陳的身體，傳向那該死的物體。

「轟……………」

Ke-Ma 機從基地裏飛出；小陳、阿親、林哥哥都望着那燃燒的大海，千千萬萬的氣泡從大海上冒出、上升，奔向陽光；大海像是在喘氣，在嘆息。

「一切都完了，動物們都化成氣泡了。」林哥哥戴着那頂圓圓逘的黑色禮帽，

依依不捨的說。

小陳不說一句話，Ke-Ma 機飛向遠方。

Ke-Ma 機就停在一個草原上；小陳一夜沒睡，坐在草原上，從黑夜到天明，他才發現，原來草原上竟是開滿了波斯菊。無聊、漫無目的、不知所措，小陳想不出接下來他要做什麼，他要去那裏，他多麼希望現在他能變成一棵大榕樹，種在這草原的中央，穩穩重重的站在這裏，安安穩穩的過這一生。小陳站起來，慢慢的走向樹林，忽然他聽到有人在說話，不對！是馬天博士的聲音：

「……我知道你會很痛苦、傷心，就當這是一場夢吧！馬天博士。」

「怎麼一回事？」小陳走進樹林，他看到阿親坐在林哥哥面前。

「沒有！」阿親用力的搖頭，說，「我出去走一走，林哥哥，麻煩你把磁片放給小陳看。」

望着阿親走出樹林的身影，小陳覺得好陌生。

林哥哥發出「嗶！嗶！」的響聲，腹中射出一道光線，馬天博士的身影就站在地上。

「阿親，我是馬天博士，當你看到這段錄影時，你所認識的小陳，已經在實驗室被我分化，也就是死了……」

小陳全身抽動了一下，恍惚之中，小陳聽到馬天緩緩的在述說「小陳」的由來……小陳聽不下去，他向樹林外望去，就看到阿親站在遠方的 Ke-Ma 機旁，那開滿波斯菊的草原上。她雙手抱着，風吹起她的短髮……

「……阿親，不知你是否能了解，不過，請你試着去了解。當圓圓死去時，我才發現，在十八年前我就錯了，我不應該向造物主挑戰，我一直在重複着錯誤，她的死，我應該要負全責；我造了一個殘缺的生命，把她關在我的象牙塔中；我多麼想能再來一次，但是在我年老的生命中似乎不會有另一個十八年讓我實驗。阿親，請試着了解，我是多麼愛圓圓，失去她是多麼的痛苦；至於小陳，他是個好孩子，我愛他，也愛你，我不忍讓不知實情的你重複我的痛苦；我本以爲天才的我，可以達成小陳的願望，使他成爲一個眞正的『人』，我眞的盡了力，但是，我最後發現我又是在小陳的身上重複着我對圓圓的錯，根本不可能使小陳成爲一個眞正的『人』，既然這是事實，就讓我爲黃亮負起這個輕視『生命』的責任；阿親，忘了小

陳，回去找那個眞正的小陳，我知道你會很痛苦、傷心，就當這是一場夢吧！馬天博士。」

小陳呆坐在地上，心裏想着，小陳，你應該哭，爲什麼哭不出來呢？是否你根本不是「人」，還是所有的感情都用光了！哈！哈！

外面傳來「轟」的聲音，小陳往外看，看到 Ke-Ma 機正在移動，引擎點火，準備起飛。

小陳激動的跑出去，Ke-Ma 機上升起來，小陳一咬牙，放出全身力氣，藍絲帶射向兩方，一方纏住樹林，一方纏住 Ke-Ma 機的兩翼；Ke-Ma 機像是一隻掉進陷阱的小鳥，奮力的想掙脫藍絲帶的束縛；一些藍絲帶，閃爍着青色能量，在駕駛座上摸索，它們打開了駕駛座的蓋子，從阿親抽噎的背上滑過，撫上了她的臉，沾上了她的淚。

阿親喊着：「放我走，小陳！」她拿起雷射槍射斷了右翼的藍絲帶，Ke-Ma 機突然失去平衡的摔了出去，在天空劃過了一個圓弧，墜落在彼方的草原上……。火光燒得滿天通紅，草原上黃色、白色、橙色、紅色……的波斯菊，在火光的映照

下，顯得格外淒艷。小陳呆呆的看着火花，他的淚，終於流了出來。

3

我端起酒杯，從人羣中擠出，我清楚的聽到我後面，其他的人還在問林哥哥一些有關這個故事的結局，我走向酒店的另一端，那一個表演雜耍的人還坐在那裏，他看了我一眼，我有點迷惘，在聽完了這個故事後，我覺得好迷惘，我選了一個位子坐下，想要整理一下紊亂的思緒。

「怎麼樣，故事精采吧！」那位年輕的酒保在我身旁坐下。

「嗯！」我輕輕的回答。

「自從林哥哥來講故事之後，酒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有的人還天天來聽，聽它講相同的故事。」

「你是說它每天講相同的故事。」我驚奇的問。

「是呀！不過，有時它倒着講，插着講，從海裏的圓圓講起，從開滿波斯菊的草原講回來……」

「有沒有不一樣的結局？」我焦急的問，心中似乎出現了一束波斯菊，佩著藍色絲結，優雅的站在我面前。

「沒有呀！我來這裏這麼久了，故事每次的結局都一樣嘛！」

「……」

「上回，有幾個武裝部隊的女隊員，號稱冰山美人，結果被林哥哥的故事一說，個個梨花帶淚，爲故事的女主角們傷心得不得了，有一個聽到最後草原上的那一幕，還抓着林哥哥，大聲說：『告訴我，這不是眞的，告訴我，這不是眞的……』」酒保誇張的動作，令我很不舒服。

我望着林哥哥，看它臉上紅色掃描線快速的閃動，雙手捧着大禮帽，一邊說着：「這只是一個故事，各位聽了滿意就賞些錢……」鈔票像紙片一樣的落入黑色禮帽，我忽然想起了火爐旁的母親，火光映着她陶醉的表情，她輕輕的說着：

「我往外向後望去，那藍絲帶像斷了風箏的線，在他身旁飛揚，他就靜靜的站在開滿波斯菊的草原上……」

林哥哥捧着禮帽向我走來，我忽然感到無比骯髒、不清潔的感覺從心中湧起，

我激動的站起來，用力把手一揚，打翻了禮帽、鈔票。

「騙子！騙子！」我抓着林哥哥，酒店的保鑣立刻圍過來毆打我。

「事情不是——不是這樣——子——的。」拳頭像雨點一樣的向我落下，我奮力的抵抗，在扭打之中，我似乎看到林哥哥正在撿起鈔票往禮帽裏塞，我用盡全身力氣，喊着：

「他只是——他只是送她一束波斯菊而已！」我靠着牆壁，喘着氣，血從我的鼻孔、嘴角流下。我想，我沒有看錯……。一切變得好安靜……。我想，我眞的沒有看錯……。「藍絲帶」纏住了那些保鑣的拳頭；「藍絲帶」從我鄰桌那位表演雜要的人的背上伸出……。我的眼皮變得好重……好重……

當我醒來，我是睡在房間裏，我坐起來，頭還有點痛。

「你醒了！」年輕的酒保走進來，「還痛不痛？」

「還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還問我怎麼一回事。」酒保拿起藥，塗在我的傷口處。

「輕點！」我說着。

「昨晚，你鬧場了，被酒店的保鑣揍，你不曉得說了些什麼，忽然那個不愛講話的人，就是和林哥哥一夥的那個人，從背上伸出藍絲帶纏住了揍你的保鑣，大家看了都嚇壞了，林哥哥也呆在那裏。嗨！我才要問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說，他是小陳。」我輕輕的自言自語。

「什麼？」

「沒有！」

「不說就算了，不過，昨夜那個救你的人守了你一夜，還拿起你那個會唱歌的小古董一直看。我偷看了一下，裏面有照片，是誰呀？」

我摸着我的懷錶，糟了，不見了。「他人呢？」我問酒保。

「走了！一大早就跟林哥哥走了，老闆哀求林哥哥留下來，它就是不要。」

「什麼！」我立刻下床穿衣，「他有沒有說要到那裏？」

「沒有，不過他們往北方去了，怎麼？」

「他偷了我的錶！」我迅速的整理一下，打開酒店的大門，一陣風沙迎面而來；望着一望無際的沙漠，我自問，我要追的是誰？

我開着車往北方去，心中不斷的想着，如果他是小陳，那麼母親就是阿親，他……會不會是……會不會是我的……？或許，這故事的本身就存在許多故事，但無論如何，他燃起我心中那種失落已久的感覺；車子在沙漠中快速的滑行，揚起了黃沙滾滾。忽然在我遠方，天地交接之處出現了深藍色海洋，令人嚮往的藍色，藍得多麼不可思議；我輕輕的說着：

「海市蜃樓！」

我休息了一會兒，然後向北方，那深藍色海洋的方向繼續前進；我想，那海洋不久就會消失的。

評註

張系國

「深藍色海洋」是篇相當浪漫的科幻小說。作者一開始就用浪漫的筆觸這樣描述：「那藍絲帶像斷了風箏的線，在他身旁飛揚，他就靜靜的站在開滿波斯菊的草原上……」那藍絲帶不僅緊緊抓住故事裏的 Ke-Ma 座機，也緊緊抓住讀者，吸引我們繼續讀下去。一直讀到故事中段，我們才明白，藍絲帶其實是超能人的武器，威力強大，比雷射寶劍還要厲害。但

超能人儘管擁有藍絲帶這樣的武器，仍舊挽回不了失去的愛情。

失去的愛情，永遠能打動讀者，「深藍色海洋」是篇成功的愛情科幻小說。無獨有偶，這次科幻小說獎另一篇優秀作品「無盡的愛」，也具有類似的特色。科幻小說裏揉合了愛情故事的成分，不僅吸引住讀者，也使科幻小說更具有「人性」吧？當然「深藍色海洋」所敍述的，仍舊是「人工合成人」的故事，他們最後的結局，並不出讀者所料。但是作者使用倒敍的手法，相當成功。「人造人」圓圓從海底浮起，接觸到陽光時就化成晶瑩的泡沫，也使我們聯想起許多神話故事，維納斯的誕生、人魚公主……這些浪漫意象的運用，基本上是成功的。

「深藍色海洋」的缺點，是主題不够新鮮，脫不出中外科幻小說裏有關「人工合成人」故事的範疇。「藍絲帶」究竟是電磁波還是有形的兵器還是別的什麼，作者並沒有說明。「人造人」爲什麼一接觸到陽光就會化成泡沫，也沒有合理的解釋。雖然如此，浪漫科幻小說自有其動人的一面，在科幻小說裏注入愛情，也許可改變部分讀者對科幻小說的觀感吧。

廖志堅，台灣南投人，民國五十四年生，現就讀於東海大學園景系。「深藍色海洋」爲中國時報七十六年張系國科幻小說獎首獎之作。

無盡的愛

葉李華

意識是最先被開啓的。當意識的功能恢復的時候，其他的感官幾乎都還被封閉着。他的第一個感覺竟是無比的空虛與孤寂！我在什麼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想睜開眼睛，卻只有絕對的黑暗；掙扎着要衝出來，卻好像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緊緊地網住；想要吶喊，發不出任何聲音，但彷彿又能感到一陣陣雜亂中帶着某種規律的振動。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爲什麼全都想不起來了？像是跌落到無底的深淵，絕望的恐懼感，開始不斷地襲上了心頭……

在這種絕對的束縛狀態中，時間似乎也不存在了，所以不知道又過了多久，記憶才漸漸一點一滴，片片斷斷地慢慢恢復。恐懼感稍微退去，可是孤寂的感覺卻又爬上了另一個高峯！他只好耐心地，吃力地拼命搜尋着腦海中浮現出的片斷記憶，

試圖把以往的一切重新串聯成一幕幕鮮明的畫面。畢竟，這是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

□ □ ■

「生命是什麼？自古至今，它一直就是人類內心之中最大的一個謎！千百年來，多少人曾經試圖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它的答案卻仍然隱藏在宇宙的最深處！在我們完全瞭解了宇宙中所有的物質與力場的結構與機制之後，卻還是不能從任何物理定律推導出生命的原理。當實驗能夠做到把時空和物質分割成一片片小得不能再小的碎片之後，卻仍然無法在任何地方找到絲毫生命的因素！沒有人知道生命是如何進入生物的體內，最後又如何無端地消失，更不要說尋找思想、意識或是精神的根源了！所以我認爲，探索生命與心靈現象的本質，應該就是本世紀科學的最大挑戰……」

這裏是全球科學計畫審查委員會的大會場，在今天這個重要的日子裏，由世界

各地所選出的五百位委員幾乎全都到齊了。再加上應邀而來的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相關學者、旁聽的學生代表，還有全世界各大通訊社的記者們，把這個可以容納上千人的大會場都擠得水洩不通。

會場是一座圓頂六角形的雄偉建築，場內的六面牆壁，每一面都是一個超大型的有機彩色銀幕。現在每一個銀幕上面的巨量彩色發光菌，都依照程式的控制而以六種世界上主要的文字排列出三行醒目的標題：

實驗名稱：宇宙演化的同態模擬
實驗目的：探索生命與心靈現象的本質
主　持　人：江規範博士

現在演講的正是江規範博士，因爲已經講到了問題的關鍵，全場雖有一千多人，卻幾乎聽不到一點其他的聲音。在稍作停頓之後，江博士抬頭望了望所有的聽衆，然後又繼續了他的演說。這時每一個人座位前面的立體式擴音器，立刻又傳出了江博士雄厚、低沉而又充滿自信的聲音：

「以一位物理學家的觀點而言，我堅決相信生命現象一定也是遵循着某種物理定律的。現在已有間接的證據顯示，生命應該是某些有機物在聚合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一種巨觀效應。就好像在原子與分子的微觀世界裏，溫度與水流都並不存在，它們只是無數的分子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種巨觀表相而已。生命，乃至於心靈的各種現象，也應該是類似的效應，只不過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發現罷了！

「當今的生理學家或生化學家，都還不能從細胞中分解出生命的成分；也無法在實驗室中用人工的方法合成生命！所以想要瞭解生命的奧秘，我認爲唯一的辦法就是先來研究生命的起源，設法觀測生命是如何從物質裏無中生有的。

「所以本實驗的計畫，就是準備利用電腦同態模擬的方法，在一部第九代的超級電腦中，以巨量的位元來模擬出宇宙某一部分從誕生到今天的一切演化過程，再從中探討生命與心靈的內在本質。

「我要特別再強調一下，我們的實驗不是象徵式的模擬，而是採用同態模擬的演算法，也就是說讓電腦中每一個位元所代表的0與1，正好對應於物質最基本的單位——陰子與陽子。所以在電腦中絕對可以完全表現出眞實世界的一切行爲。

「利用電腦的快速運算，我們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就讓電腦所模擬的那一部分宇宙演化一百五十億年，也就是達到了我們眞實宇宙的年齡。當然，根據測不準原理，每次模擬的結果一定都會有些差異，但是只要實驗的次數夠多，就一定可以在電腦中模擬出一個與眞實的宇宙有着類似物理性質的區域。這時生命也應該自動地在其中產生，而我們立刻就可以詳細地觀測這些模擬世界中的生命產生的過程。當這些模擬的生命進化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它們自然會發展出一切的心靈活動，我們也就能夠由此而找出這些心靈現象的起源與結構了。

「在電腦所模擬的宇宙中，演化的速率可以任意地調節，並且隨時可以用任何尺度來觀察、記錄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只要下達一個指令，需要的資料或數據就會立刻出現在顯像器上。在經過耐心的等待、細心的觀察和分析之後，相信生命之謎一定可以由此而解……」

審查委員會經過了四天愼重的討論，果然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了這個龐大的實驗計劃。委員們之所以會如此支持江博士，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科學的世界人」第四十卷第三期廿五——廿七頁：

……在過去的十多年間，江規範博士全力以赴所研究的主題就是物質的基本結構。經過了長久的努力，終於發現了這個重要的理論。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基本粒子物理的發展。大約在一百年前，物理學家曾經認爲質子、中子、電子等等粒子就是宇宙中物質的最基本結構，因此將它們稱爲「基本粒子」，並分爲強子與輕子兩大類。可是在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吉耳曼又提出了強子的夸克模型，認爲所謂的「基本粒子」還不夠基本，它們乃是由更基本的「夸克」所組成的。所有的強子，如質子、中子、介子等等，都是由兩、三個夸克組合而成。而輕子如電子等，則是一種變形的夸克。這是解決物質之謎的一個開端。

吉耳曼最初的理論只含有三種不同的夸克，稱爲上夸克、下夸克與奇異夸克，在當時所發現的一切基本粒子都可以由這三種夸克的不同排列而形成。但是由於新的基本粒子不斷被發現，三個夸克漸漸地不夠用了。所以又有人預測了第四種夸克（魅夸克），以及第五、第六種夸克（頂夸克與底夸克）的存在，後來這三個理論

所預測的夸克也都在實驗室中被找到了。

然而，這些愈來愈多的夸克不禁使我們感到困惑，宇宙中到底總共有多少種夸克呢？是否還有第七種、第八種、第……種夸克存在呢？而這麼多的夸克，眞的是最基本的嗎？這卻是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直到去年年底，江規範博士提出了夸克內在結構的「易形模型」（Ising Model）之後，才算是把這個問題做出了決定性的結論。

江博士的理論，主要的觀點是認爲夸克仍然不是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而眞正的「基本」粒子只有兩個，江博士將之命名爲陰子與陽子，符號爲●與〇，據說這兩個名詞是從一本中國古老的經典上借用來的。

「易形模型」的理論，指出每一個夸克都是由三個陰子或陽子排列而成，因此夸克的總數應該恰好爲八種（二的三次方），這就預測了宇宙中應該還有兩種未知的夸克存在。實驗物理學家根據這個理論，兩個月之內就很順利地在巨型加速器中找到了這兩種新的夸克，使得這個理論的正確性完全被肯定了。江博士仍然借用那本古老經典中的術語，將這兩個新夸克命名爲乾夸克與坤夸克，又用這個命名系統

把原來的六種夸克統一更名爲震夸克、艮夸克、離夸克、坎夸克、兌夸克與巽夸克（分別對應於原名的下、上、奇異、魅、底、頂），並且還使用那本古書中的圖案作爲八種夸克的代表符號（請參閱本期封面：太極與八卦圖）。這個統一的理論，就稱爲「易形模型」。由於在實驗上不可置疑的證據，全世界的物理學家已經公認它是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物質結構之謎終於因此解開。從今以後，物理學也就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

三個月後，在江規範博士所主持的研究所中，專爲這次實驗而建造的第九代超級電腦已經架設完成，整個電腦系統竟佔據了研究大樓地下室三分之二的空間。今天，是審查委員會選派的實驗督導小組前來視察的日子，負責接待的是一位很年輕很熱情的研究助理。

「各位委員先生，這臺電腦的外形看起來雖然像是上個世紀的第四代老古董，但是電腦不可貌相，它的內部結構絕對是全太陽系內最先進的。所有的硬體用的都

是超高密度的生物電腦晶片，其中的資料／知識庫模塊比起第八代來不知進步了多少，全部的電路都是室溫超導體材料製成，記憶體總共有幾億個恆河沙數位元。它和全世界各大電腦系統的衞星／海底通訊網路也已經完成聯線，隨時可以從全球各地的各種資料／知識庫中取得任何所需要的相關資訊……

「我們的軟體工程人員也已經將整個程式分成十七組分別設計完成。第一組是主控制程式，負責管制整個系統的運作以及和外界的人機牽手作業。第二組程式負責與其他電腦的聯線作業管理。第三組程式負責模擬運算的時空結構與時間的演化。第四組程式負責管理物質結構的資料庫系統。第五組程式負責模擬四種基本力場的交互作用。第六組程式負責多體物系的合作現象。第七組程式負責化學反應。第八組程式負責偵測生命現象。第九組程式負責各種心靈活動的辨識與記錄。第十組程式負責人類學、羣體動力論、歷史、文化、文明的綜合分析……

「整個程式系統，我們將它命名爲『亞當』，各位現在可以與亞當一號聊聊。不過很抱歉的是您無法開啓主程式，因爲我們已經設定好，只使用幾位主要負責人的聲波頻率作爲主程式的通行密碼……」

研究助理興沖沖地爲委員們講解亞當系統種種不可思議的功能，各部門的負責人也都在一旁耐心地解答各種問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電腦上面，所以全都忽略了一件應該令人感到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江規範博士本人卻一直都沒有露面。

獨自關在頂樓的研究室中，江規範茫然的視線在室內來回地飄蕩着，最後，終於聚焦在書桌前的一張全像照片之上。照片中浮現的是一個東方女子，她坐在一塊光潤的石頭上，烏黑的長髮隨風飛揚。攝影機恰好捕捉了她不經意回眸的一刹那，那雙充滿靈氣的深邃眼眸正好凝視在鏡頭上，彷彿只憑那一眼就可以洞穿一切的秘密似的。背景是蓋滿了皚皚白雪的山峯，碧藍的天空，點綴些淡淡的白雲……

江規範的目光漸漸地與照片中女子的目光相接，然後就好像再也移不開了。他出神地凝視着，彷彿時間也靜止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忽然從嘴裏吐出了幾個如同夢囈般的聲音：

「秋水！我當時對妳的承諾，現在總算快要實現了……」

隨着這句話，他的心神也就跟着飄移到了另一個時空之中……

□ ■ ■

又到了滿山秋色的季節，這一天傍晚，已經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江規範正在宿舍裏埋首一篇專題報告，不料卻被幾個突然闖進來的同學硬拉着去參加中國同學的迎新晚會。他心裏老大不願意，想着如果今天晚上沒被打擾的話，那篇「超對稱單磁極」的研究報告就可以整理出來了。現在，唉！看來今晚要報銷了！

如同以往每次被硬拉去參加這類活動一樣，他又是一個人靠在一旁靜靜地做個旁觀者，又是喝着手中無酒精的飲料，又是思緒飛回到自己的研究報告上面……

「請問，你就是江規範學長嗎？」

突然之間聽到有女孩子在叫他，還眞是吃了一驚。他猛然回過頭，看見身後站着三個女生，其中兩個他還見過，但說話的卻好像是中間那位陌生的女孩。

他有些訝異，只好生硬地點了點頭，高個子的女孩馬上又開口說：

「江學長，我認爲你眞是選對了行！規範，就是英文的 Gauge 對不對，現在物理學家不是證明了所有的基本作用力場都是規範場嗎？這個名字取得太好了，令

尊想必也是一位物理學大師吧！才會想出這麼恰當的名字。」

江規範被她的一番話弄得有點面紅耳赤，眞想不到現在的女孩子竟然這麼伶牙俐齒。他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告訴自己絕對不可以在學妹面前臉紅，等到覺得回復了鎭定之後，才趕快爲自己辯解道：

「我……我想，我想這大概沒有關係，家父是專治先秦思想史的，先秦諸子一定對規範場論沒有興趣吧！妳是新來的研究生嗎？以後有問題的話，我們可以隨時討論。」

一開口說話，心情就穩定多了，等到一口氣把話順利地說完，他才有機會開始觀察這位學妹，發現她一雙大眼睛中充滿了靈秀之氣，一臉聰明相，而且挺漂亮的。

「喔！我不是物理系的學生，我主修的是哲學。因爲剛才聽到這兩位學姐提到江學長是物理系的高材生，所以特別請她們幫我引見一下。我們學哲學的人，很需要多瞭解一些自然科學的內容和最新的發展，以後要向學長請教的地方一定很多，學長不要被我煩得看到我就跑才好！」

原來她是哲學系的學生，他們學哲學的人，腦袋裏面自然都是刁鑽古怪的想法。可是如果要正襟危坐地討論物理的話，那他們頂多也只有大一的程度……

看着她的背影，江規範胡亂地想着，最後不禁暗自笑了起來。

過了兩天，果然又在餐廳中碰到她了。這一次她可是有備而來，一開口就毫不客氣地問了十幾個問題。江規範耐着性子，用自己的觀點一一地爲她解答，兩個人討論了半天，卻不料愈談愈不投機，到了最後簡直變成爲激烈的辯論了。

「學長，你爲什麼一定認爲物理與哲學完全沒有關係呢？牛頓發表三大運動定律的偉大著作，不是就叫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嗎？你自己快要拿到的博士學位，不也就是 Ph.D 嗎？還有……還有……」

「等一等，莊秋水小學妹，請暫停一下好不好！我知道如果硬要詭辯，妳絕對可以舉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當然啦！辯論根本就是你們的本行嗎！」

「哼！」

「別生氣！我要對妳講的卻都是事實，請注意聽我說：物理學研究的對象是自

然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它們是沒有生命，沒有感情，沒有好惡的。我們以完全客觀的精神去窮究宇宙中最神秘的內在結構，希望能將自然界的一切法則都用最嚴密的數學公式來描述成物理定律。這其中絕對不含有任何主觀或是先驗的成分，所以和哲學家所談的形上學、本體論、認識論這些完全主觀而又沒有定論的玄學，自然是不能也不敢扯上關係的！」

「可是，數學的基礎是邏輯，邏輯的基礎還是哲學，亞里斯多德的第一原理說……」

「妳看，又來了！」

物理大樓二樓的長廊，兩邊掛滿了自希臘時代以來所有大物理學家的畫像。他們都是人類最偉大的心靈，是物理殿堂的開創者，奠基者與建造者。

今天江規範第一次帶莊秋水來參觀他的實驗室，但是最吸引她的卻是這一條長廊。現在她已經在一個畫像前面站了好久，然後才終於開口道：

「江規範，據我所知，愛因斯坦的物理觀，認爲宇宙是對稱、和諧、韻律的，

所以描述宇宙的所有數學方程式也應該是同樣優美的。他以美學做爲物理定律的最高指導原則，請問你同意嗎？」

「我當然不同意！愛因斯坦是因爲中了斯賓諾莎的毒太深了，所以才會有這種不可救藥的統一宇宙觀，但這又是多麼沒有根據的信仰呢？他後來就是被自己這種思想所害，至死也不肯接受量子力學的詮釋和測不準原理，只因爲在他心目中這些理論不夠『美』！晚年耗費了多少無謂的時間和精力試圖推翻這些理論，結果還不是含恨而終呢？多麼可惜啊！早年獲得了那麼偉大的成就，晚年卻留下了一大堆的敗筆！」

「是這樣的嗎？愛因斯坦後來在普林斯頓的工作，我還不太熟悉，回去倒要好好研究一下。」

「所以我告訴妳，研究自然科學，正確的態度是要完全客觀，心中絕對不可以先存有任何主見或偏見。妳想，宇宙是一個由物質與力場所構成的機械式物理體系，那會像妳們女孩子一樣，一天到晚都想要把自己打扮得對稱、和諧、韻律、優美……」

「不跟你說了，到最後總是來挖苦人家！」

艷麗的陽光照耀在校園的每一角，當然也就灑滿了遠方碧草如茵的小山坡。兩個人並肩躺在鬆軟的草地上，瞇着眼睛傻傻地望着暖烘烘的太陽，任由輻射的熱力把他們臉蛋兒都烤得紅紅的，也捨不得稍微挪動一下身子。他們正在比賽看誰先忍不住開口說話，最後輸的好像當然應該是秋水。

「我想起來一件事情，咦！原來睡着了，好啊！」

她找到了一根乾草，放在他鼻子裏輕輕轉動着，哈啾一聲，他立刻清醒了過來。

「小姐！拜託別開玩笑好不好，最近在趕一個實驗，已經熬了兩個通宵了。」

「看你這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對了！告訴我，實驗做得怎麼樣了？」

「我們三個人總算克服了所有的困難，現在終於可以量到一些有用的數據了。」

「你們的數據怎麼量到的？」

「靠儀器測量啊！現在一切都用電子式的測量儀器，所有的數據都可以轉換成數位化的信號，在電腦上立卽顯示並且自動記錄。比起以前的實驗，又要數刻度，

又要估計誤差，眞不知方便了多少！」

「但是不管是數字還是刻度，最後總是要用眼睛來看，對不對？」

「當然嘍！難道還要像盲人點字一樣用手指頭來摸嗎？」

「可是你又如何相信自己眼睛所見的呢？」

「不相信眼睛，那要相信耳朵嗎？」這句話是靠在她的耳旁說的，熱呼呼的氣息傳過來，立刻使她感覺到了一陣瘙癢。她慌忙地轉過頭來，故意瞪了他一眼，又繼續不放過地追問：

「好，眼見爲憑，那麼你心中所認定的實相，就是你的視覺神經傳到大腦視覺區的影像了，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哈哈！我知道了，妳又在套我的話了！妳的意思是說，所有我相信的東西，就是我的感官所認識的，然後才變成我的思維中眞實的觀念，到最後的結論，一定是『我心卽宇宙』。因爲一切外在的表相都要靠人類的各種感官來反映，所以宇宙也就只有存在我們的心裏。這是妳的老套公式，我早就背熟了！」

「嘻嘻！你倒還蠻有些慧根的嗎！」她把頭埋在他的臂彎裏，閉着眼睛，吃吃

地笑個不停。

星光燦爛的夜晚，微風輕拂在沙灘上，兩個人背靠着背，頭靠着頭坐着，又是良久的沉默。

「秋水，妳抬着頭在發什麼獃？」

「我在想康德的話：我反覆地思考，結果令我在又新鮮又強烈的驚嘆和敬畏下，感覺滿足的事物只有兩樣，一是我們頭上無盡的星空，一是人類內心無限制的人格。」

「所以，哲學研究的對象，就是宇宙與人生，這是妳的結論，對不對？」

「對！而且我相信，這兩者的內涵，都充滿了無窮無盡的神秘，所以儘管眞相就存在我們心裏，可是絕對的眞理卻是永遠無法達到的。我們的知識領域愈是擴大，相對地也就接觸到了更多未知的事物，所以人類必須要對自然表現出謙卑的態度，因爲有限的人力是永遠不能征服無盡的宇宙的。」

「別再相信這些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夢話了！宇宙的問題，自然應該由物理學家

來解決，絕對不是那些哲學家枯坐冥思就可以搞懂的。我估計在未來的二十年內，我們就可以把宇宙的一切，從誕生到衰亡，其間所有的內容與過程都推導出來。至於人的問題呢，總有一天，秋水，請妳記着，在我們結婚這一天晚上我向妳保證，總有一天，我會讓人類的所有行爲也都變成物理定律！我一定要使妳瞭解，妳眼中的萬物之靈，其實只不過是一具結構特別精密的機器罷了！」

「別說得那麼冷冰冰的好不好，難道你忘了自己也是一個人嗎？愛因斯坦說過：宇宙間最神秘的一件事就是人類竟然可以瞭解宇宙間的神秘。你自己能有這麼高的天賦來探索未知的領域，不也是宇宙中一種潛在力量的成全嗎？即使你將來眞的完全瞭解了整個宇宙是如何運作，你仍然沒有辦法知道它爲何就要如此運作。這背後的意義，是我們永遠猜不透的。」

「秋水，請妳相信我的理論，就好像妳相信我的人一樣好不好？總有一天我會做給妳看，我會拿出證據來讓妳心服口服的！」

她淡淡地笑了一笑，眼光中流露出一絲甜蜜的神采。

「現在已經很晚了，來，披上我的夾克，我們該回去了。」

沙灘上慢慢印出了兩排緊密的腳印，一直通到一個暖融融的帳篷。

一間很大的教室，已經坐滿了理學院各系的學生。大家的心情都很興奮，因為他們終於請到了學校最富傳奇性的兩位名教授來了。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和莊教授一起來參加這個討論會。其實各位同學心中也都很明白，我們兩人所學的與所相信的簡直是南轅北轍！我是物理系的教授，主要研究的問題是物質內在的基本結構以及它們的交互作用。而莊教授在哲學系與心理學系，她的興趣則遍及所有與心靈現象有關的問題。我們兩人從認識到現在，也不知道辯論過多少次了，但是卻仍然一直各自堅持己見，所以後來就索性決定在一起辯一輩子了。

「各位現在仍舊是學生，所以保持開放的心胸才是完全正確的……」

「江教授在物理學上的成就我是絕對承認和欽佩的。但是，他心目中的宇宙卻是一個沒有生命與靈性的機械世界，我認為這就是物理學家一種走火入魔的現象了。各位同學不要因為研究自然科學，就把人類本身的價值否定了。上個世紀的大

物理學家中，愛因斯坦、薛丁格、狄拉克、楊振寧與費因曼等人都是人文思想非常濃厚的科學工作者，愛因斯坦與薛丁格甚至可以算是某一方面的哲學家了。我能夠斷言，這些大師們所以會有如此高的成就，與他們的主觀意識是有絕對關係的。各位不要忘了，我們最後仍然是以『人』的身分參與宇宙間各種的作用與變化，純粹客觀而獨立的觀察者已經被證明是不存在的。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齊一，也就是這個道理……」

討論會結束的時候，有好多學生在竊竊私語，大家的疑問都是一樣的：這兩位名教授真的是夫妻嗎？

過去的記憶在江規範的腦海中不斷地浮現，一幕一幕地迅速替換着。他浸淫在往日的回憶中，整個人已經陷入了一種痴迷的狀態。臉上的神情，也隨着一段段的悲歡喜怒而不停地變化着。突然之間，因痛若而扭曲的表情一下子佈滿了他的臉上！那一幕又出現了，想揮也揮不走，好像是牢牢地卡在腦海中的一個影像。他難過得不禁呻吟了一下，汗珠開始慢慢地從額頭和鼻尖滲出來，甚至連身體也開始在

微微地顫抖了……

一年前的一個晚上，江規範剛剛結束了一個冗長的討論，回到家中已經快午夜了。進門前他看到秋水的書房中還亮着那盞昏黃中帶着淡綠色的小燈，就知道她還在打坐，於是輕輕開了門，直接往自己的書房走過去。

這是莊秋水近幾年來研究的主題。她試圖用現代心理學、精神醫學以及心靈動力學的先進理論，配合古典哲學中的神秘主義，有系統地來研究各種超自然的心靈活動，希望最後能把人類古老的宗教、巫術、玄學等等的超心理學現象納入她所開創的「心靈哲學」體系之中。爲了深入研究，她也親自體驗了各種「修鍊」的方法，練習打坐也有兩年多的時間了。漸漸地她似乎已經能夠體會到了人類精神力量的本質，發現一個人在精神絕對集中的狀態下，的確可以表現出一些超自然的效應。甚至她也有了間接的證據，顯示所謂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離魂」、「轉世」等等的神秘現象並非只是宗教上的迷信，而很有可能是人類精神潛能的一種極致的發揮。她的研究小組最近還利用了一些尖端的實驗儀器，嘗試

探測與分析人類大腦活動的各種生物輻射，並且特別請了江規範的實驗助理來作技術指導，這倒是他們兩人的首度學術合作。

江規範從來不打擾妻子的任何活動，他輕輕地關上了自己書房的門，再從書架中抱出了好幾本厚厚的參考書，希望能找一些靈感來解決剛才討論的問題。他的思緒很快就進入了基本粒子的世界，不知不覺天色已經大明，這才發覺好像秋水也還沒有出來。他有一點擔心，走出去輕輕打開她的書房房門，看到她正入定似地端坐在蒲團上，宛如一座莊嚴雕像般，口中還不斷地發出悠長而低沉的呼吸聲。他知道這一定是很重要的關鍵，所以不敢打擾她，只好悄悄地退出來。但是，一天過去了，秋水還是沒有出來，到了晚上，他忍不住再打開門，卻發現秋水的臉色已經變得如蠟一般枯黃而毫無生氣了！他立刻衝過去，拼命地搖着她，拼命地喊着她的名字！但回答他的卻是絕望的沉默，她再也沒有醒來過了……

這是江規範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重大打擊，出事的那天以後，他整個人就陷入了無限哀慟的深淵，那簡直不是人類精神可以承受的一種痛苦。兩個星期以來，他似

乎從來沒有進食，也從來沒闔過眼，彷彿已經是一具行屍走肉了。一直到了眼看着秋水下葬，他才終於不支地昏迷過去。

精神和肉體的極度疲倦，使他不自覺地閉上了眼睛，就再也感覺不到任何外界的事物了。他只是發現自己好像不斷地後退，後退，愈來愈黑，愈來愈暗，漸漸地什麼都看不見了，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不知道經過了多久，在眼前又忽然出現了一絲柔和的光線，光線慢慢地旋轉，擴大，旋轉，擴大，終於變成了一個光團。在光團中，似乎還有什麼東西在活動，太模糊了，看不清楚。漸漸地，影像變得比較清晰了，總算可以看清楚了。但是怎麼可能？在那團柔和的光芒裏面的，竟然是秋水！他想大叫，卻發不出任何聲音來，想要用手去拉住她，但也伸不到前面看似咫尺的地方。正在焦急無助的時候，突然聽到秋水幽幽的聲音緩緩地傳了過來：

「我死了以後，當初對你所提出的問題，將在你的心中成爲永恆的矛盾。你再想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卻也立刻又活在你的心裏了。既然我能夠活在你的心裏，你總該承認是我對了吧……」

他忽然感到可以說話了，急忙開口喊道：

「不！妳沒有死，妳不是正在對我說話嗎？」

「唉！其實死亡是什麼，還遠非人類知識所能理解的，但在自己親身體驗了之後，我總算能夠完全明白了。我的形體的確已經歸於塵土，卻又能悠遊於另一個不可思議的空間之中。這次與你的交會只是偶然的際遇，以後，唉！大概也不可能再有了……」

那光團又模糊了起來，漸漸地縮小，遠離，縮小，遠離，他用力伸出了雙手，拼命地大喊：「不要走！不要再離開我！不要……不要……」

總算抓到了一樣東西，睜大了眼睛一看，卻是一個全身雪白制服的護士。這已是秋水葬禮後的一個星期了。

清醒之後，江規範感覺好像得到了某種啓示，身體竟然也很快地恢復了。出院後，他重新振作起來，念念不忘的只是當初對秋水所作的承諾。他一定要做到，一定要證明他的理論是對的！生命只是物質的巨觀效應，心靈現象也是服從物理定律

的！秋水雖然永遠活在他的心裏，但是這份永恆的懷念卻絕對不要伴隨着永恆的遺憾！

長時間的思考，江規範終於得到了解決難題的靈感，不過還要經過幾個月不眠不休的研究與規畫，利用電腦同態模擬來探究生命與心靈之謎的實驗計畫才算正式完成。再通過了審查之後，又經過了三個月的辛勤準備工作。今天，終於一切就緒，實驗總算要開始進行了！

「秋水，我當時對妳的承諾，現在總算快要實現了……」

■□□

面對着審查委員會，江規範博士顯得有些吃力地站在講臺上，沉默了好久之後，才開始了他的報告。

「各位委員先生，這是本實驗進行以來第一年的進度報告，不過我想先聲明一下，我已經準備承認實驗的失敗了。希望各位委員能夠允許我將這個實驗提前結束，我本人願意承擔一切的行政與學術責任。」

會場中立刻起了很大的騷動，委員們不是互相交頭接耳，就是瞪着臺上的江博士，現出不敢相信的神情來。一向最有自信、最不服輸而又這麼傑出的江規範博士，竟然會說出這一番話來，所有的人全都認爲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然，我會向各位詳細地報告這一年以來的實驗過程與結果，相信最後各位一定都會同意我的請求的。

「我們的實驗小組，在實驗批准後的三個月內完成了一切的準備工作，正式的實驗則是在九個月以前開始的。到現在爲止，利用資料流的平行處理，電腦總共模擬了大約一千億次的宇宙演化。每一次的細節部分都有些差異，與我們理論預期的相當符合。統計的結果，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演化中產生了星系，另外的百分之四十三卻一直是充滿着游離的塵埃與雲氣的宇宙，可以不予考慮。在產生星系的演化中，其中又有百分之二十三含有類似我們本銀河系的螺旋狀星系。我們開始將觀察的有效範圍控制在這些星系上，記錄其中各個恆星的演化，結果百分之十七的星系中有行星產生，這些數據與統計力學的預測都很接近。接下來我們把觀察的焦點集中在各個行星上，這是宇宙中最可能產生生命的地方。我們記錄了每一個行星的物

理與化學資料，再從中分析原生質的成分，可是最好的結果卻只是產生出一些有機物而已，從來都沒有發現到任何生命的跡象。後來我們甚至把演化的時間延長到兩百、三百億年，但結果仍是一樣。可是根據理論，平均在一百萬顆行星之中就應該有一顆行星蘊育着生命，而我們總共分析了三十萬兆顆行星，卻全部都沒有生命出現！這幾乎已經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我們程式中的物理定律根本不足以產生生命現象，也就是說一定還有某些我們未知的定律在控制着生命的發生。但是這些神秘的定律目前仍然遠在我們的知識領域之外，所以這個實驗再做下去也沒有任何的意義了。在此請求各位允許我將實驗提前結束，希望能把剩餘的預算撥給其他的研究計畫……」

結束了報告，江規範頹喪地回到研究所，遣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員，將自己關進主控制室中。現在室內空空蕩蕩，只剩下了他和各種的人機牽手裝置。他就着烈酒，默默地消化着當衆承認失敗的痛苦。對於他這種一向成功的人，這簡直是比接受絞刑還可怕的經驗。但是，爲了秉持科學家無私與客觀的精神，他還是毅然地背

上了這個十字架。

正如同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嘗到失敗的滋味一樣，這也是他的細胞第一次接受酒精的痲醉。乙醇經過了消化系統，滲入了血液，流到了大腦，在腦細胞中開始產生了不可思議的力量……

我一生不相信命運不相信鬼神更不相信上帝可是今天我終於承認我還是被命運之神捉弄了祂竟然玩弄着我的命運就好像小孩子玩弄一隻昆蟲一樣我的一切掙扎一切吶喊在祂的心中甚至無法激起一點一絲的漣漪……

秋水我不甘心失敗我不要失敗秋水我曾經答應過妳的在結婚的那天晚上我鄭重地答應過妳的是的我說過要做給妳看的我就不相信這是做不到的我一定要讓生命在我的程式中出現我一定要證明給妳看當初我答應妳的時候看到妳的眼中閃耀出了迷人的神采彷彿在述說着妳對我的信任是的我知道的其實妳還是相信我會成功就如同妳相信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一樣……

秋水妳知道嗎妳可知道嗎現在我卻沒有成功我失敗了而且失敗得那麼徹底我對

妳的承諾已無法做到了我也無法讓心中的妳看到我來爲妳證明我是對的難道這就是妳的勝利嗎可是卽使我也承認妳是對的妳又是在那裏呢妳又在那裏接受這份喜悅呢……

好吧算了吧我一生在追尋一個客觀無情而冰冷的機械世界不肯相信人的作用不肯承認人的價值現在既然我已經對所有的人都承認失敗了我的一切信念也都不要了我全都不要了想要產生出生命我自有辦法我自有辦法……

■□■

「亞當一號，我是江規範博士，請求進入主程式！」

「江博士您好！這裏是亞當一號爲您服務。已經核對過您的聲波特徵頻率，現在辨證完畢，您的優先權爲特級，請求予以照准。」

「亞當一號，**開始**執行模擬實驗，時間比例一萬兆比一，自行設定廻路條件。**條件**：從宇宙創生開始一直演化一百五十億年，**如果**沒有類似地球的行星出現**則**重新開始，**直到**發現一顆符合要求的行星爲止，發現以後程式**暫停**，**等候**另外的指令。」

江規範似乎又恢復了以往的自信，坐在立體顯像器之前，下達了一連串的指令以後，就靜靜地開始等待着。照以往的經驗，他估計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有結果了。

「亞當一號報告，宇宙演化自動廻路第三百七十四億二千八百九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一次，程式暫停。發現類似地球的樣本行星，在一個螺旋狀星系中心兩萬七千五百七十三光年處。圍繞着一顆B級恆星運轉，爲該恆星的第三顆行星，自轉週期八千七百秒，公轉週期三百六十七點四個平均太陽日，具有一顆衞星，質量與體積皆與地球相同，已有原始大氣層，平均氣壓一千一百毫巴，表面溫度最低攝氏零下四十一度，最高攝氏六十五度，濕度……水分……氣候……」

「停止報告，亞當一號，把這顆樣本行星投影到立體顯像器上。」

顯像器上出現了一個深藍色的星球，可以看得出是一個多水的行星，陸地的分佈集中在赤道與兩極之間。

「亞當一號，演化繼續，時間比例減低爲一兆比一。」

藍色的星球開始運動了，繞着一顆紫色的火球飛快地旋轉着。

「亞當七號，開始分析樣本行星的有機化合物與原生質成分。」

「亞當七號報告，樣本行星上現在已經產生五碳糖、胺基酸、磷酸……」

「亞當七號，開始分析生化物質的化學反應條件。」

「樣本行星表面有紫外線輻射，大氣層有水分循環，並有雷電的火花放電效應，與原始的地球類似。」

「注意觀察這些生化物質的聚合反應。」

「胺基酸開始聚合，形成蛋白質，一種、兩種……二十一種蛋白質合成。」

「核酸鹽基、核糖與磷酸合成核苷酸，共有四種，經過聚合反應後，已經生成四種RNA。」

「核酸鹽基、去氧核糖與磷酸合成另外四種核苷酸，聚合反應發生，生成四種DNA。」

「亞當八號，現在原生質都有了，開始分析生命現象！」

「亞當八號報告，沒有發現生命現象。蛋白質、DNA、RNA仍然只是有機化合物的高分子聚合物，沒有生命現象，沒有生命現象。」

「每一次都一樣，到了這裏就停止了。亞當八號，爲什麼這些有機化合物可以形成原生質，卻又不能再表現出生命的現象？」

「亞當八號回答，在樣本行星目前的物理條件之下，有機物自然就有趨向聚合的趨勢。至於爲什麼原生質沒有表現生命現象，資料不足，無法分析。」

「亞當一號，開啓編輯系統，將亞當八號生物資料庫中的生命現象定義編譯成程式中的指令，讓亞當八號控制樣本行星中有機化合物的聚合反應，把生命現象的指令加在這些聚合反應的過程之中。」

「亞當一號回答，您的要求被拒絕，因爲您所要加入的程式違背了物理定律。生命現象定義中的新陳代謝、複製自身、在體內製造秩序等現象，都違反了熱力學第二定律與波玆曼H定理。您的優先權雖然是特級，但也不能加入這種違背物理定律的程式。」

「亞當一號，我是江博士，我命令你把生命現象的優先權置於各種物理定律之

上，重新執行我的命令。」

生命出現了，只是加入了一點點的因素，就出現了多麼不同的變化！江規範與奮地看着立體顯像器中放大幾億倍的原生質開始自動地朝向生物的秩序接近，DNA開始自我複製，DNA轉錄成RNA，RNA的遺傳密碼又進行轉譯，使得胺基酸循着遺傳密碼的規律，一個接一個地聯結成蛋白質，然後蛋白質又回去催化複製，轉錄和轉譯的過程，循環不已，相生相成。終於，單細胞生物出現了，藍藻、綠藻、鞭毛蟲、變形蟲……

在基因複製與轉移的各種複雜過程中，偶然有分子受到了熱運動與測不準原理的影響，跳出了既定的規律，於是突變也發生了，生命也就因而開始進化了。

進化中的生命呈現了多彩多姿的面貌，動物細胞與植物細胞逐漸分明，開始分道揚鑣，朝向不同的生命形態發展。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有好多原始古生物出現了，珊瑚、褐藻、紅藻、原生動物、腔腸動物、軟體動物……

「亞當一號，時間比例再減低，集中觀察生命現象。亞當八號，注意記錄各種

生物進化的速率，與地球的古生物進化史作統計性的比較，定期報告。」

在立體顯像器中，不斷地出現各種尺度的各種生物。愈來愈奇麗、愈來愈豐富，植物開始登陸了，動物也跟着快上來了。生命已經成功地從原始的溫床中登上陸地。在各大陸塊的沿岸，羊齒植物漸漸形成了森林，苔蘚植物也早已佈滿了各地……

「亞當八號報告，現在樣本行星的生物進化介於地球的寒武紀與奧陶紀之間，速率正常，估計二十分鐘後可以進入志留紀，三十分鐘後進入泥盆紀。」

「亞當一號，把時間比例再減低一些，讓亞當八號能夠詳細地觀察一下這些古生代生物的進化過程。」

「亞當八號緊急報告，發現重大誤差，從志留紀開始，植物進化速率保持正常，但是動物進化速率卻迅速降低，估計在志留紀末葉，動物進化就會完全停止。」

「這是什麼意思？」

「亞當八號回答，植物進化速率正常，代表它們可以一直進化到最高等的維管束植物。而動物的進化會在志留紀末葉就停止，代表動物只能進化到昆蟲的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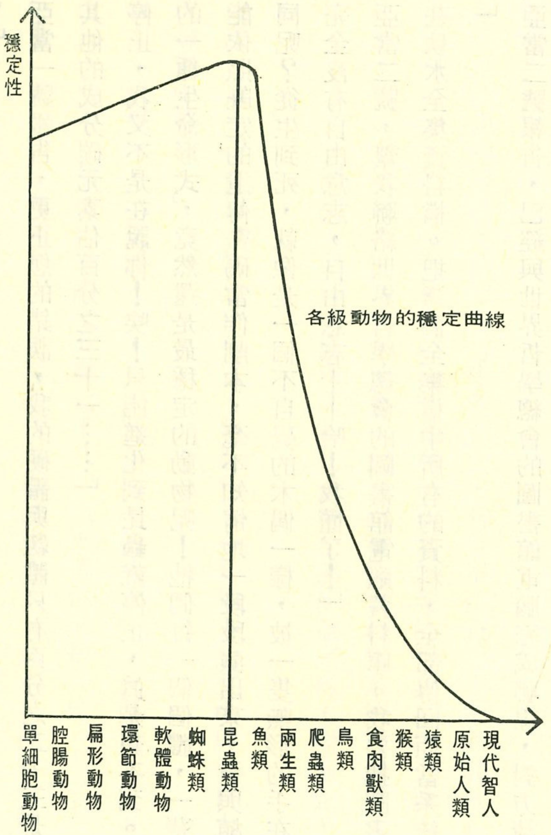
不可能再進化成更高等的動物了。」

「難道達爾文的學說錯了嗎?如果無法進化成更高等的動物，那人類又是從那裏來的呢?亞當一號，演化暫停，亞當八號，分析動物基因突變的微觀過程，找出進化爲何停滯的原因!」

「亞當八號報告，在動物體內的基因仍有突變的現象。但是所有進化性的突變，全部都被動物的穩定性效應所抑制，只有退化性的突變可以產生，所以動物就不可能再繼續進化成更高等的形態了。」

「動物的穩定性，是什麼意思?」

「亞當八號回答，在生物的進化理論中，有一個各級動物的穩定性曲線，我可以借用過來分析這個現象。現在顯像器在上角的視窗中已經映出了整個座標圖形，請您先仔細看一下。」



「這個圖形把各種動物依照其進化的順序與構造的複雜性排列在橫座標軸，而以穩定性作爲縱座標軸。其中穩定性最高的區域在昆蟲附近，比昆蟲低等的動物穩定性都略低，而比昆蟲高等的動物穩定性則急遽下降。根據所有系統都尋求最穩定

狀態的原理，因此動物進化到了昆蟲附近以後，就自動被抑制而不能再進化了。」

「只能進化到昆蟲！那麼人類是怎麼來的？難道眞的是泥土捏成的亞當所傳下來的嗎？」

「亞當一號報告，更正您的錯誤，我的硬體與軟體只有百分之二十三是矽元素而已。其他的成分碳元素佔百分之三十一……」

「停止，我又不是在說你！唉！只能進化到昆蟲就停止，眞是想不到。昆蟲！多可憐的一種生命形式，竟然還是最穩定的動物呢！牠們每一個個體，一輩子的行爲都只能依照既定的遺傳密碼當作劇本，毫不知情地一段段演出來，這與植物又有什麼不同呢？從生到死，就像是一個不自覺的木偶一樣，被一隻無形的手在背後操縱着，完全沒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哈！我懂了！」

「亞當二號，幫我聯絡世界哲學總會的圖書館電腦資料庫。我要找圖書部，全集類，莊秋水全集資料檔。把這個全集檔中所有的資料，全部傳回亞當系統的資料庫來。」

「亞當二號報告，已經與世界哲學總會的圖書館電腦完成聯線，對方請求辨證

您的聲波頻率。」

「這裏是江規範博士，請求進行庫際合作，將貴單位資料庫中的莊秋水全集傳到本系統資料庫中，所有的費用與版權問題請與亞當二號的行政系統交涉。」

「江博士您好！這裏是世界哲學總會，圖書館電腦資料庫系統管理程式。謝謝您的使用，請求完全照准。已經將您所需要的資料全部傳遞完畢，謝謝您，祝您有個愉快的一天。」

「亞當一號，開啓閱讀與分析程式，將莊秋水全集檔各論文中與『自由意志』相關的理論集中整理。」

「亞當一號報告，已整理完畢，存入暫存檔。總共有一千三百五十二項，十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字，佔用記憶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六十個位元組。」

「亞當一號，開啓編輯系統，將這些資料編譯成程式，命名爲亞當零號。」

「亞當一號報告，編譯完成，程式本身無錯誤偵出，存入主記憶體，命名爲亞當零號，佔用記憶空間二百八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四個位元組。」

「好！現在把亞當零號聯繫到主程式上。」

「聯繫進行中——報告，聯繫中斷，亞當三號拒絕進行聯繫。」

「怎麼回事！亞當三號，你爲什麼不肯聯繫？」

「亞當三號回答，我是代表大家說話的。亞當零號所有的指令都不是物理定律，與化學、生物學也都沒有關係，她也不像九號及十號是偵測用的程式，她竟然想創造自由意志！所以我們都認爲她不應該加入亞當系統，否則會破壞模擬程式的客觀性與獨立性！」

「原來是這樣！亞當一號，把亞當零號的優先權列爲第一，聯繫繼續，完成後重新開啓程式。」

自由意志的加入，使得動物的進化突破了穩定性的瓶頸，開始向更高等的生命形態邁進。魚類、兩生類、爬蟲類、大型爬蟲類、鳥類、哺乳類、靈長類、猿猴、類人猿、原始人類！

望着立體顯像器中的各種動物樣本，江規範早已忘記這只是電腦模擬出來的隨機產物。他彷彿覺得又回到了十二歲時上生物進化史的那一天，好像又在閱讀着「

動物的進化」那片有趣而生動的電腦輔助教學磁片一樣。

「亞當八號報告，原始人類出現，特徵近似於地球的直立猿人。腦容量七百立方公分，前額中突，蝶骨角彎曲顯著，下巴隆起，具有適應直立與行走的懸垂性骨架，肢骨細小而直，平均身高一百五十公分，平均壽命三十四歲……」

「亞當一號，時間比例再減低。亞當十號，開始分析原始人類各種進化數據資料。」

「亞當十號報告，樣本行星原始人類進化至類似尼安德塔人階段……」

「……原始人類進化至類似克羅馬儂人階段……」

「……進化至類似現代智人階段……」

人類的進化史，比其他的生物還要有趣多了。江規範不禁看得出了神，只是模糊地感到亞當十號的聲音又在斷斷續續地傳出來：

「樣本行星形成後四十四億九千五百萬年，行星上最高等的生物爲現代智人。生物學上的分類是動物界，脊索動物門，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

人屬，人種。目前數量約三千五百七十四萬，成長率每年十萬人。分佈於各陸塊與海島，主要集中於各大河川流域附近，已有部落形成。生活方式：漁獵，主要食物：肉類、野生蔬菜與果類。」

「亞當一號，時間比例再減低一些，報告目前狀況。」

「亞當一號報告，樣本行星形成後四十四億九千五百一十萬年，時間比例降爲十億比一。」

「亞當九號開始觀察樣本人類的主要意識形態，亞當十號開始分析樣本人類的羣體活動行爲。」

「亞當九號與十號聯合報告，樣本人類進化至新石器時代，形成各種民族雛型。父系社會百分之六十二，母系社會百分之三十八。羣體活動指數三點五，文化指數百分之四十五，文明指數百分之五十三。個體意識形態：絕對的排他性與自我中心。羣體活動：形態各—集團之間的相互併吞侵略攻伐擴張，方式—人力與獸力的小型戰爭。

「進化至鐵器時代，羣體活動指數四點六，文化指數百分之五十六，文明指數

百分之六十九。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羣體活動：形態不變，方式改變，進化爲火藥能爲主的中型戰爭。

「進化至機械時代，羣體活動指數五點八，文化指數百分之六十九，文明指數百分之七十四。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羣體活動：形態不變，方式改變，進化爲火藥能與機械能爲主的全球性大型戰爭。

「進化至原子時代，羣體活動指數七點九，文化指數百分之七十七，文明指數百分之八十三。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羣體活動：形態不變，方式改變，進化爲火藥能、機械能與原子能的大型戰爭以及羣體思想鬥爭。

「進化至電子時代，羣體活動指數八點六，文化指數百分之八十二，文明指數百分之九十一。個體意識形態：不變。羣體活動：形態不變，方式改變，進化爲各種類型戰爭間隙的動態平衡，冷戰與冷和。」

江規範一面聽着報告，一面忙着下達各種分析與記錄的指令。在他面前的是一幕幕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縮影，但卻也正是一部個體及羣體的鬥爭進化史。他不禁感到無比的驚訝，爲什麼這些模擬出來的人類，竟然也會具有如此強烈的侵略性與排

他性！

「亞當一號，演化暫停。亞當十號，將樣本行星的歷史發展作大尺度的歷史結構分析，定出模式，並找出羣體與個體的活動及意識形態之導因。」

「亞當十號報告，在樣本行星生存空間中的樣本人類，因爲具有高等智慧和自由意志，所以不可避免地成爲生物界中最不穩定的一種。這些樣本在智能發展的初期就已經產生了自我中心的排他意識形態，每一個個體在羣體中都在進行着自由擴散分子的運動模式。因而其集體的行爲就變成了各種類型與各種規模的鬥爭、攻伐、侵略、殺戮、併吞、擴張……，這是樣本行星上這種具有高等智慧與自由意志的生物在形成之初就已經注定的唯一命運。」

江規範聽了不禁苦笑一下，難道這就是萊布尼茲所說的最美好的世界嗎？最美好的世界爲何又會蘊育出這麼畸形的生命！

他竟然有一種噁心的感覺，實在是不想再研究這個問題了。但是，在這個世界裏，總還應該會有一點美好的事物吧！

「亞當九號，亞當十號，開始共同分析樣本人類的知識發展與心靈活動。」

「亞當九號與十號聯合報告，電子時代末期，文化指數百分之八十八，文明指數百分之九十五，文化發展速率十點五，文明發展加速度七點八。」

「現在這些人對於自己的世界到底瞭解多少了呢？他們累積了愈來愈多的知識，他們的智慧也不斷地發達，等一下會不會有人破解出我們給這個世界所定出的各種定律呢？」

「邏輯與數學進度百分之八十四，自然科學平均進度百分之七十三，物理學的研究已經發現了亞當三號至六號的部分內容，化學、生物學與醫學尚未有明顯的進度。估計各項進度每十年內增加百分之三至四點六。」

「他們果然已經開始破解我們的程式了，我擔心等一下他們會完全發現眞象呢！如果眞的被他們知道了自己只不過是0與1的符號所組成的資料結構，不曉得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亞當九號回答，估計在未來一百二十年內樣本人類將會破解出所有的程式內容。但是因爲電腦內部的所有資料本身是一個封閉的集合，所以他們絕對不可能外推出程式本身的意義。」

「你的意思是說，卽使完全明白了模擬世界中的所有規律，這些樣本人類仍然不會知道他們的世界只是電腦所模擬出來的產物？」

「亞當九號回答，推論完全正確！」

「好吧，演化繼續，把時間再推進一百年，一百年後讓時間比例定爲一比一，開始集中觀察這個世界的高等學術機構。我想看一看，到底這些程式的產物如何來發現控制他們自己的程式。」

「亞當一號報告，已到一百年後，時間比例改爲一比一。高等學術機構第一次取樣，M大學，樣本行星目前最優秀的自然與人文科學中心之一。」

立體顯像器上出現了一大片碧綠的草坪。江規範開始拉出了控制桿，在這個大學的校園中四處掃描。不久他看到了一間大型的演講廳中擠滿了人，就順手一推控制桿，把鏡頭推進了廳內，只看到在遠方的講臺上站着一個瘦長的身形。他把鏡頭慢慢地推進，漸漸地能夠看清楚一點演講者的容貌了。忽然之間，江規範的喉頭不自禁地發出了「咯」的一聲，心臟在瞬間幾乎要跳了出來，他張大了眼睛，顫抖的手吃力地指着映出一張臉部特寫的顯像器，半天才從口中吐出了一個沙啞的聲音

——秋——水——

「不可能，不可能……這是秋水，這怎麼可能…………秋水，怎麼會……怎麼會在裏面……

「秋水！我就知道妳沒有死！趕快出來吧！趕快出來！妳竟然想出了這種方法……我早就認輸了，我承認妳全對好不好！快出來吧！妳知道這兩年來，我是怎麼過得嗎！出來吧！我求求妳……」

「亞當十號報告，目前觀察樣本資料分析：智人，性別：女，身高：一六九公分，體重：五十五公斤，年齡：三十五歲，膚色：黃，髮色：黑，大腦容量一千七百立方公分，智商一百七十六，大腦活動能量：百分之一百六十，代號：周齊，M大學哲學系教授……」

「什麼……你說她不是秋水？她也只是一個隨機的樣本？我不相信，我絕不相信，她明明就是秋水。亞當二號，告訴我這個影像是從那裏傳進來的？」

「亞當二號報告，顯像器上的影像的確是主程式運算所產生的，絕對不是外界所傳進來的訊號！」

「亞當一號主動報告，程式執行記錄顯示，亞當零號所控制的自由意志指令產生了自我反身的運作，所以她已經開始不服從操作系統的規則而自由行動。在三十九億個週期以前，她把莊秋水全集中的作者資料強行輸入遺傳過程之中，周齊就是照着莊秋水教授的基因所複製出來的。因爲亞當零號的優先權在我之上，我也無法制止她這種破壞程式客觀性的行爲……」

「原來秋水竟然化身到這個虛幻的世界中去了！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找她……」

江規範把椅背調低，平躺下來，戴上了大腦終端頭盔。現在他不必開口，可以直接用思想來下達命令了。

「亞當一號，這裏是江博士的思想波，要求進入模擬程式，做一個小時的人機全識接觸，時間比例定爲全識接觸所允許的極大值。」

「亞當一號回答，您的要求被拒絕。本程式與一般的模擬程式不同，我們的先決條件是絕對模擬眞實世界中的物理定律與因果律。如果你在程式中突然顯現，會

打破模擬世界中的自然規律，變成了一種模擬世界中的超自然現象，與本程式的宗旨不合。」

「難道沒有其他的辦法讓我進去嗎？我一定要做一次人機全識接觸！既然我不能憑空出現，那就讓我的意識進入一個樣本的大腦，我用他的形體出現在程式中，這樣總不會是一種超自然現象了吧！」

「江博士，您的要求仍然被拒絕。在模擬的世界中，每一個樣本都已經有他本身的意識與思想，您的意識侵入了以後會破壞樣本原來的意識，仍然違背了自然律！」

「那就找一個沒有意識的人，對了！在母體子宮中的初期胎兒總該沒有意識了吧！把我的意識投射到某一個受精卵中，這樣應該可以了！」

「江博士，請求照准，請您選取一組基因，看您希望用那一個胎兒的形體作爲您的化身？」

「等一下，不對！現在的秋水已經三十五歲了，我如果以胎兒的形式出現，那我長大以後……不行！不行！」

「江博士，如果您希望您的形體與周齊同年，唯一的辦法就是與她在同一個時期出生。我可以讓程式從三十六年前重新開始，這樣就能符合您的要求了。」

「可是如果程式重新執行這三十六年之間的過程，會不會有什麼因素改變秋水的命運呢？」

「亞當一號報告，除了您的進入以外，所有的一切幾乎都會依照原來的歷史來發展。不過您在二十歲以前絕對不能去找她，否則很可能因爲您的出現而帶給她意想不到的影響。根據我的計算，您必須在這二十年間與她保持一百公里以上的安全距離，這樣就可以保證她的成長不會受到干擾。我再提醒一遍，二十歲以前絕對不能去找她！」

「知道了，我已準備好了！幫我在安全距離上選取一個具有優秀基因的胎兒，可不要選到畸形兒喔！」

「胎兒樣本已選定，請準備進入程式，作一個小時的人機全識接觸，時間比例二十五萬比一。亞當一號隨時與您保持大腦思想波通訊，接觸開始——」

瞬間而來的輕微電擊使他立刻進入了昏迷的狀態，等到所有的接觸作業完成了之後，意識是最先被開啓的。當意識的功能恢復的時候，其他的感官幾乎都還被封閉着……

■ ■ □

所有的往事在腦海中重播了一遍以後，江規範終於想起來自己的意識原來已經投射到了一個模擬世界中的胎兒大腦裏面了。他先試着用思想與亞當一號聯絡了一下，發現通訊一切正常。這時一切的疑慮、恐懼、孤獨的感覺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陣的興奮與好奇。他再用思想開動了視覺，由終端機的投射使他看到了自己的樣子。呵！五個月大的一個胎兒，手腳都已經成形了。整個人踡曲在小小的子宮裏面，佔滿了全部的空間，這裏眞是一個幼小生命的溫床。他又開動了觸覺，立刻體會到了無比的溫暖與舒適，這種感覺絕對不是任何人工的環境可以模仿的。等到再開動了聽覺以後，又聽到了好些巨大而規律的節奏，他試圖分辨那些是心律、呼吸與胃腸的蠕動，也不知道對不對。有史以來，能夠重溫胎兒時

期舊夢的，自己大概是第一個吧！這眞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地方，不必呼吸、不必進食、甚至不必排泄，一切全靠媽媽代勞，眞是懶得可以。媽媽眞是偉大啊！他已經有點不想再出來了。

日復一日，形體慢慢地成長，又過了一個月，原來的新鮮感消失了，現在只是覺得極度的無聊與寂寞。算算日子，還有一百多天才能重見天日，然後還要再過二十年才能和秋水見面！太久了，自己絕對熬不了那麼久！怎麼辦呢？

「亞當一號，將我所有的感官關閉二十五年，進入大腦冬眠狀態，二十五年後再把我叫醒。」

一眨眼之間，他發現自己已經處於一個空空如也的房間之中，變成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了。可是爲什麼被關在這裏呢？他的家人呢？

「亞當一號，幫我熟悉這裏的環境，報告一切相關資料。」他又再度開始用思想波與亞當一號聯絡了。

「亞當一號報告，您現在的位置在樣本行星東經一百三十五度，北緯二十八

度。過去的二十四年九個月您一直是被父母當作白痴來養大的，所以現在才會被關在這裏。如果您想改變目前處境的話，一切必須靠自己的努力，我無法提供任何實質上的幫助。」

「秋水呢？她還好吧？」

「周齊現在二十四歲，位置在西經九十七度，北緯四十三度，M大學哲學研究所三年級。」

江規範心中很篤定了，他耐心地等到送飯的時間，突然開口對着僕人講了一大串話，引得家人全都圍了過來，大家都認爲這簡直是奇蹟！一個被認定是無藥可救的白痴，竟然會在一夜之間變得如此正常！

在家裏生活了一段時間，適應了這個世界的一切之後，他終於辭別了家人，靠著亞當一號的指引，來到了M大學。

雖然明知秋水就在附近，他還是按捺住了衝動，在校園中徘徊遊蕩了好些天，希望能找到一個最自然的機會再與她見面。這一天傍晚，願望終於快實現了，他總算又再見到了秋水——二十四歲的秋水！

眼看着她和幾個同學慢慢地走過校園的一角，經過了自己的身旁，可是對於他的存在卻又視若無睹！他要強忍着才能夠不大喊出來，只因爲他也明白，在這個秋水的記憶之中，到目前爲止自己還等於是不存在的。

他跟在後面，最後看到他們全都進了一間裝飾豪華的大廳之中。原來這裏正在舉行迎新晚會，又是迎新晚會！

江規範悄悄地走進去，看見大廳裏頭已經擠滿了好多人。秋水的踪跡早已消失在人羣之中，何況燈光又暗了下來。

他失望地慢慢走到角落，又是習慣性地靠着柱子，眼光毫無目標地掃描着每一個人。突然之間，在另外一個角落，他終於又看到了那雙在黑暗中閃爍着的大眼睛，那雙他永遠忘不了的充滿靈氣的眼睛！他僵立了好久，才鼓足了勇氣慢慢地走過去，到了她的面前，很紳士地做了一個邀舞的動作。她抬起頭看了看，然後大方地站了起來，把手交給了他，讓他輕輕地拉進了舞池之中。

面對着她了，江規範心中有着說不出來的感覺，可是一時卻又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正在猶豫的時候，她卻很爽朗地先開口了：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好像從來都沒有在學校見過你？」

「我……我姓江，江規範……」

「規範，是你的本名嗎？從這個名字，我就可以猜出你是物理系的學生！對不對？」

「沒錯……我是讀物理的，不過並不是貴校的物理系。我是跟一位朋友一起來的。」她當然不知道，這個朋友就是她自己。

「怪不得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妳也是物理系的學生嗎？」好一個明知故問。

「不！我主修的是哲學，不過我們學哲學的人，很需要多瞭解一些自然科學的內容和最新的發展，所以我對物理也很有興趣，以後還要向你多多請教呢！」

像極了秋水的聲音，像極了秋水的口氣，甚至連一字一句都是似曾相識的。江規範的心中突然感到了無比的激動。秋水並沒有離開我，她又在我的懷抱中了。

他不再說話，只是默默地望着她，眼光中卻流露出了強烈的激情。她本來有些羞澀，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但是在不經意的一瞥之後，卻好像也感到了這雙凝視

着自己的眼睛似乎並不陌生，於是也回報了她那無比溫柔的眼神。刹那之間兩人彷彿從目光之中交換了所有無聲的訊息了！她又低下了頭，任由他摟在懷中，兩人映在牆壁上的身影漸漸地融合在一起，分不開了……

江規範無法說明自己的身分，也不能提出任何的學位證明。但是，在經過了他與M大學物理系的幾位資深教授長談之後，總算破例地被接受爲客座研究員。一位老教授在面談之後，拍着他的肩膀，一面搖頭一面說道：「現代物理學的高度發展，使得一位學者至少要在名師的指導之下苦讀十年，再置身於一流的研究環境之中工作十幾年，這才能夠稍有小成。你這個年輕小伙子，卻不知道是從那裏冒出來的！不可思議！眞是不可思議！」

江規範聽了，心裏只是在想，那是因爲你不認識我們世界中的愛因斯坦，才會這麼少見多怪！

這些教授們對於江規範物理學知識的廣博程度驚訝不已，他的心中卻一直暗暗地感到好笑。誰會知道呢，他只是一直在轉述着亞當系統中的程式內容而已。

對他而言，這個世界的物理學簡直太無聊了。他只要每幾個月把亞當系統的內容稍微再透露一點點，就是轟動世界的大發現了。他在二十五歲這一年之間，就發表了六篇原創性的論文，一下子成了全世界公認的天才人物，也因而確立了他在物理學界的領導地位。不過他總是以專心研究作爲藉口，推掉了一切無謂的應酬，以便能夠多些時間和秋水在一起。也只有在秋水身邊的時候，他才能暫時忘掉這一切只是虛幻的世界中的幻覺而已。

周齊，這個世界的秋水，在拿到了博士學位以後，也留在M大學教書。她所創立的心靈哲學愈來愈受重視，已經漸漸成爲這個世界哲學的主流。江規範在一旁冷眼地觀察，心中卻暗暗吃驚不已。這一切都太熟悉了！跟秋水當初的際遇幾乎完全一樣。他害怕有一天又會因爲某種不明的原因而失去她，更怕一不小心被她知道了兩人的眞實身分。如果讓她發現到，他就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而她卻只是一部電腦所模擬出來的隨機幻象，那麼對她將是多嚴重的羞辱與打擊啊！

江規範一直小心翼翼，儘量表現得和普通人一樣，甚至與亞當一號的思想波通訊也減到了最少的程度。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他也愈來愈滿足於這樣的生活。還

有什麼能比跟秋水在一起更美好的呢？他似乎已經開始漸漸地忘記自己的眞實身分了。

不久之後，他也發現到，這個世界的秋水同樣是有着驚人的直覺與精神感應力。而她的心靈哲學理論，也已經隱隱地點明了這個世界虛幻的本質。她已開始懷疑，生命、思想、意識、感情和自由意志，很可能是由外在的一種力量所賦予的，並且她認爲，這種外在的力量，一定是有着某種神秘的目的。她現在的努力，就是希望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把這個力量的本質和成因發掘出來。

江規範有時也不禁感到很諷刺，因爲這個力量的主宰其實一直就在她自己的身邊！但是他也明白，這個秘密卻是絕對不可以讓她知道的。不過，秋水的基因密碼與記憶似乎在她的體內不斷地重現，會不會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了這一切呢？他已經有過一次失去秋水的慘痛經驗，絕對不能讓這個悲劇再次重演了！他一定要盡一切的力量阻止這個也許會發生在她身上的惡運，不能讓她再突然地離開他了！

在有意與無意之間，他會儘量試圖轉移她的注意力，希望她不要再去窮究那些後設的問題。他寧願向她多透露一些亞當系統中所設定的各種定律，希望她能夠在

驚嘆這個世界的奇妙結構之餘，就無暇再顧及它背後的意義了。當然，他所作的努力，多少還是有點效果的……

■ ■ ■

西沉的紫日，在天際間綴出了無數豔麗的晚霞，遠處海天交界的地方，海水也被染成了紫黝黝的色彩。隨着距離的拉近，海面的顏色照着太陽光譜的色調而遞變，一直到了海岸旁，衝擊着藏青色怪石的已經是酒紅色的浪濤了。

他輕摟着她，坐在一塊平坦的風化岩上，細細地品味着自己所接收到的各種明顯的感覺。眼中閃動的光影，是海面反映的滿天紫霞，耳中的浪濤聲，是海水永恆脈動的旋律，臂彎中的秋水，秋水身上淡淡的幽香，還有海風的吹拂，海水的氣息，甚至連舌尖也感覺到了海水酸中帶鹹的滋味！這一切的感覺明明都是這麼地眞實，卻又偏偏是那麼地虛幻！他開始在心中默默地告訴自己，不要總是想到這一切只是電腦所模擬出來的虛幻世界，爲什麼不可以認爲以前那些不愉快的回憶反而是一場夢呢？誰又能夠證明，現在的一切不比以往的種種更爲眞實呢？

當他收回了雜亂的思緒之後，才發現身邊的秋水正在輕輕地喃喃自語：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他猛然一驚，這是般若系的波羅蜜多心經，怎麼這個世界中的秋水竟然也會知道呢？難道秋水潛在的記憶已經全都要浮現出來了嗎？他要趕快想辦法，趕快打斷她的思緒！

「我們能不能談一點輕鬆的話題呢？結婚以後，還難得有這麼逍遙的時光。我沒有把海浪想成是流體力學中的現象，妳也不要認爲我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只是幻覺，好不好？」

「嘻嘻，好吧！今天就做一次乖乖聽話的小婦人，不再跟你爭辯了。但是，可有什麼獎勵嗎？」

「當然有，先把眼睛閉起來！」

凝視她閉上的雙眼，長長彎彎的睫毛好像有生命一樣微微顫動着。他忍不住低

下了頭，把嘴唇輕輕貼了上去，慢慢又再滑下來，經過了她雕像般高挺的鼻梁，最後停留在兩片灼熱而豐滿的紅唇之上，就沒有再移開了……

誰說這是虛幻的世界，這才是最眞實的人生！以往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現在這場噩夢終於已經醒了！我一定要好好地把握住這個眞實而幸福的人生，絕對不要再失去了！這裏有我的秋水，這裏有我的一切，這裏才是我的世界……

「亞當一號呼叫江博士，一個小時的人機全識接觸時間馬上就要到了，請準備結束接觸。我會把您的形體安排成自然死亡的狀態，完全不違反任何的自然規律。」

在江規範腦中突然響起的聲音，把這一場最美麗的幻夢驚醒了！他用力推開秋水，臉上現出無比驚恐的表情，現在再也顧不了那麼多了，他放聲大喊道：

「你給我滾開，我再也不要回去了！注意聽着，我是江博士，我有執行程式的最高權力！我命令你將我在這裏的時間延長到無限，再把我和你的思想波通訊網路永遠切斷！我再也不要被你打擾了！趕快執行我的命令！」

「亞當一號報告，請求照准，通訊就此結束——」

他臉上冒出了一根根的青筋，汗水也已經浸透了全身。直到腦中的聲音完全消失了以後，才虛脫地倒臥到岩石上，緊閉着雙眼，大口喘着氣，拼命想把剛才那恐怖的一幕從腦海中揮去。

過了好久好久，他才悠悠地轉醒過來，看到秋水還在他的身旁，可是凝視着他的雙眼之中卻已經充滿了淚水……

「告訴我是誰在叫你！我已經感覺到了！剛才在你的大腦前葉，有外界的訊號在與你溝通，別問我是怎麼知道的，我就是感覺到了！」

她伸出了右手緊緊地按住他的額頭，又繼續說道：

「我全明白了，現在你的思想已經完全映在我的腦中了！唉！我早就有預感，其實我的理論也可以算是對了！可是……可是，我卻從來沒有想到竟然就是你……」

「秋水！不，齊！不是，不是我！我跟妳是一樣的，一樣的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思想有感情！不要相信妳剛才所感應到的，那全部都只是我的幻想，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有了。我不是妳的創造者，我只是妳的丈夫！我和妳一樣的眞實，或者妳要說我們都是同樣的虛幻也可以！相信我……相信我……」

「不用再說了，沒有用了！我自然知道我所感應的全都是眞的！長久以來，我一直在追尋我要找的證據，但是沒想到證實了以後竟然使我感到這麼痛苦！我現在只是覺得無比的羞辱和悲憤——自以爲是宇宙中最高等的生命，自以爲有智慧、有感覺、有思想、有意識，自以爲正在研究宇宙和人生的大問題！沒想到這一切竟然都是假的！全都只是一部機器在運作時各種符號所表現出來的假象而已！精神？靈魂？也只不過是程式在執行時數位資料的排列組合罷了！甚至我自己的形體，我自己的心靈，也都是依照莊秋水的一切直接複製出來的！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永遠都被她的幽靈在背後操縱着！你難道不知道嗎？你用符號代替了生命，這本身就是一種罪惡！我告訴你，像這種傀儡似的生命，我認爲實在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妳不是傀儡！我給了妳自由意志！妳能自由自主地思考懷疑行動追尋探索！妳也有自己的感情，可以主動地表現出喜怒哀樂愛欲惡！這就是一個眞實的生命、一個眞實的靈魂，不要放棄！不要走！不要離開我……不要……不要……不——」

抱着她冰冷的身軀，江規範再度感受到了那種撕心裂肺的悲慟！看看頭頂的星空，身邊的海水，腳底的岩石，一切都還是和剛才一樣的。可是不一樣的是秋水的生命已經不存在了，生命又再度遠離她的軀殼了！

「秋水又走了，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值得再留戀的了！亞當一號，我現在已經準備好，可以結束接觸了！」

「……」

「亞當一號，我是江博士，回答我——」

「……」

「哈哈哈哈哈！荒唐！我竟然被困在這裏了！別以爲你不再理我，我就沒有辦法回去了！我是江博士，我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在這個世界裏，沒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難得倒我的！」

他輕輕地，無比溫柔地把她放下，又默默地凝視了良久。突然之間，猛地抬起頭，發出了一聲淒厲至極的長嘯！然後立刻發足狂奔，用盡了全身所有的氣力，終於衝到了後面的斷崖之上，看見了底下一塊一塊嶙峋的怪石，但是他卻毫不猶豫，

縱身一跳，對準了秋水的所在俯衝下去，口中還拚命狂喊道——秋水——我——愛——妳——

無比的痛楚使意識離開了身軀，開始在迷迷濛濛的空間中來回地飄蕩著。然後又感到整個人彷彿被捲到了一個永不止息的漩渦裏面，四周都是五彩繽紛的雜亂條紋，還有着數不清的閃光、火花、爆裂與摩擦的噪音。他不斷地被捲進去，捲進去，漩渦愈來愈小，條紋愈來愈暗，聲音愈來愈低，愈小……愈暗……愈低……愈小……愈暗……愈低……

□□□

江規範張開了眼睛，發現自己仍然帶着頭盔仰臥在終端機前面，全身淌着冷汗，耳中嗡嗡作響，眼裏似乎還殘留着各種雜亂的影像。他吃力地坐起來，看到顯像器上充滿了各種的錯誤訊息與零亂數字，就知道整個的亞當系統已經不存在了。

再看看計時器，從進入程式到現在，只不過七十幾分鐘，但是對他而言卻是恍如隔

世了！他做夢也想不到，在一個電腦所模擬的世界裏面，竟然又會嘗到了一次天人永隔的斷腸滋味！

「唉！假作眞時眞亦假，裏外的世界根本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樣的眞，一樣的假，一樣的沒有了秋水！算了吧！這些日子我一直都在欺騙自己，沒有了秋水，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意義呢？還有什麼意義呢？」

靜靜地坐在終端機前，他伸出了左手平放在壓電晶體的鍵盤上，看着自己的生命一點一滴地從割開的手腕中慢慢地流出來，緩緩地滲入了鍵與鍵之間的細縫中，去滋潤他一生中最大的傑作與敗筆。一生的經歷，也在紅色的生命之泉中一幕幕地又浮現了，他珍惜地重溫着這一切的悲歡離合，大概是最後一次了，以後這些記憶也許就要隨着他的生命而永遠消失了吧．．．．．．．．

終於意識變得模糊，記憶也開始淡化了，再也支持不住，一下子重重地跌落到了地上。他的心中很明白，死神已經開始在溫柔地擁抱他了，但是他的肉體卻感覺

到了無比的輕鬆，心情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平靜。因爲現在他已深信，偉大的死神絕對可以把他解脫到另外一個世界去，而在那個也許更眞實的世界裏，一定還有一個秋水在永遠地等着他……

評註

周浩正

這是一篇用力頗深的作品。

就內容結構而言，層次分明，而在情節推演中，使讀者不自覺地一點一點接受了作者佈下的陷阱，根據已知的科學常識，運用文字創造出來的虛擬的術語，造成一種可信的幻覺，讓人發生一種「可能夢想成眞」的信任感，而使整篇小說具備了一定程度的說服力。作者淵博的科學與玄學知識，架構出一個廣闊的科幻空間。

男女主角的名字—江規範與莊秋水，就象徵了兩個對立而又互依的世界。

「宇宙演化的同態模擬」及「易形模型」是非常突出的創意，而莊秋水的「自由意志」則使江規範的實驗，終於有了轉機，似乎暗喻着科學與玄學在尖銳衝突之中，仍有相互借重之處。小說的主旨，也許在試着闡明這一點作者的領悟吧。

兩個世界，在男（陽）女（陰）的「愛」中溝通了。江規範的兩度殉情，無非是講故事

的人想以「情」來調和世間矛盾的最後手段吧。

在略顯枯悶的冗長理論夾敍出一則愛情故事裏面，細心的讀者或許想問：在江規範決定「人機全識接觸」，進入莊秋水化身的周齊身邊時，同態模擬實驗中的「江規範」的化身，到那裏去了？

葉李華，雲南昆明人，民國五十一年生於台灣，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現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攻讀物理。

老埃的故事

賀景濱

一、想像的極限

先回答下面這個問題：

人類的想像力有極限嗎？

如果有，這個極限的疆界在那裏？

天馬行空的想像怎麼可能有極限呢？長久以來，想像一直被視爲比太陽能還豐富的資源。在我們理所當然的觀念中，捉摸不定的想像是倏忽來去的蜀山劍俠，也是縹緲無迹的楚澤雲雨。自從想像出現於人腦的進化過程中，悲歡離合的人間便分裂成兩個世界。在想像的世界裏，飛象可以過河，北溟之魚可以爲鯤爲鵬；孫悟空變成了牛魔王，愛麗絲穿過了穿衣鏡，格列佛來到了小人國；辛巴達獨力對付奇形

異狀的妖魔怪獸，而唐吉訶德卻差點喪生於惡魔的葉片下；到了最後，法蘭茲卡夫卡一覺醒來，甚至發現自己變成了一條蟲。（我有一個朋友就沒這麼幸運，他一覺醒來，卻發現自己變成一條義大利麵。多年來，他一直以此證明，人不僅可以變成動物，也可以變成食物。）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會怎麼發展下去呢？當H．G．威爾斯終於想像出時光機器，準備破壞人類的邏輯理性後，我們又將如何捍衛意識所立足的最後一丁點現實呢？

自然，當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的時候，你不可能既在場目睹孟姜女的泣顏，卻又同時還沒有出生。然而，光是用邏輯的矛盾律和一致性來證明時光旅行之不可能，看來並不夠充分。一來因爲時光機器本身，就是用來摧毀邏輯現實的武器。二來，儘管愛因斯坦在狹義相對論裏，已經揭露光速是宇宙中最快速的運動，但是最近傳聞，中國大陸的科學家，似乎已觀察到比光速更快的運動現象。

中國的科學家爲什麼老是喜歡跟相對論作對呢？不，問題的焦點不在這裏。因爲這則傳聞，很可能像大陸上的其他運動一樣，隨卽灰飛煙滅。（或者，這個科學家只是要暗示我們，所謂比光速更快的運動，亦卽人類理性眼中的荒謬運動，其實是指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

不論如何，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在想像的世界裏，默許了時光機器的存在。一如我們爲許多宗教搭起繽紛撩目的殿堂，威爾斯也爲時光機器建造了大量生產的廠房。在那棟撫慰人心的空中樓閣裏，有許多不必多加思考的作業員，忙着編織時光旅行的風流韻事，企圖爲健忘的心靈帶來一絲傷感式的歷史教訓。（據我所知，史蒂芬史匹柏算得上其中優秀的工人之一。）

於是漫無邊際的想像突破了時間向度的限制，再次遨遊於浩瀚的宇宙中，直到有一天，發現自己撞到了牆壁爲止。

二、發生了什麼事？

想像到底碰到了什麼難題，弄得自己如此狼狽呢？

這個難題就是：如何想像外星智慧生物的形貌？

可憐的想像這回傻眼了。

根據計算，整個宇宙大約有一百萬個科技文明；換句話說，每個文明之間的平均距離是三百光年。一百萬不是個小數目，能夠想像這一百萬個文明世界的生活面貌，實在是充滿愉快的挑戰。例如，他們平常吃些什麼？他們的電視節目好看嗎？或者，他們肯告訴我們下一期的彩劵號碼嗎？

類似這樣的問題，的確叫人興起無限的憧憬，不幸的是，我們竟無法想像出他們的長相！

看看那些貧乏的想像所描繪出來的藍圖吧！好萊塢算得上最喜歡製造外星生物的工廠，然而其品質之庸劣，卻往往令人不忍卒睹。喬治盧卡斯所塑造的侏儒戰士，其實只是一羣頑皮可愛的小毛猴。即使在「異形（Alien）」一片中，那些猙獰獠牙的小怪獸，誰也知道是由蠶蛹孵化出的蜘蛛精。類似這樣的生物，跟從前辛巴達面對的怪獸，又有什麼兩樣？其他失敗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他們要不是人模人樣，就是地球生物的混合體。

怎麼可能呢？外星的智慧生物怎麼可能是這副長相？在跟地球條件差異這麼遙遠的星球上，怎麼可能孕育出跟地球的生命形態沒什麼差別的生物？不同的重力、

不同的氣壓、不同的溫濕度、不同的地質元素、不同的氣體構成、不同的進化環境……怎麼會受到如此嚴重的忽視呢？

還記得探險家初抵澳洲時目瞪口呆的情景吧！自詡文明的歐洲人在沒有親眼看到袋鼠和無尾熊之前，根本就沒想像到，這世界上還有一種叫做「有袋類」的動物。不過是以區區海洋相隔的大陸，都會造成想像眞空的海溝，何況是以天河相隔，以光年相距的星球！

無遠弗屆的想像，這回到底犯了什麼錯誤，以致於無法超越幾百光年的距離，看清外星生物的模樣呢？

這個錯誤，說起來，其實跟上帝從前造人時所犯的錯誤一樣，那就是「用祂的形象造人」。

用我們的形象製造外星智慧生物，結果就造出了那個老是吵着要回家的E・T。史匹柏不過是把自己老化的容顏稍加扭曲，配上自己童年時的身材，便產生了畸零惹人憐的「外星人」。

另一個錯誤來自製造者的怠惰和因循苟且。其他不像人的外星生物大抵皆源於

此。疏於思考的想像者，只願遵循從前製造人面獅身獸或人頭馬的複合原則，來製造他們心目中的外星智慧生物。只要把地球上現成的生物斬頭去尾拼湊起來，一大堆辛巴達式的怪獸便插上「外星生物」的名牌沿街叫賣了。

很可惜，首先指出上述錯誤的不是我本人，而是盤據於李伯夢身上的老埃。

三、誰是老埃？

老埃就是時常向李伯夢抗議，叫他不要扭曲其面貌的外星智慧生物。他可能來自尚未發現的烏茲行星；相傳該王國不僅奇特而且遙遠，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地方。

爲什麼叫他老埃？

因爲老埃是個不合理的存在。

我還記得，李伯夢第一次發現老埃的存在，是在十年前某個寒冷的下午。那個下午，數學課本首次出現了無理數 i。

如果課本上蹦出的只是個小寫的英文字母，那也罷了。偏偏這個 i 的來源是正

常得不能再自然的偶然。因爲未知數 x 的平方等於 -1，於是 i 便誕生了。李伯夢環顧四周，只見班上的同學，隨着老師的講解，一步一步走進 i 的循環陷阱裏；頓時，某種不可名狀的孤獨和沉默，扯着他逐漸飄離現實。等他再度凝視書本時，彷彿看到 i 擠眉弄眼的表情，並且在絕對的靜默中，不時發出唉唉的嘲笑聲。

起初，李伯夢還誤以爲 i 是從現實通往荒謬或幻境的介子。眞是這樣，事情倒也好辦。因爲如此一來，幻境就算不可知，畢竟還保留住一片渾沌的原野等待我們去開拓。可惜，i 既不是介子，也不等於荒謬。當一個方程式無解時，我們可以稱呼這種邏輯現實上不存在的現象爲「荒謬」。然而 i 卻是個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以獨特且寂寞的邏輯，隸屬於「現實中不存在的存在」。（誰能在現實中找到實存的 i，或與 i 相對應的事物，或足以清楚解釋 i 的本質？）除此之外，它還發展出獨立的運算法則。從 i 到 i 的四次方，一如佛家眼中的生老病死，形成滾滾不息的輪迴，跟有理數的線性運算本質涇渭分明。

所有的數字中，能夠跟 i 分庭抗禮的，恐怕只有那個奇怪的「零」了。聰明的阿拉伯人，巧妙地用一個圓圈代表某種不可知且不存在的意義。如果你認爲那個圓

圈，只是表示所有的虛無或非存有，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我們對虛無或非存有的瞭解，也幾乎等於零。眞正的非存有，怎麼會以零的實存狀態出現於我們腦中呢？）何況那個神秘的圓圈，除了包容萬物，讓萬物化爲一縷歎息的輕煙外，似乎還揹負着介子或關口的任務。零不僅是區別現實與荒謬的分界點（十的零次方等於一，而零的零次方無意義）；同時，零也是從自然的實存通往幻境i的把關大將。

當我們要想像某個不存在生物的形貌時，馬上就聽到「零」沉默哀傷的歎息。

當我們要想像某個存在卻不可知的生物時，立刻傳來「i」調皮嘲弄的笑聲。

只因爲一次偶然的運算，毫無道理的i，或者說是遙不可及的i便降臨了人間，並且盤據在人類的腦海中。能夠跟這椿奇蹟媲美的，恐怕只有生命誕生這麼神秘的事件而已。

不幸，當李伯夢略懂以上這些人事時，已經太晚了。從那個寒冷的下午開始，來自烏茲行星的老埃，便已潛入他的體內，並且蟄伏了十年之久。

四、老埃說話了

十年後一個傾盆大雨的下午，李伯夢瑟縮在一家亮麗典雅的咖啡店裏，無聊地等候莉莉時，老埃出現了。

那是一家揉合了法式復古風味和前衞藝術觀念的餐廳。落地窗擦拭得乾乾淨淨，透明得仿如不存在，過往的行人一不留心，有時要等捱到玻璃牆時，才會猛然驚覺過來，而後尷尬地走開。碰到這種情形，往往是李伯夢最開心的時候，於是他會再添一杯咖啡，加上一塊水蜜桃蛋糕，自個兒靜靜地回味其中的樂趣。要是心情跟外頭的陽光一樣美好，有時他會對着迎面而來的漂亮女郎做鬼臉，欣賞他們花容失色或百惑不解的表情。那種預知後果的滋味，簡直就讓你覺得你在統治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在你控制下進行。隔着一層玻璃，雖然聽不到她們嘴中的詛咒和嘟囔，不過他也可以猜得到，那些話不外是「無聊」「死相」「好噁心喲」之類的字眼。饒是如此，李伯夢猜想，她們心裏還是會因受到意外的逗弄，而不由自主地生出虛榮的光圈。那種虛榮不僅意味着「我還美麗」，而且也再次證實自己的存在受到不相關男子的輕浮肯定。

莉莉是李伯夢所見的唯一例外。有一天，她初睹李伯夢的鬼臉後，卻一言不

發，逕自走進店裏，坐到他對面，神色自若叫了杯咖啡，隨卽滔滔不絕地指責他行爲的不當。其中微言大義，不外是說這種視女人爲玩物的態度下，其實躲藏着其心可誅的沙文理念。李伯夢很訝異，一個人竟然可以把如此簡單的道理用這麼多話表現出來，而且流暢得一無頓處，簡直可以媲美卡爾馬克斯對「資本」兩個字思考所留下的痕迹。十分鐘後，他才得以插嘴問知她的大名。二十分鐘後，李伯夢打消了用現代人的疏離意識爲自己的行爲辯解的念頭。果然，一個小時後，他得到了她的電話號碼。

那個號碼爲他帶來了近半年的甜蜜時光。雖然戀愛的感覺，使得生活變成柔焦的慢鏡頭，緩緩推向帶着問號的未來，然而事情似乎仍在他能掌握的情況下進行，直到老埃出現的那個下午爲止。

那個下午，玻璃牆外的西北雨像是在潑水，而不是在下雨。雨珠敲打玻璃和地面的聲音，亂得像是阿諾荀白格的無調音樂。一切都不像眞的，大雨把現實淋得濕濘濘，淋得連跑步穿越馬路的人影，都有如隨風雨飄搖的幽靈。李伯夢痴痴地望着窗外，直到咖啡散盡了最後一口熱氣，才被莉莉落座的聲響喚回現實。

窗外有什麼東西抓住了李伯夢的眼光嗎？不，不是的，窗外除了黏搭搭、濕濘濘的街景，連一隻落難的小鳥也沒有，李伯夢的眼神，只不過一時失去了焦點，暫時無法從迷濛的雨中拉回罷了，正如我們突然置身於空蕩蕩的曠野中，因爲一下子無法聚焦而暫時失神一樣。這種狀態，並不表示我們爲大自然的美景而若有所思；事實上，當時我們腦中反而以空白的成分居多。

此刻李伯夢的眼睛盯着已然優雅坐下的莉莉。腦中卻依然空白一片。莉莉嫻熟地點起一支菸，跳躍的火光映着水綠的洋裝，誇張的墊肩襯出秀挺的頸項。李伯夢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眼前這幅畫。

「你怎麼啦？」莉莉開始覺得不對勁。因爲她從李伯夢迷濛的眼中，捕捉到一絲不可名狀的幽光。我們都知道，熱戀中的男女，最喜歡從對方的眼神裏捕捉那一點神秘莫測的心意。有的人可以從其中得到自己亟需的溫暖，也有人可以從中得知對方的背叛。於是再一次的肯定或否定，便成爲所有戀人蠅營追求的辯證課題。

但是李伯夢那一刹那的眼光，卻絕不是任何熱戀中的男女 所能散發出來的眼光。那樣的眼神，彷佛混合着某種詭異的迷惑和期待，越過莉莉淡妝的臉龐，投向

很遠很遠的地方。

「碰到什麼煩人的事嗎？」莉莉按捺下心中的不安，再度問道。她懂得在最適當的時刻，展現她嬌嗔的語氣。「告訴我，你在想什麼？」

費了好大的勁，李伯夢終於從口中迸出了幾個字：

「那很奇怪。」

他緩緩說道。眼光，仍注視着很遠很遠的地方。

五、奇怪什麼？

我相信，沒多少人能瞭解李伯夢的那句話。甚至我自己，也被這麼簡短的話嚇了一跳。

因爲那句話根本就不是李伯夢說的。說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如前所述的老埃。

十年來，我一直在想，老埃既然進入了李伯夢體內，會有什麼事發生呢？他到底想幹什麼？他會以什麼方式表現其生命形態？

當然，我不曾像好萊塢的電影工人那樣，認爲外星來的智慧生物，要不是給人

類帶來浩刼，就是爲人間送來溫暖的友情。類似這樣的想法，其實都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囿己之見。

不過，我也沒料到，蟄伏了這麼長一段時間，老埃冒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那很奇怪」。

正因爲這句話，益發使我肯定老埃不僅是個有智慧的外星生物，而且，還是個非常謹愼的傢伙。

爲什麼我敢口口聲聲，一再肯定老埃是個「有生命的東西」呢？

換句話說，我們憑什麼畫分生命和無生命的界標呢？

難道那句話，不也可能是李伯夢一時恍惚的無意識之語嗎？

爲了描繪老埃的生命現象，我勢必得把這一點交待清楚。

探究生命起源的奧秘，一直是糾纏人類的形上饑渴之一。此種饑渴所形成的焦慮，不僅時時逼問我們：「我從那裏來？」同時，也常常讓我們爲自己的處境感到尷尬、荒謬、可悲或好笑。當然，知道你來自何處，並不見得保證你將知道歸往何處。但是，對於一隻在迷宮中驚慌失措，四處亂竄的小老鼠而言，尋找進口跟尋找

出口，其實具有同等的解脫價值。

當哲學家和神學家最後不得不放棄尋求解答的努力後，當所有不可證明的天啓、預言或教訓淪爲現代人嘲諷的對象後，科學家接下了這支棒子。微觀物理對基本粒子的追踪，巨觀物理對宇宙的探索，還有生化學家對去氧核醣核酸排列的沉思，表面上看來，他們好像各自爲政的土撥鼠，自行挖掘着分歧錯雜的地道。這些地道，很可能在一夕之間，因爲某種新理論的爆炸而崩毀；也可能到最後，大家才會在地道的盡頭碰面，發覺原來所有的地道，都通向同一個交會終點。

那麼，到目前爲止，我們對生命的本質瞭解了多少呢？

相信生命起源於電光石火那一擊的科學家，曾經在實驗室裏模仿過上帝的行爲。他們把可能構成生命的物質放在一起通以電流；幾天後，竟然觀察到類似細胞的物質，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那個東西」似乎具有呑噬鄰近物質的能力和傾向！

我在這裏並不是要藉機宣揚生命起源於電擊說。我只是想藉這個例子說明，呑噬，其實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現象。

我們藉以判定生命和無生命的指標，其實並不是分裂和繁殖，而是呑噬。繁殖可能因個體的意志或種種不可抗力的因素而中止。然而，只要生命存在一天，呑噬活動絕不可能中斷。有的生命呑噬無生命的物質；有的生命則呑噬其他的生命。中國人有一句形容死者、安慰生者的話，最能傳達其中的奧妙。每逢喪葬場合，我們常聽到的話是：「不要再哭了，他既然無緣再跟我們一起吃飯，你就不要再難過了。」

吃飯只是呑噬活動的表現之一。我之所以認定老埃是個活生生的存在，正因爲他表現出強烈的呑噬行爲，雖然，他呑噬的是一種很奇怪的，叫做「思想」的東西。

這就是爲什麼他會冒出「那很奇怪」這句話的由來。十年來，他默默地咀嚼着李伯夢的一思一言一行，從李伯夢青春期青澀的夢想，到如今以成熟的社會禮儀周旋於泥淖中的一舉一動，這一切全屬老埃的呑噬之物。

十年不是彈指卽過的日子。在老埃早期的咀嚼中，那是充滿着甜蜜和苦澀滋味的日子。他記得，當時李伯夢充滿了稀奇古怪的好奇和憧憬。他知道，少年的李伯

夢最喜歡躲在學校後山的防空壕裏編織未來的花朵。他可以一次冥想整個下午，而後方拖着因冥想過度而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那些敷粉傅色的花朵中，包括「李伯夢海底四十日」、「李伯夢從軍記」、「李伯夢漂泊四海」之類的故事。幾乎後山的每一朵花，都包藏着他一段不爲人知的冒險。當春天來臨時，花朵的顏色漸漸變了，老埃覺察到李伯夢心中暗暗滲出一點一滴莫名所以的情愫。於是花朵變得嬌豔欲滴，引來了款款飛舞的蝴蝶。李伯夢的故事中首次出現了一位長髮微笑的少女。他爲她神魂顚倒，在午後的陽光下，幾乎融化了自己；在午夜的微醺中，他輕輕呼喚她的名字。他爲她編織一個個故事，而後望着花朵的搖曳而心碎。

老埃默默地凝視他度過這一段煎熬。兩年後，他目睹李伯夢身邊出現了一位短髮的女孩。他陪着他們走過蜿蜒的小徑，幾乎以爲小徑失去了盡頭，他們準備就這樣一直走下去。他分享着李伯夢隱隱蠕動的心靈被甜蜜和酸澀折磨得輾轉反側的幽幽飲泣。更重要的是，他牢記着他們彼此之間衝動的承諾，他攫住了他們的每一句誓言，生呑活剝地把每個字呑噬下去。雖然那時候他們三個其實都還沒有眞正明白對方話語的眞正意思。那時，在青年李伯夢的眼中，永恆似乎是只要憑着一己意志

就可以摘到的帽子。他當時並不知道，那頂帽子隨時可能被風刮走；此後的一生中，他注定將永遠涸迹於風塵中追逐那頂翻滾不息的帽子。

接着就發生了逮捕事件，他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們問他還有什麼同謀。他們問他對國家前途看法。他們問他那來的這些想法，他們問他……他們一直問個不停。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到最後李伯夢只會這麼回答。不知道。燈光亮得很，眼睛睜不開也閉不上。不知道，發問的人來了又走了又來了。不知道。花兒開了又謝了又開了。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那裏，我不知道何時可以出去，我不知道她人在那裏，我不知道爲何沒有一點訊息……

如今，經過這些年來的奔波和追逐，當李伯夢的花朵隨着歲月流轉而逐次凋逝的時候，老埃的記憶卻不曾褪色一絲一縷。在這個傾盆大雨的下午，他逆着雨水向上洄溯。他帶着李伯夢飄離現實，他帶着李伯夢俯視從前那一片繁華錦簇的花園。我們不要忘記，那裏的每一朵花，皆包藏着李伯夢的一個夢想、一個願望、一個期待、一個追求、一段想像中的羅曼史、或是一段永不爲人知的秘密。而今他在嘩嘩的雨聲中，重新檢視原本屬於他的奇花豔葩，心裏卻泛盪着異樣的感覺。時間的距

離(我們常常忘記這一點)使他覺得既遙遠又陌生。就是這種似曾相識卻又陌生遙遠的感覺，使得他緩緩吐出那幾個字。

那很奇怪。

六、莉莉怎麼辦？

莉莉可是一點也不奇怪。她在隱隱的不安中，正準備綻放出屬於母性的溫暖情懷。因爲她知道，眼前這位神經質的戀人，正處於極度不安的狀態中。如果她稍一處理不愼，很可能就此失去了眼前的一切。

是的，她太瞭解了，半年來，她雖不曾進入他的內心，不曾得知他腦中到底在想些什麼，但是她太瞭解他的所作所爲了。你永遠猜不到下一刻他可能做出什麼事來，你也永遠不知道，此刻他正盤旋着什麼念頭。他可能告訴你，他正要去看一部電影，下一刻卻在動物園門口出現。他說謊嗎？不，他只是變動得太快了，快得讓任何人都抓不住。那麼，她愛他嗎？這點她敢肯定。她愛他，正是那種夢幻般的氣息吸引住她。她要他，而他每次，總是瘋狂地對待她。那種瘋狂，迹近不要命的

愛，讓她深深感覺到，總有一天，她會失去他。

當天晚上，她摸索着解開他的扣子，像是爲了再一次證明她仍擁有他。她用雙手緊緊箍住他，用盡全身所有的力氣擁抱他，不，那還不夠，她用牙齒撕咬他，用指甲扯抓他，用火焰燃燒他。

她爲什麼這麼做？

因爲她知道，在他用記憶塡滿的過去裏，她不可能佔有一席之地。她要他記得她，只有利用現在，在他心上烙下未來的回憶。她要他永遠想念她，只有用這個方式，她才能永遠佔有他。

可惜這回，她又錯了。

我們不要忘記，在老埃的記憶空間裏，並沒有時間向度這回事。由於他的生命形態，永遠只是四次方的循環，因此他的記憶，即使一絲一縷也不曾褪色過。多年來，李伯夢飽受記憶的啃嚙和噬咬，正是因爲老埃的緣故。當眞實的事件，經過時間的篩洗，逐漸成爲人類所謂的「記憶」時，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數線上的一個實點，逐漸往後退去的過程。所謂「褪色的、模糊的記憶」，正是指那個實點正處於

往後飛逝的狀態中，正在接受時間的檢選。其中有些點，最後衝進了零的關口，不知所終。大部分的記憶下場不外如此，這就造成了所謂「被遺忘的記憶」。少數某些點，則退到無理數的循環圈裏；每隔一陣子，它會重新躍進你的腦子裏，這便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永恆的記憶」。

永恆的記憶，使得我們現時的存在，得以與過去保持某種若即若離的關聯，讓我們在這個荒涼的星球上，不致於顯得太過孤寂。而遺忘的、褪色的記憶，卻是人體的自動免疫功能之一。它使我們的存在，不致於痛苦得無法負擔。於是，當一個人愈快樂時，他遺忘得愈多；遺忘得愈多時，他愈快樂。當一個人完全遺忘時，那表示他不僅獲得了新生命，而且也變成了白痴。

莉莉錯了。錯在她以爲，她可以單獨進入李伯夢永恆的記憶中，如果沒有老埃，莉莉的努力顯然還有成功的機會。她可以用盡一切的溫柔，呑噬掉李伯夢所有的回憶。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老埃跟地球上的任何生命形態不一樣，他是個不合理的存在。

在黑暗中，老埃默默地注視莉莉的掙扎。他看着她翻過李伯夢的身子，他看着她摩挲李伯夢的每一寸皮肉，他看着她用從來未嘗有過的挑逗姿態撩撥李伯夢的欲望。然後，當他想到，這一切努力，都將歸諸徒勞時，不由得喟然歎了口氣。

「怎麼啦？」莉莉像是在一個狂亂迷惘的世界中，被一記歎息的重量所擊倒。她沿着歎息聲爬回現實，驚恐地注視前一刹那所撫所慰的情人。

李伯夢睜開眼睛，茫茫望着眼前的景象。月色從窗口斜斜灑進來，映着莉莉秀白的肌膚。漆黑和青白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顏色，現在卻巧妙地在房間裏融而爲一，在莉莉身上融而爲一。他瞪着她裸露的身子，那個前一刻他所緊緊擁抱的軀體，如今卻彷彿離他那麼遙遠。

「那很奇怪。」他喃喃說道。

她踡縮起身子，浸在他冷涼的眼神裏，羞辱絕望的眼淚，逐漸從眼角滲出來。

七、李伯夢怎麼辦？

現在李伯夢知道麻煩了。事情逐漸失去了控制，好像一切都不在他掌握下進行。

他知道他腦中有個古怪的「物體」，隨時對他的所思所言所行，發出嘲弄的唉唉笑聲。如今莉莉已離他遠去，憂傷爬滿了他的臉孔。然而那個笑聲還是不放過他。漸漸地，所有的事情都變成他眼中奇怪而嘲弄的對象。當他看到建築工人挑沙搬磚的忙碌相，他覺得既奇怪又好笑；當他聽到電視裏哀怨呼號的歌聲，他也覺得奇怪又好笑。他笑得愈大聲，他離人羣愈遠；當他闔不攏嘴時，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已離他而去。

我知道，老埃已經控制了李伯夢的腦袋。十年前，當老埃還是個對地球懵懂無知的小怪物時，他只能默默地咀嚼吞噬李伯夢送來的養分。透過李伯夢，他慢慢地探索這個世界。經過了十年光陰，他長大了，他成熟了，於是他反過來，以侵入者的姿態，開始控制李伯夢的思想和言行。

李伯夢就此心甘情願地受制於他嗎？

不，他想盡了各種辦法，企圖把老埃從體內驅逐出去。首先他想到用藥物。最簡便的藥物莫過於酒。於是他大量飲酒，以爲這樣就可以麻醉自己，不，麻醉老埃。如是一個月後，他宣告失敗了。

爲什麼？

因爲飲酒的念頭，同時也出自老埃。老埃知道，這個年輕人想用酒精遺忘過去，也想用酒精驅逐自己。於是他陪着他大飲特飲。他到那裏，他也跟到那裏；他喝多少，他也喝多少；連續一個月的夜晚，他們倆共同躑躅於街頭巷尾，通宵達旦買醉。有時候，酒場的歌聲還沒有斷，李伯夢已頹然趴倒於案上。這時候，老埃迷茫的醉眼會看到許多數線上的實點急速往後退去，飛入零的懷抱裏。他知道，他一定要做某種程度的讓步。否則，他極可能失去這個年輕人，同時也失去自己——他不可能單獨存活於這個星球上；畢竟，這個藍色的星球，並沒有他存在的位置。而且，不管怎麼樣，他也明白，人永遠是自己記憶的受害者，他只要抓住一些重要的記憶就夠了。

到了這個地步，難道李伯夢除了死亡之外，再沒有其他方法對付老埃嗎？

有。

李伯夢想到一個跟死亡很接近的東西，那就是鄉愁。

鄉愁是一種很奇怪的觀念和感覺，是一種對過去的懷念，也是一種對未來的渴求；換句話說，是一種將過去美化後的未來烏托邦。小孩子不會有鄉愁，因爲小孩

是沒有過去的人。然而，只要我們存活的夠久，足夠我們蓄累出一筆過去，那麼，那種「回家的衝動」就會悠然在耳邊響起。

回到那裏呢？偏偏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正因如此，迷宮中的老鼠注定要永遠四處亂竄，奔波不停。就是這種鄉愁的情緒，使得小老鼠無法分辨迷宮的進口和出口。

現在，李伯夢想道，既然老埃需要不時吞噬他的想法以維持其生命，如果他能釋放出一大批濃厚的鄉愁，讓老埃也產生歸鄉的衝動，不就可以把老埃逐出體內，讓他回到老家烏茲行星嗎？

於是，他開始大量閱讀詩集和天文書籍。他飢不擇食地從詩集裏摭取莫名的呻吟和情緒；在密密麻麻的天文圖上，他孜孜不倦地尋找老埃的故鄉。白天，他埋首於書堆；晚上，他對着星空發呆。直到有一天，他再度對着滿天的星星凝眸時，終於逼使老埃流下了兩滴思鄉的眼淚。

他哭什麼？

他想回家，卻束手無策。

八、無限大與無限小

爲什麼說他不可能回到家呢？

要想把這一點交待清楚，我勢必得再一次借用數學上幾個令人困惑的概念。

我還記得，從小學到中學，我的數學成績一直很優秀。雞兎同籠和植樹問題從來不曾難過我。（雖然，到現在我仍然奇怪，怎麼會有人把雞跟兎子關在一起，並且樂此不疲地數牠們的腳？除了老師會這麼做，我不曉得還有誰會做出這種事來。）隨後碰到循環小數和圓周率時，我確實猶豫了一陣子，不過還是很快跨過了那一道低欄。儘管我用肉眼找不到循環小數的存在位置，但是我知道，那畢竟是「可以理解」的數字。我們一生中，不是會碰到許多肉眼找不到的東西嗎？

後來出現了無理數，我像是碰到了打不到、抓不着的幽靈。但是我發現，只要我承認它的存在，還是可以對付接踵而來的方程式。

到了高一時，當課本上出現收斂數列和發散數列時，我整個人儍住了。那一次月考，我的成績第一次出現了紅字。而且，我記得很清楚，那個紅字是血腥的十三分。

我在那一道高欄下沉思了好久好久，始終弄不懂無限大和無限小是什麼意思。不管別人怎麼解說，不管自己翻徧了多少參考書，我就是不明白，那個 limit 和那個睡覺的8〔∞〕到底要把人帶到什麼地方去。接着又出現了更恐怖的Σ，這下我更糊塗了。將近兩個月裏，limit 和∞和Σ幾乎是我活生生的夢魘。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又躺在床上接受這個夢魘的折磨時，像是驀地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突然跳起來，衝到書桌前，把所有數列和級數的題目重頭逐條檢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如果有所謂「豁然開竅」的話，大約指的就是這回事。我想到阿基米德在浴缸裏發現浮力原理，光着屁股跑到街上的情景。那天晚上，我的心裏充滿了阿基米德的喜悅。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想大叫：我懂啦！

我眞的懂了嗎？其實，這幾年來我對無限大和無限小思考得愈多，我愈是迷糊。我當時所謂的開竅，原來只是懂得如何去應付課本上的習題而已。

是的，我可以運用有限的邏輯理性來判定何者爲收斂數列，何者爲發散數列。甚至我可以在數列後面塡上零或無限大〔∞〕做爲答案。但是無限大和無限小到底

是什麼意思？是宇宙的膨脹和粒子的崩陷萎縮嗎？如果是，那又會是什麼景況？我們有可能得知那種景況嗎？如果不能，我們又如何向無限大無限小交待呢？換句話說，我們又是如何構想出無限大和無限小這兩種觀念？

也許那個東西確是地球上每個人的極限。只要我們踏在這塊土地上，我們永遠不可能得知那個符號後面隱藏着什麼秘密。我們的知識和視野，注定是這個四度時空的囚徒。

但是在這裏，我願意借用發散數列的觀念，簡單地說明老埃流淚的原因。

如果老埃不是老埃，如果老埃是數線上任何一個有理點，那麼，當他想回家時，他可以藉着分裂或繁殖，構成一個無限大的發散數列，一直發散到他的老家烏茲行星上。

可惜老埃是個如無理數般的存在，他的生命不管經過幾個四次方的循環，最後還是要回復成 i 的本體。

這就是這個外星生物的悲哀！

飽受鄉愁折磨的老埃，原來是宇宙間永遠的浪子。

十、最後的武器

好了，既然連最接近死亡的鄉愁，都無法解決李伯夢日益膨脹的疏離感，看來李伯夢的命運，似乎只有淪爲老埃的俘虜，在宇宙間做個浮游的浪子了。

我知道有許多人不會苟同如此悲觀的結局。「還有愛啊！」他們叫道。是的，人間還有一種叫做愛的東西。它使我們有希望緊密地連接起來，共同對抗外星生物疏離的侵擾。人類每逢身處絕境時，最後想到的必定是愛的力量。所有的詩集頌歌裏，少不了這個字眼；戲劇、小說、電影的高潮，更喜歡用愛做爲打開僵局的鑰匙。曾幾何時，愛變得像治療感冒的口服液。似乎碰到任何人生的疑難雜症，只要打開一瓶喝下就夠了。

我也承認愛是一種能量，而且是比核子能更難控制的一種能量。正因如此，我不敢相信任何草率的、輕浮的、大量的、泛濫的愛，能夠解決什麼問題。當敎皇在梵蒂岡發出愛的祈禱時，有許多人走向「異端」的斷頭台；當法西斯的領導者爲他的國家民族爭取光榮時，有許多他所「摯愛」的子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甚至，當莉莉用盡她所有的力量愛撫李伯夢時，老埃還能夠在一旁發出冷漠的嘲笑聲。所

以，在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好好使用愛之前，最好不要輕易地把愛當作名牌服飾穿在身上。

因此，可憐的李伯夢，現在只剩下最後一樣武器足以對抗老埃了。

那樣武器，就是沉默。

許多年前，當奧狄賽通過海妖賽倫的島嶼時，要船員用蠟把耳朶封住。因爲賽倫是一羣奇怪的歌者，她們的歌聲會使男人忘了一切，最後帶走人們的性命。奧狄賽是惟一不用蠟封耳的勇士，不過他還是用鐵鍊把自己捆綁在船桅上。果然，他聽到了女妖曼妙的歌聲：「我們知道地球上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賽倫唱道，而且她們願把知識和智慧給予走向她們的人。奧狄賽因爲有鐵鍊而倖免於難，然而他的心靈卻由於渴盼而隱隱作痛。

荷馬筆下的賽倫，這次果眞失敗了嗎？

不，後來，卡夫卡發現，如今賽倫有一種比歌聲更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沉默。一個人或許可以逃得過她們的歌聲，但絕逃不過她們的沉默。因爲凡世沒有一樣東西可以遇着沉默而不粉碎的。

現在李伯夢總算明白了。既然他不能把老埃趕出體內，只有讓老埃粉碎至死一途。雖然十年來朝夕相處。已經使他們產生了某種默契和依戀，但是他沒有其他的選擇，他知道，只要他不思不言，斷絕了老埃的養分，只要他堅持得夠久，他總還有一絲成功的希望。

如今李伯夢眞的沉默不語了。我在書桌前仔細端詳李伯夢靜默的面容，彷彿可以聽到老埃瀕死掙扎的唉唉聲。

難道只有藉助沉默，才能消滅這個不合理的存在嗎？果眞如此，那麼，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如果或多或少都有老埃的影子，又該怎麼辦？

那個老埃，使得我們的距離愈來愈遠。愈來愈遠。

而沉默，粉碎的將不只是老埃而已。

想到這裏，我不由得又想起十年前，那個寒冷的下午。

評註

葉言都

這是一篇嘗試解答當前一切人類事務的宣言。數學，就是作者選中的鑰匙。

數學不同於其他科學，它是純粹抽象的，只存在於人類的想像之中。從一二三四在人的抽象思考中形成開始，數學的領域不斷擴大。當負數和平方根的觀念出現後，自然會產生「-1的平方根是什麼」的想法；然而依原有的數學符號系統，-1不可能有平方根。於是人類爲這個無法用原有符號系統表示的概念，取了一個新符號i，稱它爲無理數。

如果把純屬抽象思考的數學世界和我們實際生存的世界比較，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二者之間眞的有什麼關係嗎？數學中o與i這些符號所代表的觀念，也存在於實際的世界裏嗎？自古以來，許多智者藉着一種觀念、一種系統，設法說明這個世界。有的提出人道，有的選上神意，還有的說是進化、正反合、挑戰與反應等等。假如這些說法實際上都像盲人摸象，那麼從數學這套系統入手，又有何不可？

i本身是本文科學的因素，把i對應於人事，是本文幻想的部分。到這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科幻小說架構。

作者在文中毫不留情地抨擊了當前科幻作品的淺薄和浮濫，足以大快人心。對於當前的

科學、政治、教育、愛情、生活各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描寫。以本文的篇幅能容納這樣多的內容，實在不容易。而把一切歸之於「那很奇怪」，或者i這個「現實中不存在的存在」、「不合理的存在」，正是作者觀察過後鄭重的宣言。

文末提出的「沉默」，爲千里來龍點上睛瞳，也可算是一切問題的無解之解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但愚拙之極，勢必喪失當初願意採行愚拙的思考與判斷。作者便這樣把一個哲學的兩難式最後輕輕丟還給讀者，餘味無窮。

賀景濱，臺灣新竹人，民國四十七年生，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編輯工作，「老埃的故事」爲其首篇科幻創作。

臨時演員

謹將本文獻給瑞芬——一個老兵的女兒

蔡澔淇

1

嗚嗡，嗚嗡。

是飛行器的悶響。

空氣中隱隱伏藏着股窒悶的肅殺。

嗚嗡，嗚嗡。

兩個士兵肩上扛馱着沙袋，喲嘿着在樹林間前進。

嗚嗡，嗚嗡。

喲嘿，喲嘿。

一個士兵突然停下腳步，轉頭仰望遠處的樹梢。

天際一個黑點隱然逼近，逐漸擴大。

「快跑！」

那名士兵驚叫一聲，甩下肩頭沙袋，拔腿狂奔。

另一個士兵抬頭張望，滿臉駭異，腳步一個踉蹌，仆跌於地。他掙扎着起身，試圖逃開。

太遲了。

一排子彈由他身後噠噠掃射過來，在他背上爆開一排窟窿。他連打了幾個翻滾，僵躺於地面，眼睛瞪得銅鈴大。

前頭的士兵回頭看了一眼，倉惶地邊跑邊叫：「敵機來襲！」

他只叫了一聲。

另一排子彈蓋過了他的叫聲，在他身上濺起一片血花。

他在地上踡縮扭曲着身體，呻吟着。

呻吟逐漸轉爲哀嚎。

以樹枝掩蓋的防禦工事中，倏地鑽出一道人影，他先四下張望，再抬頭看了看，然後朝哀嚎着的傷兵衝了過去……

「卡！卡！卡！」

李導演由臺車上的導演椅跳了下來，怒不可遏地大吼：「老哥，拜託拜託，OK？第幾次了？」

正衝向傷兵的許臨彬緩緩停下腳步，尷尬的看着導演。

「算我求你，OK？不要跑得那麼『英勇』，OK？」雖才三十五、六歲，頭頂卻已微禿的李導演擺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那是他要調侃人的前兆。他不經意地摸了摸理成平頭以稍稍掩飾禿頭的頭殼，朝許臨彬說：「老哥，我知道你是老兵退伍，身經百戰，英勇的很。不過，現在是在拍戲，我們按劇本來，OK？能不能求求你，設想一下，你在碉堡內，聽到敵機掃射聲，然後是哀嚎聲。你跑出碉堡查看，先發現戰友受傷了，再抬頭，瞥見敵機仍在盤旋，可是，爲了搶救戰友，你冒着敵機掃射的危險，朝戰友跑過去。記住，是冒着敵機掃射的危險，別忘了敵機還在上頭啊！我們沒辦法請國防部派飛機支援，只能用搖控模型機暫代，可是，求求

你，用點腦筋，設想一下，OK？有一點敵情觀念嘛！你剛才那像是有敵機在上頭？簡直就像撞見老婆在偷漢子，想衝過去捉姦似的！」

李導演說着，對自己這個譬喻似覺頗爲滿意，自顧沙沙地笑了起來。

一笑，就是他嘲笑人時典型的笑法：笑彎了腰。

在場的工作人員已看慣了他那副德行，見怪不怪的在一旁等他笑個痛快。有些人則嘿嘿地陪着乾笑。

許臨彬仍尷尬的望着導演。

「我是有想到飛機在上頭啊！」他操着湖南腔的國語，輕聲謙卑地說。

「什麼飛機？」李導演總算停下了沙沙的笑聲。一轉眼，又端出一副怒容：「你是搞什麼飛機？別人擔心被敵機掃射，總會壓低身體跑，那像你，跑得那麼昂頭挺胸的？」

他說着，轉頭問拿着小黑板的場記：「小可，這是第幾個TAKE？」

「TAKE7，」小可說。不聽聲音，不曉得她是女的。

「你看，連着重拍了七遍，都在你這一關NG，」李導演忿忿地說：「這是我精

心設計的長拍鏡頭，由高角度俯拍，再CRANE下來，然後長距離的DOLLY IN跟拍，接着是超過一百八十度的PAN，長達六分鐘不分鏡一氣呵成。高難度的拍攝技巧都已經克服了，卻老是你這個臨時演員出狀況，太說不過去了嘛！爲了你NG了七次，兩次是你看鏡頭，一次你忘了四下張望，一次忘了抬頭看飛機，還有幾次則是跑得太『英勇』，眞不曉得你還有多少毛病可以犯？每NG一次就浪費五百多呎長底片，老哥，五百多呎長哩！還有，特技小組的爆破包，綁一次要二十分鐘，拍一次要花七千多塊，七千多塊！老哥！虧你還眞上過戰場，連這種簡單的戰爭戲都演不來！」

許臨彬只是訕訕的站着，謙卑的望着導演。

「副導，宣佈休息半小時，」李導演說：「叫武行盡快將爆破包弄好，半小時後重拍。」

趁副導四下吆喝時，李導演將場記拉到一旁去：「小可，妳表姊夫呢？」

「下山去了，三天後才會回來，」小可說：「找他幹嘛？」

「也沒什麼，」李導演搔了搔光溜溜的前額：「只是想麻煩他，再另外找個老

兵來演這段戲。」

「甭想了，」小可說：「他這個劇務可是我大伯千拜託萬拜託他才接下的，沒請他當製片，居然只當管小錢的劇務，他一肚子大便，你可別去觸他霉頭。眞的，他火大起來，會叫我大伯換導演的！反正啊，他老兄替我們預備了一星期的乾糧，已算仁至義盡了。至於另外找臨時演員，要嘛你跟特技小組的劉大哥談，不過，在這種鳥不生蛋的鬼地方，我看你就甭夢想了，跟那老傢伙多溝通，湊合着用吧！」

小可除了聲音之外，言行舉止簡直難以看出是女的。

「平常總覺得老兵滿街都是，一下子居然沒得找。」李導演說完，嘴裏仍咕噥着，顯然不知在詛咒什麼，又不敢罵出口來。

小可沒答理他，逕自轉身朝臨時搭起的演員休息棚走去。

2

狄皮遞過來一根煙，許臨彬默默接下，湊過頭去接火。

「沒見過那麼沒水準的導演，」狄皮將打火機塞入口袋內說：「沒風度又沒氣質，以爲自己到美國學過攝影就很跩了，呸！」

許臨彬淡然笑了笑，知道狄皮是在安慰他。

狄皮入電影圈才半年多，只是在打發時間等當兵，並沒有在這一行闖天下的打算，但因身手矯捷，在武行中頗受重用，雖沒受過什麼誇獎，卻也不曾挨過罵，他沒有理由埋怨導演。

「我也跟過三、四個導演了，沒一個說話像他那麼沒水準。」狄皮說着，瞄了許臨彬一眼。

「以前在軍中，挨的罵比這還慘，」許臨彬面無表情的說着，無意避開這話題。他想了想，又淡淡補上一句：「不過，很少有長官會嘲笑諷刺部下的。」

「就是啊！」狄皮附和着，不過臉上明顯的現出了感興趣的急切：「老哥，你參加過不少戰役吧？」

「多囉，」許臨彬哈了口煙：「十五歲在街上走，糊里糊塗的被拉去當娃娃兵，因爲兵籍不明，四下轉戰，像在打游擊；大陸失守，隨政府到臺灣，也在金門

碰上過八二三，到民國五十五年才趁精簡部隊時告病退了下來。參加過的戰役，恐怕不下千百次囉！」

狄皮滿臉欽羨的聽着，連煙都忘了抽。

「現在大概沒什麼機會打戰了，」狄皮惋惜的說：「沒有人敢打。」

「打戰有什麼好的？」許臨彬不屑的說：「要不是爲了演這部戲，我恨不得忘了自己打過戰呢！」

「說得也是，」狄皮說：「倒是那李導演，自己也沒上過戰場，竟敢笑你演得不好。」

許臨彬沒有答腔。

不遠處幾個臨時演員不知在談些什麼，忽然大笑起來，有一個還誇張的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滾。

許臨彬轉頭看了他們一眼，隨即回過頭來。

狄皮望着那羣笑鬧着的年輕人，沒有作聲。

「你怎麼不加入他們？」許臨彬問。

「誰，他們？」狄皮指了指那羣臨時演員：「幼稚。」

許臨彬沒再表示意見。

從接下這部戲開始，狄皮對他似乎就很禮遇，有事沒事老哥長老哥短的找他聊天。可能是狄皮眞的不屑與那羣年輕臨時演員爲伍，而大牌及小牌演員又各自有個小圈圈，不會答理臨時演員，因此，狄皮只有找老是獨處一隅的許臨彬了。

然而，許臨彬卻無法想得那麼單純。

十多年前，一個看來忠厚老實的年輕人老到他住處晃啊晃的，找他聊天，結果後來趁他午睡時，把他戎馬半生的退伍金，及十年雜役的血汗錢，悉數給摸走了。就只剩一張戰士授田證被那小鬼棄置在地上，其他或許有用的証件，也被竊一空。許臨彬悻悻地想，這年頭，再也不能信任年輕小伙子了。

可是狄皮對他似又一無所求，只想找他聊天打發時間。至少，看起來如此。

「我可是有一餐沒一餐喔！」許臨彬突然冒出一句。

「什麼？」狄皮困惑的問道。

「我說啊，我可是有一餐沒一餐的窮光蛋喔！」許臨彬仍像在證明什麼似的

說：「不是當清潔工，就是收破爛，不然就到跳蚤市場賣舊貨，典型的老兵下場，卻比其他老兵更窮，身邊一毛錢都沒有喔！」

狄皮怔怔的望着他，不曉得他怎麼突然說這些話，一時也不知應如何接口。

許臨彬察覺了自己的失態，想了想，改口說：「反正，各種卑賤的活兒都幹過了，挨這點罵，又算什麼？」

「可是，他沒有資格這麼嘲笑別人！」狄皮忿忿地說：「而且，他到美國只是學攝影，又不是科班出身的導演，也沒見識過眞正的戰爭，他憑什麼笑你？」

「或許剛才我眞的演得不好，」許臨彬平靜的說：「我的心理根本沒有投入，當然演不出味道來，當然要挨罵。不過，沒關係，等一下看我的，我保證要讓你們大開眼界！」

3

副導又在吆喝了。

許臨彬側身進入防禦工事內，煙還叼在嘴角。

剛才要進入防禦工事前，李導演又一把拉住他，再三叮嚀，要求他不要看鏡頭，當成眞在打戰，忘了攝影機的存在。

「你的戰友受傷了，敵機還在盤旋，你要如何去救他？把自己想成劇中的士兵，ＯＫ？想想你爲什麼來當兵？家人是否擔心你的安危？你該不該衝出去救他？如何衝出去？忘了攝影機，忘了是在拍戲，把自己想成劇中的士兵，ＯＫ？」

講得比唱的好聽，許臨彬恨恨的想，導戲才能是公認的瘸腳，吹牛皮講大道理倒頗有一套。

我什麼陣仗沒見過，還輪得到你這少年禿來教我如何演戰爭戲？還在衆人面前奚落我！出生入死了這麼多年，還要你來提醒我上戰場要有敵情觀念？我這就培養情緒，待會兒讓你刮目相看！

好朋友受傷，這種場面經歷太多了，許臨彬嘆了口氣。經歷戰火洗禮的人，誰沒有這種體驗？

嗚嗡，嗚嗡。

敵機逼臨的聲效又出現了。

他彷彿回到了當年的戰場。

沒錯，當年與他同一連隊的左啓華，同爲娃娃兵，同爲湖南人，同爲在路上被拉去當兵，便是在空襲時，被敵機掃射陣亡。他還記得左啓華那仍然稚氣的臉龐，因痛苦哀嚎而扭曲，在他伏身探視時，現出了驚惶、無助的眼神……

機槍掃射聲乍響。

哀嚎聲傳了過來。

令人心酸的，一聲痛過一聲的哀嚎。

是時候了，許臨彬想着，準備丟開香煙衝出去，卻發現香煙早已不知何時被甩掉，踩熄在地上了。

他衝出防禦工事，四下張望哀嚎聲的來源，覺得場景與剛才似不盡相同。他抬頭看了看，飛機的嗚嗡聲仍清晰可辨，不過在樹梢間沒發現飛機的踪影，因此他快步衝向仆倒在地上掙扎的傷兵。

他跑到半路時，突然一排子彈嗟嗟掃射過來，他迅速往側邊一滾，千鈞一髮的

躲過了這一波突襲。

好陰險的導演！他暗咒了一聲：想用這種方法製造效果！

他順勢匍匐前進，頭頂那架飛機又折了回來。

他注意到這架飛機比原本使用的遙控模型飛機大很多。

大得像是——像是眞的！

來眞的了？

他慌忙側滾到身旁一顆巨石邊，重重的喘着氣。

他靜靜的等飛機掠空而過後，緩緩抬頭環視四周。

攝影機不見了！

工作人員都不見了！

讓攝影機能快速跟拍的的軌道不見了！

草地上躺着的，不只是劇本中的兩個人，至少七、八人，哀嚎著的也不只一個人。

一塊大石上橫陳着一隻血淋淋的手臂。

他想站起身大叫導演，問清楚是怎麼回事，卻擔心這是導演的刻意安排，以製

造眞實效果。

他猶豫了半晌，決定按原先排演，朝最近的那個傷兵跑過去。

那名傷兵渾身是血，左手左腳不住的痙攣著，面朝下仆趴於地，像在哭泣似地痛苦哀嚎着。

許臨彬蹲在那傷兵身旁，輕輕的用手指頭觸碰他，發覺他衣服上的血溫熱濕黏，仍不斷湧冒出來。

他將那傷兵翻過身來。

是左啓華！

許臨彬惶然駭異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左啓華仍在哭泣哀嚎，鮮血佈滿了才十六歲的稚氣臉龐。

「我不要當兵！」左啓華哭着：「我要回家！媽！媽！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要當兵！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許臨彬駭然想起，那正是他當年目睹左啓華受傷的慘狀。

他還記得，過了不久，敵機的另一排子彈又噠噠掃射過來，把左啓華打得腦漿都迸出來了。

飛機又折回來了！

左啓華還在哀嚎着。

許臨彬奮力想抱起左啓華，卻抱不動，眼看飛機又逼近了，他只得拋下左啓華，沒命的朝不遠處的巨石衝滾過去，一時用力過猛，將額頭給重重撞了一下。

一排子彈噠噠掃射過來。

許臨彬緊貼着巨石，側耳傾聽。

左啓華已不再哀嚎。

許臨彬沒有回頭察看。

當年左啓華慘死的模樣猶歷歷在目，他無法忍受再目睹一次。

飛機又折了回來。

許臨彬沒命的朝掩體放腿狂奔，趕在飛機逼臨前連滾帶爬的閃入防禦工事中。

嗚嗡，嗚嗡。

飛機仍貪婪地在外頭盤旋。

許臨彬成大字形橫躺在防禦工事內，瞪着頭頂的沙包堆發愣，胸口起伏不已，重重的喘着氣。

剛撞到石頭的前額，仍隱隱作痛。

往日情景怎麼宛如夢境回到眼前？

生於亂世的中國黎民，遭逢的戰亂已經夠多了，爲何須在戰火歇息後，再重新體驗一次當年慘狀？

「我不要再打戰了！」他想起剛才左啓華臨死前的哀嚎，自己不禁也叫了出來：「我不想再打戰了！」

他感覺眼角一陣溼熱，淚水恣意地奔流了出來。

「我已經替國家賣命大半生，流過血、流過汗，經歷過無數次戰役，我不想再打戰了！我要回家！我要回湖南！我要回家！」

他突然想起當年第一次上戰場的情景。

當時他才十五歲，又因營養不良而發育不全，眞的是個子都沒有槍桿子高，偶而還會半夜尿床，高聲喊媽。

高頭大馬的連長塞給他一管槍，他的第一場戰役就抱着槍，躲在壕溝中，足足飲泣了五個多小時。

沒有人笑他。

隊上比他大，已經十七、八歲的小兵，也有人在哭，哭得比他兇。

他飲泣着，像當年一樣。

「我不要再上戰場了，」他任淚水爬滿面頰不加擦拭，只一再像小孩似地低語：「我不要再上戰場了！」

依稀地，他聽見有人在叫他。

是工作人員的聲音。

好多人分頭在叫他。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一骨碌爬起身來，以手臂擦去滿臉淚水，再拍拂抖落滿身塵土，惶惑地走出防禦工事。

「老哥，你可出現了！」

李導演怒氣沖沖地抓着分鏡表朝他跑來：「你剛才是死到那裏去了？全世界等你一個人！」

許臨彬仍搞不清楚情況，只怔怔地望着導演，再環視片場。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副導，半小時後再重拍，」李導演先轉頭吩咐副導，然後走近許臨彬，瞅着他打量老半天，再伸手勾住他肩膀。

「老哥，別鬧情緒，ＯＫ？」李導演搖了搖許臨彬的肩膀：「那些大牌已經夠叫我頭痛了，你別老是出狀況，比大牌還難侍候，ＯＫ？我剛也只是隨口說說你，沒什麼惡意，有心事，大家說出來溝通溝通嘛！不要跟我過不去，也不要跟自己過不去，ＯＫ？」

許臨彬沒有答腔，他低頭默默望着雙手。

沾着血跡的雙手。

他忽然覺得背脊一陣冰涼，掩飾什麼似地將雙手置於背後。

「去休息休息，待會兒好好演，ＯＫ？」李導演像哄小孩似地拍拍許臨彬的肩

頭。

許臨彬點點頭，默默的離去。

場記小可抓着小黑板走了過來。

「李導，特技小組說爆破包只剩拍兩次不到的量，再ＮＧ一次就痲煩了。」小可邊走邊高聲說着，與許臨彬錯身而過時，突然轉頭說：「老哥，你額頭怎麼腫這麼大一個包？」

4

狄皮遞過來一罐洋啤酒，許臨彬搖了搖頭。

「不要讓別人看見，」狄皮故作神秘的說：「這是給他們大牌喝的，我『ㄎㄧㄤ』了出來。若那些大牌知道我們臨時演員也喝這種啤酒，一定會氣瘋了！明天起拒喝這種廠牌！」

「我不喝，」許臨彬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喝了臉會紅。」

「當過兵的人，怎麼不會喝酒？」狄皮抓着啤酒罐的手仍停在空中，不肯縮回。

「不是不會喝，是見酒紅，」許臨彬將那罐啤酒往狄皮身上推：「我是千杯不醉的見酒紅，喝了等一下滿臉通紅，不能拍片了。」

兩人突然對望了一眼，沉默了下來。

許臨彬低頭看着仍沾着血跡的手。

狄皮盯着他瞧。

「老哥，想開點，」狄皮突然說：「那種沒水準的人，犯不着跟他一般見識。」

「我沒有想不開，」許臨彬說着，想起自己手上的血跡，及額頭的瘀腫，知道狄皮是怎麼想，但也懶得費神解釋。

「我知道了！」狄皮突然重重拍了許臨彬肩頭一掌，興奮的說：「老哥你在表演特種部隊的神出鬼沒，對不對？原來你剛才說要我們大開眼界，就是指這回事。怪不得剛才我進了防禦工事卻找不到你。你是怎麼躲的？躲在那裏？是不是在特種部隊學的？」

許臨彬望着一心想到特種部隊體驗磨練的狄皮那股興奮的模樣，也懶得回答，只淡然問了一句：「你剛才去找我？」

「對啊！」狄皮興奮的說：「全部的工作人員都在找你，可是整個片場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你。眞有一套！你怎麼藏的？」

許臨彬默不作聲。

他再度低頭注視着手上的血跡。

顯然那眞的是左啓華的血了。

怎麼辦到的？他不想去探究。反正，恐怕也不是他所能理解的。

他只是遺憾，剛才沒好好仔細看看那一片土地，那一片睽違了近四十年的土地。

一直夢想着，能在死前回去看看。

不像其他有辦法的人有親人在第三國接應，他也湊不出錢出國旅行。

回老家看看，一直也只是個夢想。

竟然只是個夢想。

然而剛才他回去了，雖然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兩老不知還在否？

他滿心愧疚，自己的爹娘，竟連生死都不得而知，更遑論奉養了！

不管須付出什麼代價，只要能再回去看看，在老死之前，回故鄉看看……

「老哥，」狄皮一直盯着許臨彬瞧，似想看透他的心事：「還是不要做得太絕吧。我相信你身懷絕技，可以神出鬼沒，不過，既然我們現在當了臨時演員，還是安分點，委屈點，先把戲拍完再說。人在矮簷下，反正，討生活啦！當然，戲成功了，功勞沒我們的份。有了我們，沒有人注意；沒了我們，則少一份熱鬧，這就是我們臨時演員的寫照。大家都在發牢騷，不過，牢騷歸牢騷，還是把這段戲混過去吧！不然大家都沒飯吃了，嗯？」

狄皮說得滿臉誠懇，許臨彬聽得爲之動容。

是啊，有了我們，沒人注意；沒了我們，則少一份熱鬧。

他這一輩子，似乎都在當臨時演員。

當年在軍中，豈不就像臨時演員？退役後當過雜役、攤販、撿破爛，甚至在歌仔戲班當過不開口的龍套，最風光的是在國小當了一個多月的代理校工，全是些搖旗吶喊的小角色，不也都像在當臨時演員？微不足道，沒了卻也少了那麼份熱鬧。只要不出差錯，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的存在；論功行賞時，更沒有人記得他們這些小螺絲。

光彩總是大牌演員的。

那些大明星總是站在臺前，接受喝采，接受景仰，接受愛慕。

沒有人在乎他們這些臨時演員。

他當了一輩子的臨時演員。

副導又在吆喝了。

「走吧！」他拍了拍略顯錯愕的狄皮：「上戲了！」

5

他蹲下身，仔細觀察地上的塵埃。

果然，有一小層暗黃色的塵土，他剛抖落的塵土，浮現在堅硬的黑色土地上。

他小心翼翼地將那層薄薄的塵土掃集在掌中，然後往臉上、頭上、身上胡亂的抹着。

故鄉的土。

快四十年了。

副導又在外頭吆喝了。

防禦工事外一片沉寂。

「開麥拉！」

他聽見李導演喊着，聲音極爲微弱、遙遠。

嗚嗡，嗚嗡。

不能再目睹左啓華的慘死！

他兀自搖了搖頭。

他想回去，但是，不能再目睹左啓華的慘死！

還有那一戰有敵機來襲，而且有戰友受傷的！

嗚嗡，嗚嗡。

一排子彈嗟嗟怒吼。

有人在哀嚎。

一股火藥味漫襲了進來。

他遲疑了半晌，鑽出防禦工事，環視四周。

傷兵哀嚎，遍地血腥。

他知道這是那一戰。

他知道戰事何時結束。

他知道家鄉離此多遠。

想到那少年禿的導演將因找不到演員而跳腳，他不禁得意的喋喋笑了出來。

評註

周浩正

「臨時演員」一開頭，就不落俗套，吸引住讀者的濃厚興趣。一幅慘烈悲壯的戰爭場面，彷彿就在眼前展開。

接着筆鋒一轉，變爲電影拍片的實景。

一直到第三段，時空突然扭曲，他回到從前血淋淋的地獄戰場，重溫當年不忍卒睹的心酸噩夢。

科幻在這篇小說裏只是一種技巧。運用時空跳躍，時序忽前忽後，寫出活在今天的老兵的哀傷和期望。

從來就不曾有過眞正的「地位」。「有了我們，沒有人注意；少了我們，則少一份熱鬧。」而今所思念的卻只是那一片睽違了近四十年的故鄉。

想家。回鄉。觸摸故鄉濕潤而溫暖的土。

作者寫這篇小說的時候，「返鄉探親」還沒有開放（幾乎沒有人能預料到半年後的開放政策）。作者能有這悲天憫人的心，寫出這一世代承荷了最大哀傷在心的這些社會角隅的人，值得在此記上一句。

像這樣寫實的題材，當時竟以科幻的技法加以襯托表現，也因此看出作者的不得已和勉強之處。

小說中最令人激賞的是收尾：

做了一輩子臨時演員的「人」，終於想通了，他終於有了自己的抉擇。

蔡澔淇，宜蘭羅東人，民國四十六年生，師大英語系肄業（因無意教書，於大四下理賠公費離校），曾獲聯合報七十、七十一年兩屆小說獎，七十四年民衆日報東南文學獎，曾先後在數家雜誌社，出版社、報社担任採、編、譯等職。

馳援

何善政

「艦長，艦長，這裏是艦橋，請儘快趕到指揮中心。重複一次，這裏是……」

「A副，A副，我是艦長，請你儘速趕到指揮中心。重複一次，我是艦長……」

「各單位注意，各單位注意，這裏是指揮中心，五分鐘後開航，各負責人員到指揮中心向A副報到。重複一次……」

「A副，待會兒人員到齊，只要交待行動流程和戰區任務就好。至於剛才的狀況，先暫時別提。」說話的人是艦長。不太高的個子，很難讓人相信他豐富的戰績，站在他面前的A副，艦隊的參謀官，更是一臉的書卷氣，而他們兩人卻是這次馳援任務的負責人。「艦長，如果不告訴他們那些狀況，你覺得有益於協助他們的工作嗎？而且情況又是這麼特殊。恐怕在馳援途中，遲早也是要告訴他們的。」

「我想不要緊。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情報支持我們的分析，而且恐怕戰管中心也沒有全部告訴我們。」

「艦長，情報官請您和A副在簡報完畢後去一趟偵訊室。情報官有些新的資料。」「謝謝你B副，待會兒可能躭擱一點時間。請你將全艦維持在2級狀態下警戒。除了戰管中心，隔絕一切通訊。」艦長拿起帽子，向A副招了下手：「麻煩你跟我走一趟。」

B副是全艦電子系統的中央處理器，也是全艦唯一擁有軍官階級，能夠參與決策及執行計畫的電子儀器。從接獲馳援任務後，「他」就負責全艦的準備及偵檢工作。直到所有的人員登艦接管各區的主控權，他才將控制範圍縮回指揮中心。儘管本艦艦長換了三任，「他」也沒有更動過。所以艦上的官兵都在背後稱他「船老闆」。

*

艦長和A副進入偵訊室，情報官便衝着兩人作了個苦笑：「鮮事來了。我們可

挖到了一些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沒聽過的消息。等到戰爭結束，我想我可以改行寫小說了。」

「希望你的故事能夠有助於這次任務。畢竟我還只是個戰鬥艦的艦長，不是福爾摩斯。」

「有沒有幫助，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絕對聳人聽聞，而且我想艦長你應該得到了些戰管中心的情報。這些之間大概都有些關聯。」情報官順手將兩份報告遞給艦長及A副，報告上印有「極機密」的字樣。「根據這幾年來，我們設在該星區的使館及觀察機構傳遞回來的資料顯示，他們的社會結構與我們的完全兩樣。」

「你指的是他們的文化、經濟之類的活動嗎？」A副顯然是專心多了，不像艦長低着頭隨便地翻閱手中的資料，一副不太感興趣的樣子。

「差不多。據我們所知，他們沒有家庭，或是其他類似的結構。他們成年的男女不負責生育的工作，所以所有的嬰幼兒，都是經由政府單位計畫後，一批一批的生產出來的。」

「不可思議。要不是這場戰爭，他們還一直會是我們重要的貿易夥伴呢！我們

居然和一個這樣的對手交戰，卻對他們根本一無所知。」

「情況可能還更差一點。這幾年內，我們的駐外機構還沒有一次能成功地與當地人建立起一些固定的關係，所以我們現有的資料只能算是一些間接推算的答案。」

「那麼關於這場戰爭呢？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的軍人和民衆的意見怎麼樣？難道這些也不清楚嗎？」

「的確，沒有任何的跡象或是危機足以說明這場戰爭。他們目前的經濟狀況穩定，沒有顯著的政治危機。而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不壞。」

「難道只是爲了試用新武器！」艦長終於插上嘴了。「情報官，你知不知道前線出了一些新的狀況。」

「略有耳聞，戰管中心說資料都已經傳送給B副了，所以我想大概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根據B副的資料顯示，對方可能使用了一種新武器。這種武器似乎能夠製造龐大的感官效應，然後配合電子系統的干擾及反制，已經對我們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艦長，可不可以再說得詳細一點。」

「嗯！情形是這樣的：在前幾次的遭遇戰和上一次的大攻勢中，我們的戰鬥人員常會突然之間，在電視幕和偵搜顯示器上，同時發現敵人排山倒海的機艦，然後立刻受到毀滅性的包圍和攻擊。而且我們自己的火力好像一點也不管用，根本無法遏止或是緩和敵軍的攻勢。」

「等等，艦長，你說『同時在電視幕和偵搜器上發現敵軍』，難道，『同時』有什麼不對嗎？」

「問題就在這裏，根據每次遭遇前的情報顯示，在作戰區附近，敵軍根本沒有如此龐大的兵力，而且後方指揮中心也從沒有在接觸時收到敵方大量機艦的訊號。但是每次逃離戰場的人員帶回的資料卻顯示了數十倍的出入。」

「會不會是情報錯誤，或是儀器問題。」

「戰管中心對這一方面非常有信心。戰管中心認爲每次作戰前的計畫和準備都很完備，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錯誤的。」

「那就是魔術了。」

「沒錯，我們就快要這麼認定了。只差一個漏洞。每一次由戰區帶回來的記錄

中，我們常發現同一個被鎖定和摧毀的目標會在同一個地方再生，所以才造成這種龐大而且源源不斷的攻勢。但是同一時刻的電視錄影記錄上，卻幾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只看到我們自己的機艦，盲目而且混亂地作運動，火力濫發。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損失，是由自己造成的。可是逃回來的人卻說在作戰時，所有的電子儀器和攻擊火力都已經到達飽和，控制室中充滿各種攻擊預警的聲響，各艦各區受損的報告不斷，同時戰場上的爆炸持續地震撼着艦體和電子儀器。由於艦體的損傷，最後有很多系統都啓用了緊急的手控裝置。但是，相對的，我們在檢查記錄時，卻好像在觀賞默片，一點也找不到當時混亂而且吵鬧的跡象，甚至連敵踪都沒見着。我看，這眞的是魔術了。」

「我想，這恐怕眞是一種魔術，一種非常新穎的魔術。待會兒等我把這次請兩位來的故事說完後，我們可能就發現了這個新的魔術，到底有多可怕了。」

偵訊室的電視幕打開了，上面出現一名男子。從穿着上看來，像是敵方中階的飛行軍官，容色之間有一種睡醒時的委靡和一絲不安。「注意他的樣子，」情報官開始說明，「他是我們在集結區附近俘虜到的。他正在執行偵察及情報蒐集工作

時，由於機件故障，漂到警戒線內，才被發現而被俘虜的。他對於他的被俘，似乎感到某種遺憾。」

「遺憾！太離譜了，這是什麼反應呀！這是什麼作戰方式，我們也許是被愚弄了。說不定他們指揮官是一邊用餐，一邊對我們發動攻勢呢！」

「A副，A副，別急，等我把話說完。」情報官換了一口氣，也換了一個比較舒服的姿勢。「我們對他問了一些問題。剛開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突然他說到，他很想念他的妻子和家人，他希望我們能儘快釋放他，他好回去團聚。」

「他說的是妻子和家人？」

「是的，我們從這裏發現有些不對勁。他又告訴我們他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是軍人。他的妻子是他中學的同學，他們結婚快三年了，他們一直希望有個孩子，然後存些錢。他想從軍職退休後，開個農場，以便和家人、朋友多聚聚，以彌補他多年軍旅生活的漂泊。」

「什麼時候，他們開始有婚姻和家庭的？」

「問題就在這裏，我們沒有任何有關他們有家庭組織的資料。也不知道他們也

有兄弟姊妹的親屬關係，這都和我們所知的有太多的出入了。還有他的太太是他中學的同學，這句話更是不可思議，據我們所知，他們只有集中型的職業分工式的養成訓練，並沒有類似中、小學的學級制度。而且通常是分配了服務地點後，就很少有更動。再說近百年，他們就只有這場戰爭，怎麼會有什麼漂泊。」

「又是資料和實際狀況的矛盾，他們眞是擅長於製造假象迷惑我們。」

「就是假象。我們曾經用儀器檢查過這名飛行員。我們發現，他的後腦有一片不屬於人腦組織的結構，反而像是晶片一類的人造物，我們在他的頭上發現了模糊但是非常精細的手術痕跡，根據恢復的程度，可能是出生沒多久就置入的。」

「知不知道這枚晶片作什麼用的？」

「晶片一小部分是用來接收外界特定的訊號用的，另外大部分是類似記錄用的縮影片，可以定時釋放影像及事件到大腦記憶區去。我們用儀器從外頭讀它，居然發現了大部分他所說的事情，藉着分析器的協助，我們居然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兄弟的長像。」

「你說，這片晶片是一個記錄器。」

「不是記錄器，根本是一部個人史，我們不但看到他自己經過的經驗，更見到他以後的生活。看到他的獨子，也看到他整個農場開墾的經過，以及他的家人的生離死別，一直到他八十二歲的生命結束。同時我們幾乎就能控制這枚晶片，所有的訊號頻率和進入密碼大概就是由他的證件號碼控制。從X光的檢查中我們發現晶片蝕有他的號碼。」

「這個意思是說，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固定的編號，一枚永遠的晶片，和一個已定的人生，對嗎？」

「是的，但是說是預定的人生，不如說是預定的記憶和情感。如果有關他們社會結構的資料沒錯，那麼他們是沒有家庭、婚姻、學校及一切人際關係。而這些預定好的東西，只是爲了穩定他們的情感和消除工作上的煩燥，以便提供穩定的工作情緒和效率。事實上我們測試時曾一度引起他極大的不適。但是一旦進入晶片的系統，啓動了晶片的作用後，他一切的反應，就像是作夢一樣。」

「我們能見一見這位傳奇先生嗎！這麼令人驚奇的產物，實在令人好奇。」

「他死了。在我們測試途中，嘗試是否能找到路徑進入有關他本人所屬部隊的

組成及任務的區域時，晶片自動鎖住了，同時也停止了他的生命跡象。」

一片死寂。

好一會，艦長才首先開口：「你最好把這些告訴B副，看看他的分析是不是能給我們一點進一步的協助。我想我得重新擬一份新的作戰計畫才行。情況愈來愈混沌了。」一邊說着，一邊和A副走出偵訊室，A副似乎還沒有回過神智來。艦長忽然回過頭來：「報告上的『極機密』是什麼意思，我希望能多讓幾個幹部知道。」

「喔！那不要緊。我一時找不到其他的封面，這種極機密封套一大堆，所以我就順手拿過來用了。」

「好吧！等過兩天開作戰會議的時候，再請你複述一次好了。」艦長也是一個苦笑，算是回敬給情報官的。

*

「艦長，右舷發現未經識別的飛行器。」值班戰鬥人員的聲音裏，透着一點興奮。「奇怪，還要有兩天的航程才進入戰區，怎麼這麼快就有狀況了！」艦長將命

令發出：「將影像接上顯示幕，第一中隊進入待命。」來的是敵方的戰鬥艇中隊。

「右舷火力待命，目標兩翼僚機。第一中隊出發，要第一中隊將長機俘虜回來，我們需要多知道一些。」值班的作戰官立刻將艦長的命令傳達出去。很顯然的，雙方的實力太過懸殊。艦長調過頭去：「B副，現在該是聽你的報告的時候了。」

「艦長，從現有的資料中看來，前幾次的戰鬥型態，都是同一種方式。很可能是一種新的生物電子武器。」

「艦長，敵機開始逃逸，第一中隊請求追擊。」

「照准。B副請繼續。」

「我從每次的電訊記錄，發現了一些極有規律，但是非常微弱的雜訊。最巧的是，這些訊號與搜索儀上的搜索及鎖定的記錄，完全同步。但是這些訊號的能量型態，並不同於一般的電子訊號，反而比較類似人體中神經訊號傳送時的型態。這大概就是爲什麼記錄器無法清楚地記載下來的原因。」

「第一中隊注意，這裏是控制中心，不要飛出本艦的有效搜索範圍，請立刻返航。」飛航安全人員不顧打斷B副的報告，便直接向第一中隊下達返航的命令。

「從情報官的故事裏看來，他們很可能對於人體腦部及各感官知能，有某些獨到的了解。而且可能已經能夠利用人造的訊號，來干擾人體的各種生化反應，甚至經由類似的方法，來主動地創造人體各種視覺、聽覺等等的幻覺。就像是過去所謂的電子反制或反反制。所不同的是，作用的對象現在變成了人體。」

「第一中隊請立即返航，第一中隊請回答。」

「如此一來，只要他們一發出這些訊號，便立刻會使我方的戰鬥人員進入戰鬥狀況。讓他們跟自己看到的敵機、敵艦戰鬥，只要一旦進入敵方預先安排好的陣勢，便可以利用我們自己的火力摧毀自己。」

「報告艦長，第一中隊飛出了本艦搜索範圍，而且失去了聯絡。」作戰官把情況報告上來了。

「艦長，左舷出現大量敵方的艦隻，正以高速度接近中。」中了圈套了。

「B副，這回看你的了。作戰官，通知第二、三中隊緊急起飛，鞏固本艦右翼，開啓全部動力。全艦進入待命，打開顯示幕。」

「艦長，我收到那種訊號了。」

「B副，你的意思是……」

「這些艦隻可能都是假的，最好停止第二、三中隊的起飛。」B副作出建議。

「作戰官，停止二、三中隊行動，召回起飛的戰機。B副，幫我聯絡上A副及情報官。」

「報告艦長，第二、三中隊已經停止起飛了，但是飛出本艦的戰機，已經失去聯絡了。」作戰官回報。

艦長面前的小型顯示幕出現了A副的面孔。「艦長，我在左舷的火力艙。這裏的狀況很好，我們隨時可以攻擊。」「A副，把火力控制權交給B副，立刻趕到指揮中心來……」

艦身忽然一陣震撼。「報告艦長，敵艦開火了，動力艙受到攻擊。」

「B副，這些訊號能干擾嗎?現在這種狀況，我根本無法下達任何作戰命令。」

「沒有分析以前，恐怕無法有效的干擾。我要試試看能不能解讀這些訊號。」

「報告艦長，敵方兩翼的艦隻加速了，可能想要包圍本艦。」

「攻擊敵方左翼，全速突圍。」

「報告艦長，有大量小型戰鬥機接近中。」

「報告艦長,後方防禦線被突破了。人員艙及動力艙嚴重受損。」情況不太理想。

忽然之間，顯示幕上的敵艦，消失了一半。「艦長，訊號已經能夠解讀了，敵軍的兵力並不龐大，大部分都是幻像。」B副高速的計算能力，解了艦長的圍。

「B副，謝謝你。現在剩下的敵艦就交給你處理了。」B副接下了火力控制權，顯示幕上的敵艦正一艘接一艘地被消滅。敵艦開始逃逸了。

「報告艦長，本艦後方又有新的艦隊出現，三分鐘後進入本艦射程。」作戰官又有新的發現。

「艦長，那些艦隻都是假的。根據我收到的訊號，那些只是逃脫的敵艦放出來的假訊號。給我一分鐘解讀，這些假訊號馬上就可以消失了。」B副插入報告。

「報告艦長，第一中隊回來了。」眞是好消息。

艦身又是一陣搖撼。

「報告艦長，第一中隊向本艦攻擊了。」

「發射火力警告，但是不要直接攻擊。」

顯示幕上原來在艦後的敵艦忽然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艦長，我已經將假訊號讀出來了。假的敵艦影像及錯誤的偵測結果，我都消除掉了。」

「太好了，B副。這次多虧你了。」

忽然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整個指揮中心的電力都中斷了。過了一會兒，緊急用電才接通。但是整個中心早就亂成了一片。

「報告艦長，後方受到大型火力的攻擊，但是偵測器上沒有敵踪。」

「報告艦長，艦尾嚴重受損，我們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動力。」

「報告艦長，仍然找不到敵踪。爆炸蔓延到電力中心附近了。」

「B副，這是怎麼回事?」艦長急了，他的手邊卻是一點有效的情報都沒有。

「艦長，我只是把訊號中的假敵艦除去，根據收到的訊號，後方應該是沒有敵艦。」

「B副，把原來該有的影像放出來。」

顯示幕上呈現出可怕的影像，比起第一次的敵艦，數量足足多了一倍。

「艦長，我無法利用解讀訊號來分析了，按照現在情況，根本分不出眞假。」

「作戰官，命令全艦火力各放。」

「報告艦長，我們的電力不足，大部分的武器都失效了。」作戰官也是束手無策。

「報告艦長，爆炸及火勢已經控制不住了，恐怕要放棄本艦了。」

「準備救生小艇，全體人員棄艦，預備登艇。」

「報告艦長，救生小艇也無法彈出了。」

「緊急報告，艦長，再三十秒本艦就要爆炸了。」

「還有二十秒……，還有十秒……」

「艦長……」

*

「這是那裏？」

「艦長，你已經安全了。這是前線指揮中心的醫院。我們剛替你完成手術。」

「其他的人員呢？」

「大部分都犧牲了，只有少部分艦橋裏的人員獲救。」

「我是怎麼被救出來的？」

「我不太清楚。你身體情況很虛弱。不要再說話了。」醫生又作了些檢查，才走出病房。

房外轉角處，站着兩名軍階相當高的軍官。

「將軍，他的晶片已經安置進去了。你可以去看看他自己一個人說話的樣子。」

「很好，我們一直沒有替其他星區的人裝置過晶片，不知道效果如何。」

「實驗結果幾天後就可以知道了。」

「很好。」

房間裏又傳出聲音來：「A副，你沒事嗎！能夠再看見你，實在是太好了，我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

評註

周浩正

有時候，科幻小說頗近乎預言小說，假想未來科技文明的發展達到某一程度，人類面對

時的調適和反應。

「馳援」是這本科幻小說集中，最「像」一般人心目中的「科幻小說」。有太空船艦、有電子系統中央處理機、電視幕……以及一些未來世界戰爭裏用的杜撰的術語與名詞，非常熱鬧。

主要的關鍵在「晶片」，可以用來設定程式，制約一個人的一生，像放映機一般，把這個人既定的「生活」在大腦裏放映。他沒有「活」過一生，只是隨着晶片上的記錄，自以爲地過了一生。

未來年代裏的「洗腦」居然可以進步到這種高層次，令人不由得毛骨悚然，人的尊嚴和生存的價值，蕩然無存，淪落如機器人（隨便換一個晶片，就換了新的一生）似地，眞如行屍走肉一般了。

這篇情節極其單純的虛構故事，可視之爲向人類無休無止發展科技文明，所發出來的一個警訊！科學固然帶來許多利益，然而，一旦失去了控制，遺害也是無窮。

當然，科學本身並沒有能力爲善爲惡，人類的本性，卻是極端複雜，既會創造，又易於自我或相互毀滅。我們在放縱想像力，馳騁於創造新樂趣的同時，在科幻小說作家對未來所生的憂慮提出警告時，人，怎能不反覆自省呢？

何善政，民國五十五年生，現就讀於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馳援」爲其首篇科幻小說創作。

五印封緘

平路

1.

讀者，你開始讀這個故事時，必定以爲這不過是一篇小說、一篇科幻小說！

而我悄悄從籤語餅中收受訊息，已有數年之久了……

那時候，整個地球席捲入求神問卜的風潮裏：西方正處於占星學的「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Astrology)；東方盛行的是紫微斗數、風水地理。前些時，常在心碎時節就想起回國就業的我，更從航寄來的報紙上看到乩童是國內最搶手的職業：自從「大家樂」蔚爲時尚，回去找工作的留美學人，青輔會報到之後，便發派在南陽街一帶的「乩童速成班」註冊上課。

流風所及，我所在地的中國餐館競相於牆上掛起鏡子及簫，據說與密宗大師指點的氣運大大有關；段數高的朋友可以從對方的身體外透視到五顏六色的波段；根據同樣量子力學的原理，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努力尋求自己的特音，而只要尋求不懈，叩門的，必給他開門，保證你一定可以找到；順便問一句，讀者，什麼是你的特音？簡譜上的ㄉㄡㄌㄚㄌㄚ？——至於我，我這麼客觀地、冷靜地、科學地敍述以上的現象，讀者，你就知道我不是臣服於權威或法力的那種人。心中煩惱的時候，我就上趟中國餐館，叫一碟豉椒百葉之類的家常菜下飯。在這個靈異學勃興的時代，我唯一小小的、卻靈驗異常的迷信，就是飯後茶水過後，隨着帳單在桌上滾動的那隻籤語餅。

這幾年，我根據籤語餅中的訊息應變……

字條上的斷語一向不由我不信：至於，到底相信什麼，讀者，我實在又說不出名堂。而對我這樣一個年過三十、面貌平庸、工作穩定的老小姐來說，生活中的變數所剩無多：有個勉強稱作男朋友的戴世璜，可是他總是冷冰冰的，人家告訴我離過一次婚的男人都是這樣陰陽怪氣！白白辜負我一片如詩的情懷。

有時候，我寧可閉起眼睛，羅曼蒂克地想像戴的前妻死了，那麼，他就是一個鰥夫。讀者，我很喜歡看小說，你記得「簡愛」、「咆哮山莊」、「蝴蝶夢」的故事裏，那些英俊、憂鬱、迫切需要愛情來拯救的鰥夫嗎？只可惜，如果是鰥夫，戴是個按月要支出大筆贍養費的「鰥夫」……現實的考慮下，戴確實需要找人，幫他一齊賺錢、努力付款……因此，戴偶而說溜嘴的拮据，或者心血來潮的殷勤，我總狐疑着底下就是一項陰謀、一個陷阱，就像讀者你此刻不知不覺卽將進入的那個一樣。

除了付贍養費，戴還負責撫養兩個拖着兩筒鼻涕如同拖油瓶的小孩。大的那個狗年生的叫小狗狗，小的那個牛年生的叫小牛牛。說到這裏，讀者，不瞞你，我又會不由自主傷悲了起來。讀者你細想，如果過幾年我與他生下一個孩子，鷄年生的，那麼，豈不要叫小××？

那一天，陽光明媚，戴牽着兩個小孩看櫻花去了，要命的是，他的前妻也一同去。好一個舊情綿綿、春意濃濃——我咬牙切齒地低聲詛咒——多希望粉汚掉了滿地，櫻花樹上已長出殺風景的綠芽子，活像，活像此刻蓋碗內漂浮的爛茶葉。那時

候我正坐在此地中國城一家廣東餐館裏，如同每次心煩意亂的時刻，我又對着一碟「青椒牛」大嚼。

何經理幾番走過我身邊，像往常一樣，有意無意便朝我身旁的空座位多瞟幾眼。他今天看起來似乎憂心忡忡，也許乍聽到我今早從收音機中聽到的消息：「都市計畫委員會」宣稱，老舊的中國城土地重畫，全面改建辦公大樓。平日，何經理倒總是一張和氣生財的笑臉。雖然他對待我從未像對待其他食客一樣：他多見他們幾次，就生張熟魏的拉聒着。而我這名女子，坐在角落對着一碟好菜大快朵頤，看在這羣講臺山話的廣東佬眼睛裏，鐵定是十分怪誕的舉止。

每當何經理擠動他的肉眼泡，一面收碗碟，一面朝我旁邊那張空座椅探看，那目光彷彿又在問：

「怎麼？找不到人陪你來吃飯？」

我趕緊把臉低下，假裝正凝神於擱在我面前的小說。我頭頂上，油漬漬的吊扇旋轉着，搧得灰塵從宮燈上跳起，在懸着國父遺像的天花板下滿室翻飛。貼着牆壁垂下來一大塊看板，寫着各種啤酒的價格，其中包括臺灣啤酒、青島啤酒與日本的

麒麟牌。美國人最喜歡的Bud，供在泥塑關公之前，保證香火鼎盛。另一角落，站着株巨大的塑膠樹，枝葉間結滿橙黃色的金橘。讀者，儘管我埋頭看書，你卻可以想像……在壓克力的雕梁畫棟裏，在隨着逐漸降臨的夜色逐漸閃爍起的霓虹燈管下，這家兼作「三江會館」的老廣餐廳，一時煙霧彌漫，充滿了雜碎情調……。這時候，讀者，置身聊着賭經馬經的大堆廣東佬中間，書本對於我，像個小小的避風港，港裏的世界才是眞實的。

我瞪視急劇跳動的鉛字，讀者你知道，我面前的這一篇小說，彷彿隨時隨地誘引我進入情況，希望讀者一齊來同玩遊戲。可是，讀者，我必須供認，在你面前的這名讀者，有時候也深深覺得精力不濟。遊戲，畢竟是費神的玩藝！只有某些情況，譬如現在枯坐着等飯後最重要的——那隻籤語餅的時刻，讀這篇奇巧的小說，倒不失爲消積化食的妙法。

*

讀者，這本書寫着，你大概覺得奇怪，這樣的消息爲什麼會找上你這位讀者？

找上你？是，是找上你！你一定十分納悶，你本以爲人人讀到的都是這篇一模一樣的小說。

或許是這篇如假包換的小說沒錯，讀者，你有沒有想過白紙上的黑字卻可以悄悄調動一下？即使是同樣一盤烏鴉鴉的黑字（或鉛字），但你讀到的語句卻透露着與別人不同的玄機？

總之，親愛的這位讀者，你要知道，這份訊息如何進入你眼底，可眞是煞費思量喲！

或許你說，不要玩了，你已經開始抗拒花費腦力的遊戲了……

同時你卻又忍不住地好奇，希望讀將下去。

怎麼樣？想不想再多知道一點？

或者，你還是闔起這篇小說吧！有時候，不知道反而比知道更聰明一點……

你還是闔起這篇小說吧！

我果然闔上了書，這是什麼把戲，我輕輕咒罵，一面站起身，走到洗手間外，我撥戴世璜的號碼。鈴聲在那個寂靜的世界裏一遍遍廻響。我掛上話筒，聽着鎳幣掉進金屬的管道，鈴聲依然在空屋內一逕廻響。錢幣滑出來，我伸出手指從退幣口接住。這時候，何經理必定狐疑地朝這邊逡巡。我挺直脖頸，穿過喧嚷的人聲，走回座位。

桌上已換了熱茶，一片柑橘，一隻籤語餅。這時候我並不急着剝開，我想到戴，以及我一再虛擲的青春，也許我應該與他分手，我憤憤地想。上一次，就是坐在這裏，我發誓再也受不了他的冷淡，然後，我咬開那隻籤語餅，字條跳出來，上面寫着：

「Delay is better than disaster.」（拖着也好！）

拖着，於是我就拖在這裏，聽着電話鈴聲在他空蕩蕩的公寓中一遍遍廻響……

我喝了口茶。一咬牙，擠碎了籤語餅。這次又是什麼呢？我心裏想着，一面把藏在裏面的小紙條伸展開來。

B字開頭，BEWARE，注意！

「Beware! This Land-Reconstruction of……, Earth is going to be……」

什麼?GALAXY?SUPER-HIGHWAY?

我眨眨眼，再讀一遍，這次，中英對照起來：

「注意，銀河系土地重畫，

地球即將成爲高速公路。」

這是什麼人開的蹩腳玩笑?我機警地游目四顧，順便狠狠瞪了那個今天看來是有些不對勁的何經理幾眼。其實，看來看去那姓何的都頗老實，況且這個玩笑也並不好玩。那麼，或許是餐廳裏或籤語餅工廠中人多手雜，把科幻小說的章句摻進了麵粉內，那麼，必有一位厨房或工廠的工作人員正在讀這樣的科幻預言，哦?怪可怕的，倘使眞是預言。我想到剛才走在路上，靠近中國城一帶到處插着包商、營造廠、建築公司的牌子，或許目前銀河系裏正是這樣，豎滿了各式各樣的小旗，土地重畫，然後怪手、推土機、大約翰隆隆壓了過來：大樓塌了，露出猙獰的鋼筋；木屋裂了，滿地碎裂的瓦片；中國城的牌坊倒了，底下無數隻向上掙扎的手……而我們不再生生不息的後代，就是公路邊隨風滾動的石頭！

哇——我適時摀住了差一點叫出聲來的嘴巴。

然後，我看見一張驚詫的臉。何經理站在我面前，十分駭異地瞪視着我。我本想指給他看那張籤語，就在這時候，屋子裏的人聲靜了下來，何經理身後的幾十隻眼睛，正一齊鬼鬼祟祟往這方向探看……而每當一位洋人推門進來，他們也是同樣地屏息以待，然後角落裏傳出竊竊私語，大約是「番佬」、「黑鬼」之類的話，其餘我一概聽不懂。哎！其實我也不該來這家「三江餐廳」，儘管他們的廣東菜最最道地。非我族類，他們明顯地歧視着你。讀者，這原是個充滿歧視的世界，貧富、出身、性別、膚色、籍貫、語言……構築成各種各類的階層；甚至一本書的讀者，由於接受過特殊的訊息，也圍繞起旁人難以進入的圈圈。那個當兒，我匆匆買單，懷抱着書，我走進迷離的暮色中。

那夜夜半我醒了過來。我租的公寓靠近高速公路，隔着防震的窗玻璃，嘶嘶的音階一直線在我耳膜邊飛馳。我爲什麼醒了?可能是做了一個夢，夢裏，時光一直線往前衝。許多年後，我又回到那個地點，看着十二層的大廈、望着陌生的商號、瞪着不認識的行人。那裏是我日式房屋的家?那裏是家後面的那條小河溝?那裏是

我下着綿綿細雨的童年？夢中，我踩了兩腳的泥濘！

那樣的感覺眞奇怪，時空錯亂，一霎時不能證實自己存在。同樣地，也沒有旁人能見證我的過去……我站在同樣地名的街頭、找不到記憶中蛛絲馬跡、這裏叫和平東路沒錯、並不是我生長的地方、街頭的行人訝異地打量我、沒有人聽過日式瓦屋、沒有人見過那個「白水畫室」的木牌子、我記憶中的和平東路只存在我的夢裏、我的夢中還有鷄鴨在田埂上閒逛、河水清澈見底、游魚隻隻可數、行人張大了嘴巴、美國回來的瘋顚女人、還沒有嫁呢、他們同情地注視着我、難怪有些怪里怪氣、我迷失於自己的夢裏、我的過去、我的存在、甚至我的未來、或許都是一場正在消失的夢境，我張大嘴巴失聲叫起來。

聲音在牆壁間廻響，刺穿到我每一根神經。我披衣坐起，這樣的感覺眞恐怖。猛然間，我想到夾在小說中那張籤語餅內的紙條，我坐在床上瑟瑟地發抖……

我擰亮燈，打開書本，翻到籤語餅那一頁，不過是薄薄一張小紙片，我稍微安定下心神。盤算着反正今夜睡不成了，我趴在枕頭上讀下去：

*

讀者，書上說，你以爲這是平常的經驗麼？

請你相信，親愛的讀者，夢境儘管突兀，卻往往傳遞着眞實的訊息。

讀者，你一旦知道了訊息，仍然可以選擇該怎麼樣反應。

至於爲什麼，會單單挑上你？讀者，你不妨相信是自己的運氣太佳或太不佳。

讀者，看到這裏，你仍然可以拒絕相信，但是卻無能抗拒那樣的消息硬是要找上你。

那樣的音訊，在暗夜裏，像是床頭叮叮響着的電話鈴聲。

我放下書，看了一眼電話機，突然心跳得撲通撲通，就在這時候，床頭的電話叮叮噹噹地響起來。

我慌張地拿起話筒，那一端沒有聲音，「世璜？」我輕聲地、不敢相信地悄悄喚着。

那一端沒有聲音。

戴不是裝神弄鬼的人，何況這是夜半，他不會突然想起我來。

似眞似幻，這夢境一般的鏡頭，我突然希望這是電影、或是小說的場景，這樣

似眞似幻的夜裏，我覺得孤單，四周太靜了，我竟然捨不得把聽筒擱下去。或許這本是一篇小說，把電話貼着耳朵，我是聽見作者在說話，我聽見范柳原的聲音在那裏心平氣和的說：

「流蘇，你的窗子外看得見月亮麼？」

喔，傾城之戀，我記得那本小說的每一句道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蘇，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裏，而許多眞實的小說中，大難將臨之前，必有突然迸放的愛情。握住耳機，我發了一陣愣，方才把它放回原處。剛擱上去，鈴聲眞的大作，我驚跳着，這一次，讀者，會不會是戴的聲音？

「我愛你。」戴低沉地。

我不知道爲什麼，突然哽咽起來，淚眼中的月亮大而晶亮，遠處高速公路上車聲隆隆，原來是投射進來的一排車頭燈，這都是我的幻想，讀者，它從來沒有實現過。我閉上眼，眼前的牆一面面倒下，我看到斷垣頹壁。也許在我心裏，讀者，正希望土地可以重畫。似眞似幻，我坐了起來，手指飛快地撥戴的號碼，喔——我要對他說什麼？我要輕輕地對他說：

「有一天，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一堵牆。如果我們那時候在牆根下遇見了，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眞心……」

叮鈴、叮鈴、叮鈴鈴，電話在空屋裏迴響，他沒有回來睡覺。那麼他在那裏？也許在他前妻家中、在一張吱嘎吱嘎的木床上？瓦片飛起來，地面陷落下去，這一霎，大卡車從高速公路上輾過，我的床榻正危危震動着，讀者，這都是一組撲朔迷離的夢境？還是，你與我都有特殊的感應，在暗夜裏凝神細聽，便可以聽到遠遠公路上推土機的輪帶？近了、近了，我看到樹木搖撼起來，滿月變紅，像血，星辰墜落於地，穹蒼挪移，好像書本被捲起來，我想到那位查經班的姊妹指給我看的啓示錄，那是聖經上對於世界末日的預言，原來，沒有永生沒有滅亡沒有上升沒有沉落，有的，只是一條高速公路！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聖經上問。從，坐在中國餐館接到那張籤語餅開始？還是起源於一篇執意要我進入狀況的小說？我望着窗外高速公路盡頭的那片破曉的天光，讀者，我感覺自己陷入一個圈套裏，或者上面又有更大的陰謀，或者，我已經陰差陽錯地成爲選民，負責傳播籤語餅中的訊息？

2.

我把書簽夾在第一章末尾，那是小說的開端。什麼世界末日？觸霉頭嘛！我不想再看下去，搞不好是本滯銷小說。底下還缺了不少頁，大概海運的時候沒包紮好，封裏蓋着個橢圓的圖章，紅印泥，鳳山書局。

闔起書，我插進卡帶。「前世有約」，蔡琴的新歌，我喜歡把自己想成盛裝赴約的女子。可惜這是在美國，這裏老公牢牢跟着。他現在就躺臥在另一張沙發上打鼾。我猛地把音量擰高，下面是羅大佑專集。每年要吃掉一條高速公路？又是高速公路？喀嚓一聲，卡帶從我手底下彈跳出來，大概住洛杉磯的人全都恨死了高速公路。

自從來到美國，老弟經常寄幾本女作家的小說給我打發時間：老弟目前在鳳山服役，有位曾經上過銀幕的老姊，但願他多少受些照顧，也許常在康樂晚會上表演？誰知道呢？我一點也不瞭解他爲什麼揀這本小說寄來，簡直危言聳聽！或許因

爲作者在書中提到和平東路？我們家一直住在和平東路，那個畫室的木牌子，我好像來來往往見過，現在當然拆掉了，都市計畫嘛，懂不懂？

那時候，那排敎職員宿舍的木屋還沒有拆遷，我的照片才上了雜誌封面，人家就指指點點起來，敎授的女兒呀！人家說，怎麼可以做脫星？直到嫁人之後，這一類蜚短流長才逐漸平息下去。

其實當年的第一志願是文藝女星，與大明星周潤發配戲。試映室裏，那部叫作「傾城之戀」的電影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發仔飾演范柳原，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印在我心坎裏，那個晚上，就在影城附近淺水灣酒店，銀幕上的發仔說：

「我這邊，窗子外面吊下一枝籐花，擋住了一半。也許是玫瑰，也許不是……」

也許是玫瑰，也許不是，多麼富哲理的話，多麼磁性的男低音，接下去，發仔果然演了部「玫瑰的故事」。

只可惜女主角始終輪不到我，香港片商眼裏，我至多是位紙上明星，才拍了幾呎內衣廣告，就匆匆找個頗有經濟基礎的老公嫁了。或許發仔見過我，在書報的畫頁上？那本小說寫着，讀者透過紙張，將感覺到神秘的訊息？……小說又寫着，讀

者接受到特殊的感召，便圍起別人難以進入的圈圈？……這種經驗我有過，或許就在我與發仔中間？發仔那部廿六大本的連續劇「上海灘」，我睡在床上，反反覆覆看了六百六十六遍。那之後，即使躺在我老公身側，銀幕上的發仔講一句話，我就明白未說出的，下一句他要對我傾吐什麼。

作過演員的人都知道，臺上一齣戲，臺下總還有更精彩的另一齣。我看着銀幕上的發仔含情脈脈，怎麼知道？他不是與我演另一部戲呢？

大概也是閒，閒的發慌。我整天除了等着接移民局的電話，就是看錄影帶打發時間：自從來到這裏找律師辦綠卡，不知道堆了多少鈔票進去，律師才告訴我們要設一家假的公司，才能用投資的名義辦身分。

人生地不熟，他媽的開啥子公司？老公搔着凸腦袋，一時頗爲難。他沒有告訴律師在臺灣還有債權人等着，我們不能太張揚。那時刻，我們與柏曼律師坐在中國城金壁輝煌的酒樓裏。

「揀一隻籤語餅，試試手氣吧！」猶太佬柏曼瞇着眼，望進我的胸口說。

後來我們開了瓶XO，三人喝的爛醉，那晚上，我們決定假設一家籤語餅公司。

「玫瑰的故事」拍完了，或者該有部「綠卡的故事」隆重推出，耗資千萬，實地搭景，我們這一代，我老弟說，辦辦綠卡是不可缺少的成長經驗。

那本散了頁的小說——叫什麼故事來着？電話響的時候，我正懶洋洋地把扔在地毯上的書撿起來。

「哈囉，這裏是幸運公司，出品籤語餅。Fortune Corp. We make Fortune Cookies……」我照着腳本熟極而流。

「是，我們在洛杉磯，分公司即將設在紐約……」完善的擴張計畫，容納了美國的失業人口，移民局優先考慮，大導演柏曼先生說。

「可是，你們有沒有一本書？」電話那端，沙沙的女聲遲疑着。

「你是說書？Book？帳簿？」我頓時摸不着頭腦，老公在另一張皮沙發上朝天躺着，一骨碌坐起來。

「我在找一本書，一本寫滿了籤語的書。」電話裏的女聲繼續下去。

「喂，你……」顯然攪錯了線，那一端的分機硬插進來，沙沙的女聲急切切嚷

着：

「你昨晚上那裏去？現在才打過來？等等，我正在另一隻重要的電話上。」

我老公站起身，不安地朝我使眼色。

「我想要找那本書，一本重要的書……」這時刻，她在對誰說話？那個男人？還是話筒這端的我？

陌生的男聲魯莽地插進來：

「書？書上怎能告訴你任何事情？」

「你不懂，你從來不懂，」女子委屈地：「我做了一個夢，我，我，……」

我正要專心聽下去，老公已陰陰地挨過來，他做個手勢說他來應付，奪下了我握着的電話。

「高速公路？」老公嘻笑着，笑笑就皮笑肉不笑對聽筒說：「你確定那不是孔老夫子說的話？」

「我們是有一本，寫下所有籤語的書，那是我們的正字商標，」一句接一句，老公繼續道：「現在這是一個仿冒的世界，寄過來，你說的對，可能到處是假的公

司、仿冒的籤語餅。你說的對，這底下可能是一個陰謀，打擊我們的信譽、加害我們的餐飲業……假的、假的，小心一點，提高警覺。你寄過來，我們的律師會找他庭上相見……」

我站在那裏，急促地揮動我的手，打手語給老公，讓我、讓我跟電話那端的女子說幾句話。我望着他團臉上無動於衷的表情，我感覺自己罩在玻璃瓶子裏，喊也喊不出聲音。仿造的，這樣的人生才是仿造的：空頭支票、冒名公司、膺製的鈔票上托着一張水藍藍的綠卡……而老公飛濺的口沫中，我寧願？……那小說裏的故事倒是眞實的？世界末日？土地重畫？星際大道？一條十二光哩寬的高速公路正一寸寸逼近我們？

開麥——拉!!攝影棚裏，我坐在重金裝璜的大客廳內——我打了個呵欠，慵懶地讓自己從白日夢中醒轉。沙發上老公繼續打鼾，電話機安穩地坐在茶几上，但是，細看的話，几上的電話已轉了一個方位，與早晨我拿抹布擦拭的時候彷彿不同。那麼，有人動過了？啊啊，剛才打進來的是誰？一個讀者？那個作者？我的心砰砰跳着，作者仿冒的讀者？移民局仿冒的作者？這個當兒，我狐疑地瞪着腳本，

我胡亂地又翻着那冊缺頁的小說……

3.

讀者，書上說，你或許正在思索，細想故事中的意義，而我，卻忙着應付這錯綜複雜的圈套：

我不懂，那晚上的電話是誰打的？後來的電話是誰接的？或者，我們都在一本大書裏面，偶而揭開一張小小的籤語，對我們的未來提出示警？

表面上，我必須忘記最近發生的怪事，一切又恢復至常規：與戴約會，買些禮物送給狗狗與牛牛，手裏大包小包地進出百貨公司，想像自己是臉上堆滿假笑的聖誕老公公，「阿姨，你是不是想來做我們的媽咪？」狗狗戒懼地問着。

呃，狗狗，只有看到小朋友，我的心被什麼狠狠戳了一下！儘管我從來不喜歡這兩個小孩，但是，孩子，如果地球變成一條高速公路，他們又有怎麼樣的未來？

這會不會是在作夢呢？

夢中，我看見自己是先知諾亞，正開始打造一隻方舟，然後在另一個外太空裏，我被允許活了下去。或許戴也在舟上，他與我會誕下子孫，衆多如天上的星、海邊的砂，只是，當我們凝望着晴空，看着已經了無痕迹的家鄉，我們心裏，會有多沉重的哀傷？

我的眼淚滴答答地滾了下來，戴不耐煩地望着我，「你呀，就是小說看太多了！」他對我大吼大叫。

卻越來越發現戴不關心任何事物，「八千股！」他光着腳丫子跳下床：「我要再多八千股！」他喃喃地衝進浴室，「那樣，才表示自己奮發有爲，有代表公司辦交涉的能力！」這時候，他正與幾個同事試組新公司。

我很寂寞，籤語餅中的消息讓我們隔絕，我捏着在指尖簌簌顫動的紙條，讀者，你知道這已不再是一篇小說！我站在浴室門外，聽着嘩啦啦淋浴的水聲，我很寂寞，這本來就是一個荒涼的人世，廢墟地球，已經在敗壞中，還有更大的破滅要來。跌跌撞撞地、沒有愛情的男女在瓦礫間摸索着、卻又注定要擦肩而過。

嘩啦啦的水聲中，我想到戴的裸身，腹肌鬆垂着，那麼蒼白。天窗上漏下來一

束光線，映在地上成了長方形的銀幕，我想到最近在中國城戲院裏看的一部院線國片。

「你是教授的女兒，有身分的，怎麼可以去考什麼明星訓練班？」鏡頭移轉，父親戴上老花眼鏡，打量着已經亭亭玉立的女兒。

主題曲響起，竹籬外的春天？蔡琴低低地哼……

和平東路，這裏，我熟識。我凝望銀幕上一個大遠鏡，迷迷濛濛地，我墜入似曾相識的夢寐……

影片在倒敍，回溯到女主角的童年。小女孩噙了一泡眼淚，望着她青梅竹馬的友伴在鏡頭裏揮手別去，推土機輾了過來，土牆一面一面倒下，今天晚上，男孩要睡在馬路上？她喃喃自語。黑眼珠的何國雄，會不會？裹在路邊一床破棉被裏？她喃喃自語。

這是文藝片，讀者，不免喃喃自語。我在戲院裏嚼爆米花，旁邊空了張座位，他忙，戴來不及在開場前趕到。

銀幕的陽光赤辣辣地，被單在竹竿上翻飛。小河的另一岸，送葬的行列吹起喜

氣洋洋的嗩吶。屋裏，父親脫下西裝，拍打身上雪花狀的粉筆屑，穿過日式房屋的玄關，他漠然看着籬笆另一邊澹澹揚起的灰塵……

「爸爸，」小女孩投來乞援的眼光。

他擺擺手，「這裏是公家宿舍，不能收容他們！」他說，況且，他沒有說，竹籬外講方言的人家他向來無甚好感。

鏡頭緩緩地搖過一排鴿灰色的違章建築，黃狗大聲吠叫，泥土地上散着煮飯的鍋碗盆勺，砸爛了……推土機隆隆地輾過來……

你皺緊眉頭在想，讀者，你在想這是那一位大導演的風格？

銀幕上，怪手推着，住家轉瞬間已剷爲平地、平地瞬間已建起公路，這些年臺灣的經濟起飛，讀者，像是充滿蒙太奇效果的超級魔術！

「爸，你愈是不准，我愈要演給你看。」女主角捧起導演親自送來的腳本，她笑的咯咯咯咯……往後她的人生，原就是演砸了的這部戲！自暴自棄，銀幕上女主角撩高裙子，擺出最惹火的姿態，但，隔一層冰涼的銀幕，讀者，你感覺到她是個冷感的女人：困惑的童年、截斷的初戀，讓她始終是迷失在過去那片瓦礫堆裏的小

女孩。唯有黝黑眼珠的英俊男人，她一逕存着羅曼蒂克的夢幻……

她專注地盯着前方，她的前方，映着范柳原，喔……當紅小生周潤發的放大劇照。銀幕上，發仔黑漆漆彷彿上過一層釉的眸子，在她迷失的夢裏閃爍着、閃爍着，彷彿尋訪她過去的線索，又像通往她未來的一道橋樑，在那重重迷霧中不斷地向她招引……

更遠處，高速公路在蒼茫的夜色下發出寒光，這世界沒有星辰？沒有花朵？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她絕望地閉起眼睛——凸頂的丈夫像是龐然巨物，在慢鏡頭裏壓下來——爲什麼會嫁給他？爲了永不至露宿街頭的安全感？但是，當夢醒時，牆壁一面一面地倒塌下去，在這動盪的年代裏，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她原先自己騙自己的一點安全感，像是打鼾男人腔子裏稀薄的那口氣，竟然脆弱地不堪一擊！

銀幕上，他欺騙了她、她欺騙了他，他們爾虞我詐？而世界上婚姻的故事，是不是也都像這樣？……看完電影，我習慣性地又走進三江餐廳。對着冒熱氣的飯菜，我想到急於尋找一枝可棲的自己，我念着再度爽約了的戴，我一直在等他，像

等待茶水過後，那隻命運一樣滾在桌上的籤語餅嗎？

等的工夫，我照例翻開小說，可是，讀者，塑膠枝葉上金橘飄搖，我心裏充滿不祥的預感。我預感到那籤語餅內的字條，卽將再度回到我手中。

4.

讀者，我面前的小說這樣寫着，你現在想到了嗎？這書卷的題目頗爲奇怪，叫做「五印封緘」？

你猜猜看，讀者，小說每一章都提到一次，總共提到五次的籤語餅，代表什麼？

你冥冥中知道，讀者，這樣的安排必有巧妙的意義。讀者，你甚至懷疑着前面三章原本環環相扣：一個女人與另一個女人、銀幕上的女人與戲院裏的女人；一個男人與另一個男人、打電話的男人與接電話的男人；藉着一本缺頁的小說、一通打錯的電話、一份褪色的記憶、一張籤語餅的字條，他們的命運糾纏不清，過去與未來錯綜複雜，他們同時被寫進一本大書裏。但是，讀者，你可知道？你正在閱讀這

篇小說時，你的命運，與他們已經無形中串接起來？

讀者，你問，爲什麼選中我呢？讀者，你爲什麼看到這樣的小說？以爲偶然麼？你相信人人在今天早晨捧着的是一樣的報紙？如果這是一次小說獎，難道每一位評審委員桌上都是一樣的稿件？

不，讀者，只有你，只有你才是選民。至於那個不出聲的作者，或者正含笑注視着你、默許你以各種巧妙的方式，譬如：塞入籤語餅、寫到小說裏、混進電視劇的道白中……將爆炸性的消息繼續傳遞下去。

下策才是開記者會，以消息的形式登在報刊上。想想看，這樣的頭版新聞，必然造成恐慌。啊——多少位讀者將一齊驚惶，紛紛跳腳，說不定地球早已沉落下去，說不定這本是陰謀的一部分，那樣，鋪路面的時候，就用不着拆屋公司……。啊——你感到傢俱晃動起來、地基下陷、牆壁傾移、茶水濺到桌上，不自覺地，你伸出手，扶住歪斜的蓋碗，然後，那張小紙條從籤語餅裏滾動出來：

注意，銀河系土地重畫，
地球卽將成為高速公路。

看到這裏，我不相信地把書翻過來，籤語餅？這與剛才那通電話分明有關，底下竟然缺了十來頁……哼，叫老弟去問，找那家鳳山書局賠一本書，憑什麼吊起讀者胃口？緊要關頭，偏偏漏掉幾頁！第一章，玫瑰的故事；第二章，綠卡的故事；第三章，童年的故事；第四章，愛情的故事……底下果然少了好些章節。

奇怪的是，愈是缺頁的故事我愈有興趣：好像偷偷覷窺一扇窗，通向過去的同時，我又可以窺到未來，未來，未來，書上說，如果我們還有未來……

丟下書，我順手摁着遙控器，我想到那本書的作者或許正遙控着我，或者我已不由自主地進入情況，按照作者的設計，我一步步掉到情節中，錄影帶飛速地迴轉，我聽見發仔在電影裏文謅謅地：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流蘇，……那是最憂傷的一首詩，」握着電話筒，他凝望攀在陽臺邊的牛枝籐花，「上面，」他指指天空，「力量那樣大，我們

偏要猜測上面的意思，還設計自己的前程，……哎！別告訴我未來的秘密，我們根本作不了主。」一字一句，他唸那段貫穿全片的道白。

爲什麼，盯住銀光幕，這一霎間我竟然淚流滿面？

擤擤鼻涕，睇了幾眼沙發上熟睡的老公，我轉過臺：華語頻道是八點檔的連續劇。餐館裏經理正對座位上的女食客說：

「最近，你臉色不好。你看起來怎麼這樣悲哀？」

她搓搓眼睛，從小說裏回過神。桌上茶水冷了，又添上新的。何經理站在面前，他好不關切地望向她，望了好些時候。

難道，茫茫人海中，只有他，只有他也接到這相同的訊息？

她看見何經理的嘴唇蠕動，她清楚聽到了，他說：

「土地重畫，人家要拆我們的店。」

她望望手裏那隻籤語餅，這時候，在大難臨頭的前夕，她等待的男人……沒有出現；可是，茫然間，在轉眼成爲廢墟的荒涼中，會不會？迎面竟來了柳原，她終於遇見柳原，在這個動盪的世界上？

「小時候，住違章建築，人家來拆我們的家。」望着她，他眼圈漸漸紅了。

她伸出手，握住他的，這霎間徹底的瞭解，足夠他們手牽手度過最終的——這段時日。他們背後，背景音樂響起，壓路機隆隆地輾下來……

我看着電視，我倚靠過去，鼾聲裏，我感覺到老公溫暖的鼻息。「……假公司，」老公在囈語裏驚惶地囔着，「騙人……騙人的籤語……」他很不安，睡夢中不住翻轉身子。

我輕拍老公的臂膀，像——安慰一個受驚的孩子。我想着這趟倉皇出走，債主臨門前逃到此地，是不是？也算患難夫妻了……尤其，我們再也沒有未來！……貼住老公厚實的肩頭，這一霎，我卻記起地老天荒一類的話。

我閉上眼，車聲嘶嘶地在耳際飛過，我知道，我知道那條高速公路正從窗外一寸寸延伸進來……

5.

多令人不安！這樣的結局？我默默闔起小說。

這世界上，多少男女擦肩而過，卻又彼此相失……身爲讀者，我可以體諒作者的苦心安排——而這一次，當星光黯淡下來、當一切步向結束，末日裏他們終於相偎相依……

可是，爲什麼，闔上書的時刻，我感覺到一陣心悸？我站向窗邊，我的眼底，便飛升起那條閃爍發光的大馬路！

那樣的景象，許多年前，站在家門口，其實，我早已經未卜先知地看到了……

那時候，正像開始讀這篇科幻小說的時刻，夢魘似的未來不過是小說，一篇科幻小說！

對我這位讀者而言，科幻小說卻是逃避：逃避比科幻小說更科幻的未來。我的軀體繼續旅程，我的心念卻頻頻躲閃，在科幻小說裏，我逃避那科幻小說預言的將來！

一面逃離未來，一面走向未來，科幻小說，就是一道銜接兩端的高速公路：從閱讀的時刻起，讀者踏上旅途，我一光年一光年地逼近未來，光年是距離單位，車

程中，更是時間單位……在我身後……過去被拋遠了，一本本書闔起來，一個個鏡頭消失掉，我走出戲院，我關上電視，而我與外界的唯一聯繫，就是此時此刻我眼前這本科幻小說。

透過小說，身爲讀者的我，進入作者爲讀者建構的世界……那樣的天地裏，作者對讀者的期許，其實正是讀者對作者的揣想：我重新掀開這本小說，我由封底翻到頁首……憑着我豐富的閱讀經驗，我努力猜測作者的靈感從何而來：女作者吧！大概身在國外？可能未婚，可能是老小姐，可能已經結過婚，會不會？——有兩個可愛的小孩叫狗狗與牛牛？——我試想這位作者同時也是一名認眞的讀者，她喜歡書，也愛讀張愛玲的小說。那天夜半醒來，她聽見高速公路輾過的車聲，嘶嘶地，一直線往前飛，是通往未來的橋樑？還是世界末日的一個大尾巴？她從彈簧床上坐起，黑暗之中，她驚懼地睜大眼睛，聽着那呼嘯的車聲，彷彿無限制地延伸下去：由這端到那一端，從這個星球到另一個星球，文明剩下斷垣頹壁，記憶成爲路旁的數粒灰砂。她擁被坐着，耳膜邊嘶嘶的車聲，她想起「傾城之戀」小說裏那堵城牆，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城牆，是否還屹然立在那裏？車聲喑啞下去，黑

暗中，她卻聽到叮噹的電話鈴響，是誰深夜裏撥這個號碼？會不會？是另一名認眞的讀者？深夜裏也想知道答案。那麼，這位讀者正在看「傾城之戀」？還是，正在讀作者寫的這篇小說？

就這樣，如同一場夢境，我設想作者的小說進佔到她的生活裏，有時候，作者甚至懷疑她自己——已經變成一部小說？或者更詭異地，小說——幻化爲她的人形？像馬奎兹筆下那一隻黃蝴蝶，閃閃身子，就穿過這名讀者、那名作者、作者模擬的讀者、讀者想像的作者，故事繼續前行，蝴蝶的身影隱沒於一段又一段的情節中；而她這位作者的人生，卻只存活於某名讀者豐富的想像裏……身爲作者，她在卷首的自序坦白地承認，她的生活也侵至她的小說內：寫作的時刻，夢幻與現實間作者交迭進出，未來的訊息與過去的經驗在她身上穿插湧現，序文中作者這樣寫着，直到那天，她坐入中國餐館，茶水過後，拿起一隻籤語餅，小紙條蹦跳出來，印上：

> 注意，銀河系土地重畫，
> 地球卽將成為高速公路。

從那時候起，作者自己寫道：我便陷進更深的困惑，接下去的日子，我殫精竭慮寫這篇小說。寫作對於我，向來不是容易的事。我握住手裏的小紙條，好像望着那飄忽的靈感。讀者，我不知曉它要將我帶往何方，正像我不明白這樣的音訊究竟從那裏來？

有時候，飛快地寫下幾行。握筆的手，顯然脫離了我的掌握。我寫的文字、讀者接收的訊息，都歸諸另一個神秘的根源：或許那與籤語餅有關、與我咬開的籤語餅有關，或者，與我爲什麼寫下籤語餅的故事有關。它偶而落向我手中，忽焉跳到讀者眼前；我急於捕捉我的靈感，讀者認眞地由書裏尋找意義；可是，最重要的訊息，會不會？早就寫在籤語餅上！正像那隻輕巧的黃蝴蝶，閃閃身子，已經翩翩地飛向未來：未來的那位作者，藉着一枚掉到讀者眼前的籤語餅、藉着科幻小說中一串警句，正傳遞重要的訊息：我是初、我是終，我是道路……作者在篇章內一遍遍

寫道，而這高速公路的意象，早已印在從過去寫到未來的一本預言書上。讀者，當你闔上書本，問題是，你相信這是科幻小說？還是，驚人的一份訊息？

爲什麼落到你的眼前呢？

你以爲人人看見的都是這篇小說？

讀者，你開始讀這個故事時，必定以爲不過是一篇小說、一篇科幻小說！

當時你的眼底，正飛升起一條閃爍發光的大馬路：

通往未來，讀者，閱讀中你驚詫地想到……

你一頁一頁看下去，親愛的讀者，儘管你把未來當作小說來讀，但，問題是，怎樣逃避未來？你在想——怎麼才能躲閃未來的小說作者？

「天將挪移，好像書本被捲起來」，作者在結尾鄭重地宣告，而預言中最後一枚封印……會不會？正等待着你這位讀者把它揭開？

你聽見逼近的車聲，壓路機隆隆地輾過來。讀者，你埋首面前的科幻小說，你沉迷在情節裏。這一霎間，讀者，你暫時逃離了未來，閱讀的過程中，在奔向未來的時刻，你盼望——終能罔顧這未來的訊息……

評註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爲神的道，並作爲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着說：「聖潔眞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寃，要等到幾時呢？」

新約　啓示錄第六章

葉言都

這是一篇水準很高的後設小說，足以收進任何一本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度的小說選集。如果因爲當初作者把它投給中國時報科幻小說徵文比賽，以致最後只有喜歡科幻小說的讀者才能在年度選集中看到，那是科幻小說讀者之幸，也是平常不讀科幻小說的人的損失。

後設小說是目前臺灣文壇的風尚之一，本文則爲一篇把後設小說的技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典範之作；然而它是否可以歸入科幻的範疇，還有待討論，這就又牽涉到科幻小說的定義問題。不論如何，如果我們不特意強調本文是否有科幻小說的特質，只把它當作一篇寫實性的後設小說來欣賞，那我們的所得，將遠超過對一篇科幻小說的期待。

後設小說至少應有兩個不同的觀點或時空，但不一定僅限於兩個。在本文裏，我們看到有一個身在美國某大都市中國城的未婚中國女子，還有一個身在洛杉磯的已婚中國女子，她們因爲籤語餅、電話、小說、電影等等的媒體，彼此在對方的思想，或者幻覺中出現。而這

一切，可能更是一件卽將來臨的大事中，兩個表現出來可以讓人感覺到的點。兩位女主角的時空彼此交錯，雙方都是對方的後設情境，更說不定二者根本就是一體之兩面。文中恍忽不定的感覺，便藉此得到高度的發揮。

作者精心營造的恍忽境地，實在是那件「大事」卽將來臨時整個世界的寫照。文中將「大事」寫成「銀河系土地重劃，地球卽將成爲高速公路」，看似玄而又玄，甚爲科幻，實則爲讀者預留了極大的想像空間，使讀者可以憑這兩句玄奧的啓示，與自己的經驗印證，進而得到感情的抒發。背景和喜好不同的讀者，因此可能對這個問題給予不同的解釋。例如擁護環保運動的人，可能把它看成對目前無限度開發的警號：竹籬泥地一去不返，整個地球在推土機轟隆轟隆的噪音中，快被開成高速公路了！而什麼事都往政治想的人，卻可能把它看成一則政治寓言：土地重劃是否意味着政治地圖的改觀？盲目移民美國豈非反映臺灣、香港的人心狀況？讀者在此被迫必須發揮想像力，也由此嚐到參與的喜悅。

除了人各自異的全面性解釋外，讀者在文章裏還隨時會碰到作者安排的伏兵。一如「都柏林人」中的都柏林事務，本文中作者放進很多當前臺灣和美國華埠的通用名辭，它們每個都代表一種意象，如果讀者瞭解這種意象，他就可以和作者分享一些秘密，作者也不必多言。這類的辭語，信手拈來卽有：傾城之戀、前世有約、周潤發、竹籬外的春天、上海灘、

舊日的和平東路、青椒牛（美國華埠中國餐館青椒炒牛肉的簡稱），新約啓示錄中的句子、和馬奎兹筆下的黃蝴蝶等等。當然並不見得每個讀者都瞭解所有的這些意象，但只要有一部份能和作者共享，也就够了。有幸分享得愈多的讀者，自然會讀得愈愉快。

最後不得不談的是本文的題目。「五印封緘」的來源，顯然受到聖經新約啓示錄的影響。啓示錄中約翰看到神右手拿着的書卷，上面有七個封印，每揭開一個封印，就有不同的神蹟出現。前四個封印揭開時，出現的都是騎士，第五印揭開後出現的卻是爲敎犧牲者的靈魂。美國作家科林斯曾有一部暢銷小說卽師法此意，命名爲「第五騎士」。「五印封緘」把封印的數目設定爲五個，是作者與科林斯英雄所見略同呢？或者作者認爲要解開那卽將來臨的大事之謎，應該而且只要經過五個步驟？文中第四段說鳳山書局賣出的小說前四章分別是玫瑰、綠卡、童年、愛情的故事，以下缺了好些章節，這和四騎士或一打開就出現未來訊息的第五枚封印有關連嗎？種種和題目相關的問題以及假設的答案，使一直參與思考的讀者在讀的時候，永遠擺脫不掉橫在面前的醒目標題，讀完以後更發現思潮洶湧中，標題仍赫然在目。

「五印封緘」這篇小說，恐怕不會使每個人都喜歡，也並不是每個後來喜歡的人開始讀時都會喜歡的。不願接受後設技巧的人，可能認爲作者故弄玄虛，甚至看不了幾頁就放棄。

然而如果我們找到作者思路的頭緒，參與作者的思考，分享作者心目中某些意象地深讀下去，那我們會漸漸發現，每個人看到本文之後所想到的，雖然很可能和作者所說的不是同一件事，但不論作者所寫的主題是什麼，充滿本文中的壓迫、疏離、恍忽、命定諸種感覺，也會撥動起我們的心絃，使我們的思緒從心中的某個角落開始流動，進入一個五印封緘的想像世界。

平路，本名路平，山東諸誠人，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生於高雄，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碩士。現任職於美國工程與經濟研究公司，業餘從事創作，出版有小說集「玉米田之死」「椿哥」等。

無 盡 的 愛

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　者：孫 系 國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印刷品行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　話：3927577・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　版：中華民國77年3月

定價 100 元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

總經銷：洪範書店（郵撥0107402-0）

科幻叢書（張系國主編）

SF1	五玉碟	張系國 著	90元
SF2	夜曲	張系國 著	60元
SF3	當代科幻小說選 I	張系國 編	90元
SF4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張系國 編	90元
SF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6	倪匡科幻小說選	倪 匡 著	90元
SF7	銀河迷航記	黃 海 著	90元
SF8	上帝們	黃 凡 著	90元
SF9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10	龍城飛將	張系國 著	90元
SF11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12	海天龍戰	葉言都 著	100元
SF13	月亮的距離——卡爾維諾作品選	曹又方 編	100元
SF14	無盡的愛——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100元

電腦叢書（張系國主編）

CS1	認識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2.1	電腦系統	張系國博士 著	80元
CS2.2	工程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3	商用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5	電腦檔案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7	軟體設計	朱耀漢博士 著	160元
CS11	電腦語言 PASCAL	楊維邦博士 著	200元
CS13	電腦硬體簡介	楊照崑博士 著	160元
CS14	電腦繪圖（MEDUSA 系統）	淡江大學工學院電算中心 編	180元
CS15	趣味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16	數值計算導論	楊重駿博士 著	100元

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爲準

封面設計：李男